

贾谊

贾晔 晔错

张袞之 温唐 及踏 郑当时

贾山 邹阳 枚乘 路温舒

48-51



賈誼傳第十八

漢書四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賈誼洛陽人也年十八已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師古曰屬謂綴輯之也言

其能為文也屬音之欲反補注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

先謙曰史記作能誦詩屬書師古曰秀美也補注周壽昌曰書中凡秀之

字曰茂避光武諱也獨此尚存秀材二字甚幸愛補注宋祁曰

之字句緩而順先謙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

日史記亦無之字師古曰治平言故與李斯同邑補注周壽昌曰据此吳

其政治和平也而嘗學事焉師古曰事之徵曰為廷尉補注先謙曰公

通諸家之書補注先謙曰史記文帝召曰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

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師古曰謂有詔令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

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曰爲能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諸生於是乃以

爲能不

文帝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曰爲漢興

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

補注錢大昭曰閩本制上有法字先

謙曰閩本是也此後人不解法字之義而妄刪之賴有

定官名與

禮樂迺草具其儀法

師古曰草謂創造之

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

師古曰更改也補注王念孫曰悉更奏之當依史記作悉更秦之法秦奏相似而誤又脫法字耳色上黃以下三句皆是更秦之法

故言此以總之若謂奏之於上則但當言奏不當言更奏也師古所見本正作更秦之法故云更改也亦謂改秦法非謂改奏

帝謙讓未皇也

師古曰皇暇也自己爲不當改制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則是以初即位

不暇改制非謂不當改制也

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

是天子議曰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

師古曰絳

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也馮敬時爲御史大夫補注周壽昌曰害忌也史記燕昭王使樂毅約趙楚伐齊諸侯害齊

潛王驕暴皆許之注害猶言患之也患與忌意同屈原傳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亦謂忌其能也先謙曰公卿表孝

文三年書典客馮敬七年典客馮敬為
御史大夫此在帝初即位時顏注誤
迺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

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曰誼為

長沙王太傅補注先謙曰傳誼既曰適去師古曰適讀曰謫其下

中大夫秩比千石諸侯王太傅秩尚在內史中尉之上以秩而較

初非左官其曰適去者以其去天子之側而官王國也先謙曰官
本讀曰謫意不自得及度湘水師古曰湘水出零陵為賦曰弔屈

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師古曰離遭也憂動曰騷

曰史記屈原傳離騷者猶離憂也索隱引離騷序云離別也騷愁也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

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曰自諭師古曰諭譬也其辭曰補注先謙

善注引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議之因是

文帝遷為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闞茸尊顯佞諛得志以

哀屈原羅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愬也先謙案誼之立
言固宜有體鴟鴞闞茸必非以況絳灌諸人廷譏鄧通情事所有

應氏所傳恭承嘉惠兮師古曰恭敬也埃罪長沙師古曰埃古
不妄也嘉惠謂詔命也埃罪長沙師古曰埃古
聞屈原兮自湛汨羅師古曰汨羅音莫歷反造託湘

流兮敬弔先生

師古曰造至也言至湘水而因託其流也造音千到反

遭世兮極兮迺隕厥

身

張晏曰讒言曰極中也無中正之道一曰極止也

烏虜哀哉兮逢時不祥

師古曰虜

讀曰呼補注先謙

驚鳳伏竄兮鴟鴞鷃翔

師古曰鴟鴞鷃怪鳥也鴟音尺

夷反鴞音于驕反鴞音休補注先謙曰史

鬪茸尊顯兮讒諛得志

師古曰鬪茸下材不肖之人

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

師古曰植立也音值補注

先謙曰文選李注引胡廣云逆曳不得順道而行也倒植賢不肖顛倒而易位也

謂隨夷溷兮

應劭曰隨

廉士湯曰天下讓而不受夷伯夷也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師古曰溷濁也音胡困反

謂跖躋廉

楚之大盜為莊躋師古曰跖音之石反躋音居略反莊周云盜跖柳下惠之弟蓋寓言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世謂隨夷溷兮謂盜

跖廉文選作謂隨夷為溷兮謂跖躋為廉李善注引李奇云跖魯之盜跖躋楚之莊躋與此異

莫邪為鈍兮

應劭

邪吳大夫也作寶劍因曰冠名

鈃刀為鈇

晉灼曰世俗為利為鈇徹師古曰音弋占反補

注先謙曰文選注引漢書音義曰鈇謂利也史記集解引同官本注為利作謂利為謂通用字

于嗟默默生之亡

故兮

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鄧展曰言屈原無故遇此禍也師古曰生先生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自此至獨離此咎兮字並在

上句 幹棄周鼎師古曰幹音管寶康瓠兮鄭氏曰康瓠瓦盆底也爾雅曰康瓠謂之甑師古曰甑音

五列反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應劭曰康容也一曰康空也索隱引

李巡云康謂大瓠瓠也先謙案爾雅郭注瓠壺也郝疏云說文康瓠破瓠廣雅甑裂也牧人注故書毀為甑釋文云康埤蒼作甑字

林作甑李本作光按光猶廣也大也李巡蓋以光瓠為大瓠郭云瓠壺與李義異爾雅此文皆言瓦器當以

郭為長据此康瓠謂瓦壺之毀裂者也騰駕罷牛驂蹇驢兮師古曰

曰罷讀曰驥垂兩耳服鹽車兮師古曰駕鹽車也章父薦屨漸不可久兮師古曰章父殷冠名也言冠乃居下屨反在上也父讀曰

甫補注劉奉世曰薦之言藉也言以冠藉屨貴賤顛倒嗟若先

生獨離此咎兮應劭曰嗟咨嗟也勞苦屈原遇此難也師古曰離

作苦文選引勞苦上更諄曰李奇曰諄告也張晏曰諄離騷下章

有苦字明本書字誤諄曰亂也師古曰諄音碎補注先謙曰史

記文選諄作訊集解引李奇曰訊告也張晏曰訊離騷下章亂辭

也竟本選注引同諄章為與本注同是諄即訊也索隱訊音信劉伯

莊音素對反訊猶宣也重宣其意周成解詁音碎据劉周二音皆

讀訊為諄詩訊予不願楚辭章句作諄說文諄讓也引國語曰諄

包胥今吳語作訊包胥經典諄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師古曰一國

也訊通用見釋文者不可枚舉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師古曰一國

子獨壹鬱其誰語師古曰壹鬱猶佛鬱也補鳳縹縹其高逝兮

夫固自引而遠去

師古曰縹縹輕舉貌音匹遙反補注先謙曰史記縹縹作漂漂逝作遼引作縮襲九淵

之神龍兮

鄧展曰襲重也師古曰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補注先謙曰襲深藏也

淵史記文選作深

上有淵字此當為深 倂服虔曰 淵史記文選作深 有淵字此當為深

應劭曰蠓獺水蟲害魚者也

倂背也欲舍蠓獺從神龍遊也師古曰倂音面補注先謙曰倂蠓獺史記作彌融燻集解引徐廣曰一本作彌蠓燻皆轉寫誤也索隱釋蠓獺引郭注爾雅云似

鼻江東謂之魚鵠先謙案此文當如下

孟康解應說非 夫豈從

蝦與蛭蟻

服虔曰蛭水蟲蟻今之螻蟻也孟康曰言龍自絕於蝦蟻况從蝦與蛭蟻也師古曰蝦亦水蟲也音遐蛭音質

補注先謙曰史記蝦作螿唐言合韻猶今之叶韻

反 所貴聖之神

德兮遠濁世而自臧

補注先謙曰史記文選聖下竝有人字 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

云異夫犬羊

補注先謙曰史記文選麒麟作麒麟 般紛紛其離此郵兮

音班般反也紛紛構讒意也師古曰般孟音是也字從丹青之丹

離遭也郵過也補注錢大昕曰說文無從丹從受之字小顏誤也

婁機班馬字類引此傳及禮樂志般裔裔趙充國傳明主般師罷

兵揚雄傳般陸棄其制劓皆從丹旁今本皆改正作般矣先謙曰

經典般斑班字皆通用離騷斑陸離其上下注斑亂

貌與此般字意同孟音是義非郵史記文選作尤 亦夫子之故

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之故離此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賈誼自言今之離郵亦猶屈原耳補注劉攽曰顏說全失但誼舉

矣何焯曰當從李說史記作幸文義尤明歷九州而相其君兮

何必懷此都也師古曰言往長沙為傳不足哀傷何用苟懷此之

有也字史記歷作曠索隱謂歷觀也文選注言知時之亂當歷九

州相賢君而事之何必思此都而遭放逐先謙案原瞻懷宗國義

不他適誼為此言哀弔之甚無可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

之師古曰八尺曰仞千仞言其極高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

字索隱言鳳皇翔見人君有德乃下故禮曰德輝動乎內是也

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師古曰增重也言見苛細之人

補注宋祁曰浙本微作徵作微者非是上言微注言證意自相會

賦拈隔鳴球韋昭曰古文隔為擊說文玉部璉讀若鬲裘部臙讀

若擊古擊鬲通用也王念孫曰如澗曰遙遠也增高高上飛意也

李奇曰增益也觀注文念孫案如以增為高高上飛之意是也梅

福傳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增逝與深

退對文是增為高也增或作曾淮南覽冥篇鳳皇曾逝萬仞之上

高注曾猶高也高擊謂上擊也宋玉對楚王問曰鳳皇上擊九千

里是也李訓增為益顏訓為重皆失之遙疾者疾也方言搖疾也

同燕之外鄙朝鮮洌水之間曰搖又曰遙疾行也楚辭九章願搖

起而橫奔兮淮南原道篇疾而不搖搖與遙通此言鳳皇必覽德
輝而後下若見細德之險微則速高擊而去之也如訓遙為遠亦
失之先謙曰擊者鳥將飛兩翼還自擊而後上舉也此文當作擊
史記借翻耳正義言見細德之人又有險難微起則加動羽翻遠
逝而去之文選微作徵李善竝為險徵
彼尋常之汗瀆兮豈容吞

舟之魚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師古曰水不泄為汗音一胡反又音一故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莊子曰弟子謂庚

桑楚曰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螿如所還其體而鯢鱔為之制也鱣魚無鱗口在腹下鯨魚長者長數里

曰鱣鯨皆大魚也臣瓚曰鱣魚無鱗於汗瀆必為螻螿所制以况小

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橫鱣鯨於汗瀆必為螻螿所制以况小

朝主闇不容受忠逆之言亦為讒賊小臣所害師古曰鱣音竹連

反字或作鱣鱣亦大魚也音淫又音尋螻音樓謂螻蛄也補注先

謙曰注口在腹下集解在作近忠逆之言文選注引逆作迕又

引莊子庚桑楚謂弟子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螻螿能苦之

為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師古曰坐隅音才臥反服似鴉

物志曰有鳥小雞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
出域也補注宋祁曰注文鳥字下疑有如字齊召南曰史記楚人
命鴉曰服是一物二名漢書云似鴉則二物矣王先慎曰史記云
三年有鴉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鴉曰服索隱引荆州記
云巫縣有鳥如鷓鴣雞其雄為鴉楚人謂之服御覽九百二十七引
漢太常孔臧作鴉賦云昔在賈生有識之士忌茲服鳥卒用喪己

又毛詩義疏云鴉大如鳩綠色惡聲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是也又淵鑑類函鳥部引本草集解鴉即梟也一名服吳人呼為魘魂惡聲鳥也賈誼傳云服似鴉其實一物也又曰鴉服鶴鵲梟皆惡鳥也說者往往混注各執一說今通考據并咨詢野人則梟鴉服訓狐一物也鴉鵲一物也鴉即今俗所呼幸胡者是也處處山林皆有之少美好而長醜惡狀如母雞有斑文頭如鸛鵲目如貓目其名自呼好食桑椹古人多食之劉恂嶺錄云北方鴉鳴人以爲怪南中晝夜飛鳴據諸說及盛弘之荆州記觀之則鴉服訓狐之爲一物明矣先慎案賈子在長沙作服鳥賦蓋從楚地之名耳非有二物也當從史記爲是周禮荜蒺氏掌覆天鳥之巢鄭注天鳥惡鳴之鳥若鴉鴞賈疏云鴉鴞者鴉之與鴞二鳥俱是夜爲惡鳴者蓋沿班書而誤也先謙曰文選注引晉說作巴蜀異物志曰有鳥小如雞然志作四

字韻語疑加如非也 不祥鳥也誼既曰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

自傷悼已爲壽不得長迺爲賦曰自廣補注王先慎曰西京雜記賈誼在長沙鴞鳥集其承

塵長沙俗以鴞鳥至人家主人死誼作鴞鳥賦齊死生賈誼在長沙鴞鳥集其承

等榮辱以遣憂累焉御覽九百二十七引此應字下 其辭曰單

闕之歲四月孟夏應劭曰太歲在卯爲單闕師古曰闕音一葛反

作單闕之歲兮以下凡起句俱有兮字此班氏所刪也文選注引徐廣曰文帝六年歲在丁卯談泰云依三統術超辰法推之孝文六年太歲在丙寅單闕之歲是七年也徐說誤先謙案汪中云按史記麻書太初元年焉逢攝提格上推孝文五年是爲昭陽單闕

賈生以孝文元年為博士歲中超遷至太中大
夫旋出為長沙王傅至是適得三年案注說是
庚子日斜服集余

舍孟康曰日斜日跌時補注先謙曰史記
作日施索隱施音矢移反猶西斜也
止于坐隅貌甚閒暇師

日閒讀曰閒補注先謙曰
文選注閒暇不驚恐也
異物來啐私怪其故孟康曰啐音萃萃

孫曰上文祇有一服不得言聚集也啐者止也其字從止故上文
言止于坐隅廣雅啐待也止待逗也逗亦止也規說楚辭天問北

至回水萃何喜王注萃止也史記啐作集集亦止也傳音韻注

非聚集之謂先謙曰啐各本從山不從止據史記作集文選作萃
王訓是也班發書占之讖言其度師古曰讖驗也有徵驗之書也

蓋借啐為萃發書占之讖言其度讖音初禁反補注王先慎曰正

義發策數之書占其度驗案度無驗義張說非也度者數也禮檀
弓注坵封之度釋文一作之數是度與數義通故字亦相段凡言

度則數在其中易彖下傳節以制度虞注坤數十為度淮南時則
訓貢歲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他如宿度律度皆以數言竝

古義通用之證下文淹速之度亦謂淹速之曰野鳥入室主人將

數也先謙曰史記讖作策索隱蓋讖策之辭曰野鳥入室主人將

去問于子服余去何之師古曰子服者言加其美稱也補注周壽
爾羊來思加一字以成文子服之稱亦猶是不必為美稱也觀史
記作請問于服兮可知先謙曰殿本于作於引宋祁曰子服姚本
作于服案於于字不得連用姚本誤也索隱漢書作子服
小顏云予加美之詞所見正文及注作予又一漢書本
吉虜告

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師古曰淹遲也服迺太息舉首奮翼口

不能言請對曰意師古曰意字合韻宜音億補注先謙曰意史記文選作臆索隱本作意注云協音意正義協韻

音憶王念孫云意與息異為韻故索隱正義注如此若臆字則本讀入聲不煩協韻文選作臆亦後人所改李注云請以意中之事

對則本作萬物變化固亡休息幹流而遷或推而還師古曰幹音

讀曰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服虔曰嬗音如嬗謂變蛻也蘇林曰相

嬗耳蘇說是也補注先謙曰文選嬗作蟪李善注引蘇林曰轉續

相傳與也蟪音蟬如蜩蟬之蛻化也或曰蟪相連也乃善所加下

索隱引韋昭曰而如也如蟬之蛻化也蘇林云嬗音嬗謂其相傳

之也敦之誤三書引蘇說各不同當以史記為正本書傳寫脫嬗

音嬗謂其五字故師古說不明案形氣轉續即是禪代之義不當

又訓嬗為相傳與而如二字古通如蟬正與變化義相承服韋說

是沕穆亡閒胡可勝言師古曰沕音勿補注先謙曰藝文類聚

九十二鳥部下引亡閒作無窮史記文選同李善注以下文多引

鶡冠子案柳宗元云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鶡賦以文飾之今悉

屏不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師古曰此老子德經

錄凶同域師古曰言禍福相因吉凶不定彼吳疆大夫差曰敗粵棲會稽句踐伯世

師古曰會稽山名也句踐避吳之難保斯遊遂成卒被五刑應劭曰李

於茲山故曰棲也句音鉤伯讀曰霸

斯西遊於秦身登相位二世時為趙高所讒身伏五刑補注傳說

宋祁曰注姚本伏作被先謙曰遂達也遂成謂身達而名成

胥靡迺相武丁張晏曰胥靡刑名也傳說被刑築於傅巖武丁以

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纏也臣瓚曰糾絞也纏索也師古曰纏音墨

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字命不可說孰知其極師古曰水激則旱

林曰糾兩合繩纏三合繩

矢激則遠師古曰言水之激疾則去盡不能浸潤矢之激發則去

氏春秋曰激矢遠激水旱索隱云呂氏春秋作疾則萬物回薄震

所見本不同也疾悍義同劉說是也早悍通段字

蕩相轉雲烝雨降糾錯相紛補注先謙曰官本烝作蒸雲自下大

鈞播物塊圯無垠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也

者謂所轉者為鈞言造化為人亦猶陶之造瓦耳塊音烏朗反圯

音於黠反補注錢大昭曰閩本注此作比先謙曰史記作大專槃

物兮塊軋無垠索隱專讀曰鈞槃猶轉也與播義天不可與慮道

同說文垠圯也王逸注楚詞云塊軋霧氣味也

不可與謀補注先謙曰文選兩與字遲速有命烏識其時師古曰

作預史記索隱與音預

也且夫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師古曰以冶鑄為喻補注先謙

曰文選注莊子子黎曰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

萬化未始有極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列子曰千變萬化不可窮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揣孟

曰控引也揣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貴借也如涪曰控引也揣音團控搏玩弄愛生之意也師古曰如說是補注宋祁曰注

文貴借姚本作貴惜錢大昭曰揣無團音必作搏字乃與患字合韻文選作控搏並引如涪曰搏音團或作揣是如本作搏也小顏

變其字而仍其音遂致讀者不可解矣先謙曰專字或作揣故搏亦變文為揣作搏是也史記同文選注展轉推尋徒滋軫轡貴借

亦引作貴惜姚本是也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師古曰患合韻音環小智自私賤彼貴我

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列子曰小智自私怨之府莊子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無貴無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達人大觀

物亡不可然物故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貪夫徇財列士

徇名臣瓚曰以身從物曰徇補注宋祁曰浙本徇作殉先謙曰文選列作烈注引莊子云胥士之徇名貪夫之徇財天下皆然

不獨一人先謙案列士與貪夫夸者對文夸者死權品庶每生臣

則非眾士之謂義當從烈省文為列耳品庶猶庶品也補注先謙曰夸泰者不可一日無權故云死權每

生史記作馮生集解引孟康曰馮貪也先謙案說文品眾庶也易
品物流形品物即謂眾物此文品庶亦謂眾庶也貪夫列士夸者
品庶四者皆以人言顏云庶品則兼物言非其指矣

趨西東 孟康曰怵為利所誘誅也迫迫貧賤東西趨利也師古曰
誘誅之誅則音成或曰怵怵惕也音丑出反其義兩通而

說者欲改字為鉢蓋穿鑿耳補注王念孫曰孟說是也管子心術
篇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是以君子不怵

乎好不得以怵為怵惕明矣先謙曰索隱云漢書亦有作私東應
害也仕諸侯為私時天子居長安諸王悉在關東小人怵然內迫

私家樂仕諸侯故云怵迫私東也李奇曰私多作西者言東西趨
利也據此是當日漢書本私西互異矣集解引

孟注誅作怵文選注引作怵然賤下有也字 大人不曲意變齊

同 猶上文言千變萬化也億變齊同即莊子齊物之旨作意者借
字耳文選劉良注云

愚士繫俗儻若囚拘 李奇曰儻音塊蘇林曰
音人肩偃儻爾音欺全

反師古曰蘇音是補注張泌曰按說文窘音渠隕反迫也文選李
善注窘囚拘之貌五臣注窘困也愚者繫縛俗累困如囚人拘束

其字並不從人唯孫強新加字玉篇及開元文字有作儻字並音
窘疑蘇音誤今宜定從說文音渠隕反沈欽韓曰玉篇儻求敏口

窘二切引此文謂肩偃儻也與蘇林音異義同荀子儒效篇儻然
若終身之虜楊倌云儻字書無所見蓋環繞囚拘之貌意與此儻

字同史記作擱義與擣同集韻閉門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補注先

機也先謙曰官本注人上音字作皆謙曰文

選注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孔子謂眾人惑惑好惡積意

老聃曰形體若槁木似遺物而立於獨也李奇曰惑惑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臣瓚曰言眾懷好惡

積之心意也師古曰瓚說是也意合韻音於力反補注王念孫曰

案李薛二說皆非也意者滿也言好惡積滿於中也意字本作意

或作億億選作又作臆說文意滿也方臆滿也小雅楚茨我倉

既盈我庾維億億亦盈也義詳經襄二十五年左傳今陳介恃楚

眾以馮陵我敵邑不可億義詳經襄二十五年左傳今陳介恃楚

見經古字通識意億臆竝與意同先謙曰說文惑真人恬漠獨與道

亂也惑惑謂惑之甚集解引瓚說懷下有抱字息師古曰恬安也漢靜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文子曰得天地之

息道故謂之真人也莊子曰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道德之至也

補注先

謙曰文

李奇曰

王念孫曰

意字本作意

義詳經襄二十五年左傳今陳介恃楚

義詳經襄二十五年左傳今陳介恃楚

義詳經襄二十五年左傳今陳介恃楚

義詳經襄二十五年左傳今陳介恃楚

義詳經襄二十五年左傳今陳介恃楚

義詳經襄二十五年左傳今陳介恃楚

義詳經襄二十五年左傳今陳介恃楚

補注先

謙曰文

李奇曰

王念孫曰

意字本作意

義詳經襄二十五年左傳今陳介恃楚

義詳經襄二十五年左傳今陳介恃楚

義詳經襄二十五年左傳今陳介恃楚

義詳經襄二十五年左傳今陳介恃楚

義詳經襄二十五年左傳今陳介恃楚

義詳經襄二十五年左傳今陳介恃楚

義詳經襄二十五年左傳今陳介恃楚

補注先

謙曰文

李奇曰

王念孫曰

意字本作意

義詳經襄二十五年左傳今陳介恃楚

義詳經襄二十五年左傳今陳介恃楚

義詳經襄二十五年左傳今陳介恃楚

義詳經襄二十五年左傳今陳介恃楚

義詳經襄二十五年左傳今陳介恃楚

義詳經襄二十五年左傳今陳介恃楚

義詳經襄二十五年左傳今陳介恃楚

補注先

謙曰文

李奇曰

王念孫曰

意字本作意

義詳經襄二十五年左傳今陳介恃楚

義詳經襄二十五年左傳今陳介恃楚

義詳經襄二十五年左傳今陳介恃楚

義詳經襄二十五年左傳今陳介恃楚

義詳經襄二十五年左傳今陳介恃楚

義詳經襄二十五年左傳今陳介恃楚

義詳經襄二十五年左傳今陳介恃楚

坎意同總謂不可行耳不當作險難解言行止一聽自然非有計較之私亦無關仕隱之義如孟張說與上下文指不合矣官本得作遇玩孟注縱軀委命不私與已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師古曰

補注先謙曰文選注莊子澹虛若深淵之靚汜虛若不繫之舟師古曰

曰澹安也音徒濫反靚與靜同汜音敷劍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老聃曰其居也淵而靜其唯人心乎又曰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邀

遊不曰生故自保養空而浮服虔曰道家養空虛若浮舟也補注

游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如舟之空也索隱鄧展曰自寶自貴也言體道之人但養空性而心若浮舟也文選注服虔引作鄭氏德

人無累知命不憂補注先謙曰文選注莊子云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也又曰聖人循天之理故無天災故無物

累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細故蒂芥何足已疑師古曰蒂芥小鰕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帶

刺索隱刺音介張揖云帶介鰕刺也文選注鵠冠後歲餘文帝思

子曰細故袈刺奚足以疑袈刺與蒂芥古通字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應

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禧師古曰禧福也借釐字為之耳言受神之福也補注沈欽韓曰少牢饋食禮來女孝孫鄭注

來讀曰釐釐賜也左僖四年傳太子申生歸胙于公晉世家作歸釐于君則釐即胙也續志注丁孚漢儀桓帝祠恭懷皇后椒辭賜

皇帝福太常再拜太牢左辨以致皇帝是漢以受胙肉為受釐之證也其郡國祠祭亦致釐京師風俗通云泰山廟太守自侍祠燔柴上福脯三十胸縣次傳送京師先謙曰索隱引三輔故事云宣室在未央殿北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

神之本誼具道所曰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師古曰漸迫近誼聽說其言也既

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己為過之今不及也迺拜誼為梁懷王太

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曰得失師古曰漢朝問以國家之

事是時匈奴疆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

師古曰擬比也上比於天子擬音擬補注齊召南曰自此以下並漢書所詮敘也史記賈生與屈原同傳於經國之才救時之論槩

未及錄故特詳補之其治安策及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補注先

上書並賈子新書文節以入傳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補注先

南厲王長濟北王興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師古曰匡正也正其失也建立也立制節

也其大略曰臣竊維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補注先

應麟云其一謂匈奴有可制之策而不用也其二論足食勸農班氏不載於傳而載之食貨志可為長太息者六

補注先謙曰王應麟云新書言庶人上僭班氏取為太息之一秦俗經制二篇不以為太息而班氏取為太息之二諭教太子是為

太息之三體貌大臣是為太息之四又等齊篇論名分不正又銅布篇論收銅鑄錢此二者皆太息之說班氏削等齊篇不取而載銅布篇於食貨志故六太息止載三篇先謙案新書文多脫誤今但採其與本書文義相發者餘屏不錄若其它背理

而傷道者難徧曰疏舉師古曰言不可盡條記也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

矣師古曰進言者謂陳說於天子前者也治音直吏反此下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下有以字臣獨曰為未也

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師古曰實謂治安則是愚也知其不爾而假言之是諛諛也皆非事實

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師古曰厝置也音干故反

火未及燃因謂之安補注宋祁曰浙本燃作然然已從火旁又加火非是方今之執何曰異

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蘇林曰搶音濟濟蹌蹌不安貌也晉灼曰搶音倉吳人罵楚人

曰倉倉攘亂貌也師古曰晉音是倉音仕庚反攘音女庚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仕庚作仕康引宋祁曰搶攘今越本搶音仕庚反攘

因誤女庚反非甚有紀師古曰紀理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

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

急師古曰言二事之中何者為急補注先謙曰文帝喜射獵故誼云然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之鍾

鼓之樂勿為可也

補注先謙曰新書乏下多馳騁二字義較完足

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

軌道兵革不動

師古曰軌道言遵法制也

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

師古曰鄉

讀曰

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

補注先謙曰廣雅釋言數術也

謂治天下之道術

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

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

補注先謙曰新書下有始取天下為功始治天下為德二句

使顧

成之廟稱為太宗

補注周壽昌曰顧成文帝四年自作廟名

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

安之執成長治之業已承祖廟已奉六親至孝也

應劭曰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

補注王先恭曰自來說六親者紛紜不定老子六親不和有孝慈

王弼注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左昭二十五年傳為君臣上下以

則地義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姊妹甥舅昏媾姻亞以

象天明杜注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眾星之共辰極也本書禮樂

志六親和睦注取以為釋今案左傳文夫婦明在六親之外本傳

下文云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又云父子六親各得其宜父子亦

不在六親之內下文又云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

戮是六親為同時親屬或疑如尚書堯典鄭說九族本書鄒陽傳

張說七族之義亦非也六親諸父一也諸舅二也兄弟三也姊妹

四也昏媾五也姻亞六也皆列於爾雅釋親之文其在天子親諸

前漢四十一

父兄弟姑姊以厚宗族親諸舅以厚母黨至婦黨為婚壻黨為姻自天子達於庶人共之皆一本之恩所推故曰以奉六親至孝也

曰幸天下曰育羣生至仁也補注錢大昭曰新書幸作宰立經陳紀輕重同得

補注先謙曰新書同作周後可曰為萬世法程師古曰程式也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

得蒙業而安至明也曰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

致此非難也師古曰少知治體者誼自謂也補注劉攽曰少知治體泛說爾何必誼自謂乎其具可素陳

於前願幸無忽師古曰忽怠忘也臣謹稽之天地師古曰稽考也驗之往古按之

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曰易此

師古曰易改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鄭氏曰今建立國泰大其勢必固相疑也臣瓚曰樹國於險固諸侯

強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執也師古曰鄭說是也補注齊召南曰按如鄭說則本文固字應倒在必字之下於義不順如瓚說則

樹國固當一讀於義甚長師古取鄭說似誤錢大昕曰沈彤云夫當作大鄭氏云今建立國泰大其執必固相疑也若作夫樹國云

云則當請廢封建或於固字句絕則當請無立國於險矣而下文皆不之及但言國不可太大宜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故知夫為大

之讜先謙曰瓚齊說是言險固則强大意在其中治要引執下有也字於固字一讀兼引瓚注新書作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執當是

後人妄改也 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如淳曰爽忒也補注先謙曰願

漢之所憂在諸侯漢初之所憂在異姓而今之所憂在同姓沈彤云爽甚也謂下疑上則必反而上必甚其憂也爽有猛烈意是甚

之義如說與上文不貫先謙案廣雅釋詁爽傷也言上數為憂所傷也故下文云非所以安上甚非所已安上而

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應劭曰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西鄉而擊如淳曰謂

齊悼惠王子興居而為濟北王反今吳又見告矣如淳曰時吳王

欲擊取滎陽也師古曰鄉讀曰嚮行義未過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補注

者告之天子春秋鼎盛應劭曰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師古曰莫大謂無有大權力

且十此者虜師古曰十倍於此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誼之大意

蓋謂淮南濟北當文帝之時尚敢以一國為變使諸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

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師古

曰大抵猶言大略也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音丁禮反其下亦同

曰上偏置私人補注先謙曰官本偏作徧案治要作徧通志九十

七引賈誼傳作徧宋建本新書同盧文昭云舊本

漢書亦是偏字

作徧者非也 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

堯舜不治

補注宋祁曰浙本治字上有能字存能則語成文王念孫曰案當作堯舜不能浙本作不能治治字蓋涉上

句而衍各本又脫能字賈子宗

首篇作雖堯舜不能無治字 黃帝曰日中必焚操刀必割

孟康曰

音衛日中盛者必暴焚也臣瓚曰太公曰日中不焚是謂失時操

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此語見六韜焚謂暴曬之

也曬音所智反又音所懈反補注先謙曰盧文弨云顏氏家訓引

賈誼策作焚宋潭本新書正相合從之先謙案說文焚暴乾火也

無火字玉篇焚曝乾也此作焚後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

人妄加艸耳通志賈誼傳亦作焚 曰道由也由 不肯早為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

應劭曰抗其頭而到之也

順不為叛逆 師古曰墮毀也抗舉也到割頸

也墮音火規反到音工鼎反 豈有異秦之季世序

補注先謙曰始皇紀二世

即位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 將閭三人殺於內宮是也

夫曰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

尙憚曰危為安曰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

匡天下乎

補注王念孫曰案漢紀孝文紀作將能九合諸侯而一匡天下乎今案作將能者是也言文帝得位乘時尙不

能安危治亂假令居齊桓之處必不能一匡九合也下文曰臣又以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能與不能上下正相應下文又曰當是

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又曰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序臣又以知陛下之不能也語意竝與此同賈子作將不云云恐後人據漢書改之也

如曩時師古曰曩久也謂昔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

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

亡恙師古曰無恙言無憂病補注先謙曰亡恙猶言尚在耳顏注泥官本注未有也字當是時而陛下即

天子位能自安乎補注宋祁云浙本位字上有之字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

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師古曰殺雜也併音步鼎反非有仄室之執曰豫

席之也應劭曰禮卿大夫之支子為側室席大也臣瓚曰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執為之資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補注王

先慎曰左桓二年傳師服曰吾聞國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鄭注側室眾子

也得立此一官孔疏趙有側室曰穿是卿得立此官也案國家側室貳宗皆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副貳此言淮陰侯等非有副貳之

執為之憑藉也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廩得舍人師古曰廩與僅同廩劣也言纔得舍人

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曰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曰

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

師古曰惠古德字渥厚也音握

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

師古曰角校也競也

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已是一歲為安故臣

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

孟康曰諉累也以疏為累言不以國也蔡謨曰諉者

託也尚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故其下句曰臣請試言其親者親者亦恃疆為亂明信等不以疏也師古曰蔡說是矣諉音女瑞

反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

補注先謙

日謂隱王如意

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

師古曰共讀曰恭

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

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虐臣又知陛下之不

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

師古曰自以為於天子為昆弟

而不論君臣之義

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

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

天子擅爵人赦死罪

師古曰擅專也

甚者或戴黃屋

師古曰天子車蓋之制補注先謙曰官本

蓋作戴引宋祁云注文姚本戴作蓋

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

聽召之安可致乎

師古曰不軌謂不修法制也致至也

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

親戚天下圍視而起

應劭曰園精正視也師古曰言驚愕也補注先謙曰猶言相顧而起應說非新書作環視

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

如淳曰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師古曰悍勇也

補注宋祁曰案功臣表非馮無擇子見高紀宋說謬也為御史大夫先謙曰敬是無擇子見高紀宋說謬也

適啟其口

匕首已陷其匈矣

師古曰始欲發言節制諸侯王則為刺客所殺補注周壽昌曰前之審食其後之袁盎皆是也

陛下雖賢誰與領此

師古曰領理也補注錢大昭曰仲尼燕居云敢問禮也者領好而全惡者與鄭注領猶治

也師古避諱改為理

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

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已然同姓襲是跡而動

師古曰易其所以然

謂改其法制使不然

既有徵矣

師古曰徵證驗也

其執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所

移

師古曰既

明帝處之尚不能已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

解十二牛

蘇林曰孔子時人也師古曰坦屠牛者之名也事見管子補注沈欽韓曰管子制分篇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

俗訓作屠牛吐

而芒刃不頓者

師古曰芒刃謂刃之利如豪芒也頓讀曰鈍補注先謙曰說文

芒艸端引申之則刀端亦謂之芒文選七命建雲髦啟雄芒注芒

鋒刃也於說人加無金作非又說文刃刀堅也謂刀之陷物處也芒

刃二字當平列顏說非官本注豪作毫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師古曰解支節也

謙曰理肌肉也說文解判也眾理至於髓髀之所非斤則斧師古

解謂其肌肉易解判處顏說非股骨也髓髀上也言其骨大故須斤

斧也髓音寬髀音陞又音必爾反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

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眾髓髀也釋斤斧之用而

欲嬰曰芒刃師古曰嬰繞也補注先謙曰下文嬰臣曰為不缺則

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晉灼曰一國皆反誅何不施之

官本一作二臣竊跡前事師古曰尋前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

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師古曰倚依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

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晉灼曰用黥布用淮南則又反

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補注王念孫曰在讀

僅二萬五千戶也字或作財文紀太僕見又作裁高惠高后文功

說文在從才聲故與纜財裁通用而在字師古無音則讀如本字

矣賈子藩疆篇正作乃纔二萬五千戶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

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曰殘亡可也晉灼曰事

勢可亡也師古曰曩亦謂昔時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晉灼

曰事執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欲諸王之皆忠附則

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

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呂義國小則亡邪

心師古曰使呂義使之遵禮義也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

補注王念孫曰制從當為從制謂莫不從其節制也今本作制從則文義不順賈子五美篇漢紀孝文紀竝作莫不從制諸侯

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補注先謙曰新書此下有天子無可以徹倖之

權無起禍召亂之業二句雖在細民且知其安補注宋祁云舊本在作有故天下咸知陛下

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師古曰若干豫設數也解在食貨志使悼惠

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呂次各受祖之分地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次下亦同地盡

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眾而子孫少者建曰為國空而置

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師古曰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

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

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

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曰頗入也補注宋祁曰新本子孫

下有於彼二字注文令其隔絕浙本作令不隔絕錢大昕曰沈彤

云也當作他謂諸侯或以罪黜其地被削多入於漢者若因其所

存地為國則國小而其子孫亦不得封故為之徙其侯國並封其

子孫於他所如其被削之數償之也顏注誤先謙曰浙本令其作

是令不所曰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亡所利焉師古曰償

列侯疆界有侵諸侯王者則漢償之補注劉攽曰言諸侯之地先

有削而頗入漢者後而以封列侯今為徙之及至封其子孫皆據

數償之假令一王合封十縣則予十縣是為以數償之矣所字術

文劉奉世曰償之言還也所以數復還其削地如前所云者明天

子不利有其地也先謙曰詳文義上不應有誠曰定治而已故天

也字沈改為他精確不可易諸家說並廢矣

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師古曰慮計也

書作慮莫不王是也詳顏注則漢書本作慮莫不王故訓慮為計

言宗室子孫自計莫不可王故無倍畔之心若作莫慮不王則當

釋為無憂不王不訓慮為計矣治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

要引亦作莫慮是唐初已有誤本師古曰倍讀曰倍補注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

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補注齊召南曰利幾事見高紀幾本楚將降而封于潁川疑懼遂反高帝

擊破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應劭曰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補注宋祁曰新本開作啟先謙曰新

書亦作啟章避景帝諱改細民鄉善大臣致順師古曰鄉讀曰嚮補注先謙曰新書作效順義較長效致形近

而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

而天下不亂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應劭曰置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孟康曰委裘若容

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師古曰應孟二說皆是補注王鳴盛曰顧氏曰植遺腹必古有此語所謂君死而世子生者也季桓

子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先謙曰遺腹與赤子對文植遺腹故但朝先帝裘衣義自一貫孟氏以為天子

未坐朝其解不明委垂也呂覽察賢篇堯之容若委衣裘文選任昉為蕭揚州薦士表注引晏子曰治天下若委裘蓋委裘二字所

本而義各別新書此下有社稷長安宗廟久尊傳之後世不知其所窮方接故當時云云案自臥赤子至誦聖為五美之一必如新

書文義乃完足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師古曰稱壹動而五業附補注先謙曰新書作

五美是也其篇亦名五美謂明廉仁
義後嗣永安也業與美形近致譌
陸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師古曰憚

畏難也音天下之執方病大瘡
如淳曰腫足曰瘡師古曰音上勇
反補注先謙曰瘡當作瘡說文瘡

脛氣足腫詩曰既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
師古曰幾並音巨依

微且瘡籀文作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
師古曰幾並音巨依

于臂注沈欽韓曰秦策范雎謂秦王未嘗聞指大
平居不可屈信師古曰信

讀曰伸一二指搗身慮亡聊
音丑六反補注宋祁曰越本搗作

畜先謙曰一二指痛則身懼若無所恃賴喻諸
失今不治必為鋼師古曰鋼疾

疾師古曰鋼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師古曰扁鵲良醫也
病非

徒瘡也補注王念孫曰病非徒瘡當作非徒病瘡病瘡與苦蹶蹶
對文則病字當在瘡字上不當在非徒上賈子大都篇亦

御覽疾病部三引此正作非徒病瘡下文云臣故曰非徒
又苦蹶師古曰蹶苦蹶蹶此尤其明證矣

病瘡也又苦蹶蹶此尤其明證矣師古曰蹶苦蹶蹶此尤其明證矣
又苦蹶師古曰蹶苦蹶蹶此尤其明證矣

體耳或從石聲或從庶聲或從炙聲一也聲亦與相近故盜或作

盜賊或與炙聲亦用豆孔庶為韻楚後書邳惲傳注引史記曰申包胥晝夜馳驅足腫蹠盤是古有蹠盤之語即此傳之蹠蹠師古讀

蹠為蹠非臆說也脚掌反戾故曰蹠蹠賈子大都篇亦作蹠蹠錢

以蹠為蹠字之譌非也說文以蹠為曲脛廣雅蹠曲也是蹠蹠皆

有曲義上既言蹠則下不得復言蹠史記漢書之字固有不見

於說文者必別指一字以當之則蹠矣先謙曰官本蹠作蹠是元

王之子帝之從弟也師古曰楚元王高帝之弟其子於文帝為從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

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師古曰惠王齊悼惠王之

之子二字先謙曰新書亦脫之子二字盧文昭云惠王乃文帝親

兄其子哀王文帝元年薨子文王則嗣故云今之王者兄子之子

是惠王下當有之子二字今從劉貢父補先謙案通鑑通志賈誼

傳竝有之子二字何焯以為惠王當作哀王又据通鑑有之子二

字與前親兄之子句相應以親者或亡分地曰安天下師古曰廣

為刊本脫誤當以後說為正**親者或亡分地曰安天下**立藩屏則

天下安故曰曰安天下補注先謙曰親者謂**疏者或制大權曰偏**

帝之子孫下文疏者即謂元王惠王之後**天子**師古曰偏古逼字補注**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蹠蹠可痛**

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

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媿媿侵掠至不敬也師古曰媿古侮

字補注先謙曰說文媿女師也字或作媿
不訓媿侮此借字師古以為古媿字失之為天下患至亡已也師古

曰亡已言而漢歲致金絮采繒曰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

師古曰徵召也令號令也操謂主上之所操天子共貢是臣下之

禮也師古曰共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師古曰顧亦反也倒懸如此

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師古曰顛倒如此而不能解非亶倒懸

而已師古曰亶又類辟且病痺服虔曰病痺不能行也師古曰辟

則全無意當用浙本先謙曰辟當作壁說文壁人不能行也此省

文作辟荀子正論篇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注辟與蹇同新書作

蹇俗字注癖為辟之誤說文痺風病也灌夫傳寶嬰即陽病痺顏

本妄改體傷病也宋氏從之誤矣夫辟者一面病痺者一方痛

補注先謙曰一方痛當為一方病痛與病字形相似而譌也六書

故痺風腫也廣韻痺痛皮外小起字略痺痛小腫也皆無痛義令
人皮膚小起痒不及搔甚者暴腫面目為變吾鄉俗謂之風它其
病初不至痛亦能死人靈樞經痺之為病也身無痛者四肢不收
智亂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則不能言不可治也据此知此文作
病不作痛下文云臣故曰一方病矣不云一方痛尤其明證矣

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張晏曰長爵高爵也雖受

復除逸豫也蘇林曰輕易也不易得復除言難也師古曰復音方

日反補注周壽昌曰長爵世及之爵也雖有長世之爵猶赴征役

不得復除也昭紀如注雖丞五尺曰上不輕得息如淳曰五尺謂

相子亦在戍邊之調是也小皆當自小兒也言無大

為戰備 斥候望烽燧不得臥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

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已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然

之已望其煙曰燧張晏曰晝舉烽燧燧也師古曰張說誤也晝

則燔燧夜則舉烽補注沈欽韓曰高誘兵略注斥度候視也先謙

曰注火然倒周紀幽王為烽燧正義晝日然燧以望火煙夜舉燧

以望火光也燧土魯也燧炬火也皆山上安之有寇舉之司馬相

如傳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索隱烽主晝燧主夜諸家並與張

說合師古自誤耳說文燧下云燧候表也將吏邊有警則舉

被介冑而睡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師古

日醫者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曰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執古

謹自謂既卑辱而旤不息長此安窮師古曰言長養此患將何所窮極也

究竟也讀進謀者率曰為是固不可解也補注沈欽韓曰言以此為久長何所

作長養非亡具甚矣補注先謙曰固新書作困

師古曰無臣竊料匈奴之眾師古曰料量也音聊不過漢一大縣補注先謙曰言其人

少曰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曰

臣為屬國之官曰主匈奴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真德秀云此文下新書言三表五餌而史削之又威

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下新書言天子之相號為丞相諸侯之臣號為丞相云云是臣主非有相臨之分尊卑之經也可為長太

息者此也而史削之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

其背鄭氏曰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曰漢事告匈奴也師古曰中行姓也說名也行音胡剛反說讀

曰悅中行說事師古曰聽命今不獵猛敵而具在匈奴傳舉匈奴之眾唯上之令師古曰聽命天子之命

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曰為安也

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師古曰信讀曰伸可為流

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如淳曰僮謂隸妾也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服虔曰如牙條

以作履緣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曰為要襪及標領者也古謂之車馬裘其上為乘車及騎從之象也補注沈欽韓曰廣雅編緒

總紉繁也說文條扁緒也服虔謂條是也偏諸即編緒之段借軒樊及纓以條紉之而五成其先謙曰急就篇承塵戶縑條續總顏

樊及纓以條紉之而五成其先謙曰急就篇承塵戶縑條續總顏

注條一名偏諸織絲縷為之所以懸係承塵戶幰因為節也
案扁緒編緒偏諸即一物聲轉字異耳官本注如作如是
內之

閑中服虔曰閑賣奴婢闌是古天子后服所曰廟而不宴者也師古曰入廟則服之宴處

則不著蓋貴之也而庶人得曰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縋曰偏諸晉灼

曰曰偏諸縋著衣也師古曰縋音妾謂曰偏諸縋著之也縋音步千反美者黼繡師古曰黼者織為

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曰被牆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古

者曰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師古曰得其節而合宜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

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師古曰屈謂財力盡也音其勿反

且帝之身白衣阜綈師古曰綈厚繒也音徒奚反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

后曰緣其領庶人夔妾緣其履師古曰夔庶賤者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者作也說文無夔字新書作

孽妾是也此篇本名孽產子上文賣孽者作賣產子偁優上文婢妾亦作孽妾說文孽庶子也引申之則眾庶旁出者並受此稱庶

謂之孽也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師古曰衣音於既反欲

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

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師古曰言

曰屈音其勿反盜賊直須時耳師古曰言待時而發然而獻計者曰毋動師古曰言天下安不

可動搖為大耳如淳曰好為大語者補注周壽昌曰漢文時尚黃老

為大猶言毋動為上也孟子事親為大守身為大句例正同大語曰大所未聞也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

等也師古曰無尊卑之差至冒上也師古曰冒犯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

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師古曰謂商鞅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

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應劭曰出作贅

之贅婿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疣贅非應所有也一說贅質也家貧無有聘財曰身為質也贅音之銳反分音扶

問反補注錢大昕曰或謂家貧子壯出贅賈生以為秦俗之薄竊疑昏姻論門戶貧富諒必相當子就婦家貧者固得所願恐非女

家所樂若富家有女安肯與貧人昏漢時七科適戍贅婿與吏有罪亡命者並列又何故也曰說文贅以物質錢也從敖貝敖者猶

放貝當復取之也漢書嚴助傳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如淳云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名曰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

婢然則贅子猶今之典身立有年限取贖者去奴婢僅一聞耳秦人子壯出贅謂其父子不相顧惟利是嗜捐棄骨肉降為奴婢而

不恥也其贅而不贖主家以女匹之則謂之贅壻故當時賤之師古謂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爲質者非也今人以就壻爲贅壻亦失

之若賣妻與人作婢謂之贅妻淮南子云贅妻鬻子是也宅公陰符人妻人先謙曰二字下疑脫十字注應所二字倒借父

鉏慮有德色師古曰耨摩田器也言曰耨及鉏借與其父而容色

杖彗耳慮有德色矣宋耳矣術無母取瓢椀箕**母取箕箒立而諄語**

服虔曰諄猶罵也張晏曰諄責讓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諄音碎補

相告非責讓也先謙曰新書潭本作立而訊語古諄訊通用竝有

取之辭則且立而責讓矣或曰諄訊皆問也**抱哺其子與公併倨**

言母取箕箒立而詰問不輕與之三義竝通師古曰哺飮也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倨無禮之甚也哺

音步併音步鼎反補注沈欽韓曰呂覽異用篇孔子之弟子從遠

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

盜也逐而去之此以舅爲公也釋名夫之兄曰公先謙曰据下與

謂其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師

宋祁曰反脣一作反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師古曰唯

辱劉放曰辱或作唇有慈愛其

子而貪嗜財利小異於禽獸也無幾言不多也幾音居豈反補注
劉奉世曰誼謂秦人不知孝義但如禽獸知愛子貪利而已此其
去禽獸亡幾也顏解不明乃似云惟此小異於禽獸沈欽韓曰新
書云其慈子者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其不同禽獸
勸焉耳勸同此正謂其如禽獸惟知將雛然并心而赴時猶曰
甘薦也顏說謬先謙曰官本注奪音字

六國兼天下
蘇林曰蹇音厥師古曰蹇謂拔而取之補注先謙曰
治要引時下有者字是也上言商君并心進取致俗

徹如此然秦之君臣并心而赴時者猶曰但求功成雖遺禮義棄
仁恩弗恤若無者字則文義不明新書亦作然猶并心而赴時者
曰其明證也說文蹇僵也荀子成相篇國乃蹇注蹇顛覆也富國

篇是之謂國蹇注蹇顛倒也蹇六國謂顛仆之拔乃引申之義不
當取以**功成求得矣**師古曰求得也**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

師古曰反還也補注王念孫曰古無以廉愧二字連文者愧當為
醜字之誤也廉醜即廉恥語之轉耳故賈子時變篇作廉恥又下

文棄禮義捐廉恥禮義廉恥是謂四維賈子俗激篇竝作廉醜凡
賈子書取字多作醜逸周書亦然呂氏春秋不侵篇秦昭王欲醜

王篇君之無恥也若此乎呂氏春秋不侵篇秦昭王欲醜
先王之恥新序雜事篇取醜准南脩務訓南傳恥作醜燕策雪

醜之**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師古曰信讀曰**天下大敗眾掩寡**

誤**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曰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

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曰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

天下師古曰大賢謂高祖也德從天下天下從其德補注先謙曰起之謂扶持天下之危亂也晉語世相起也注起扶持也

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曰侈

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

逐利不耳慮非願行也師古曰言其所迫赴唯計利與不耳念慮之中非願行之善惡也補注劉攽曰慮大

率也先謙曰慮劉說是詳見食貨溝洫二志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師古

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曰寢蓋謂陵上之寢剽音輟補注先謙曰新書剽作掇塞兩廟之器

如涪曰塞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師古曰塞拔也音騫又音塞補注先謙曰張釋之傳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是也白晝

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師古曰白晝晝日也言白者謂不陰晦也剽劫也音頻妙反矯偽者

出幾十萬石粟服虔曰吏矯偽徵發盈出十萬石粟師古曰服說非也幾近也言詐為文書曰出倉粟近十萬石耳

非謂徵發於下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如涪曰此言富者出錢穀得高爵或

乃為使者乘傳車循行郡國曰為榮也師古曰如說亦非也此又

言矯偽之人詐為詔令妄作賦斂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其納粟于邊又許乘傳過郡國也如解入粟為使者固非顏言詐

作詔令徵發亦無理先謙曰案以上數事皆實有之故誼臚舉以爲民亡行義之證此出粟賦錢乘傳行郡國卽是矯僞無行義之事顏說近之漢世奸俠橫行讀貨殖游俠兩傳可以想見不必執今疑古酷吏傳胡倩詐稱光祿大夫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亦其比也

此其亡行義之先至者也
補注先謙曰官本先作尤是也小民奸僞

至極故曰尤至治要通志而大臣特曰簿書不報期會之閒曰爲賈誼傳並作尤新書同

大故
師古曰特徒也言公卿大臣特曰簿書期會爲急不知正風俗厲行義也補注宋祁云注文姚本特以作徒以至於

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
念孫曰恬安也音徒兼反補注王爲固字之誤也固與願同願反也見秦策及呂氏春秋審恬而恬然也見經傳然爲詞說言大臣但以簿書期會爲急至於俗流失世

曰爲是適然耳
師古曰適當也謂事理當然補注先謙曰慮亦大率也

夫移風易俗使天下

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
師古曰鄉讀曰嚮

刀筆筐篋
師古曰刀所曰削書札筐篋所曰盛書補注沈欽韓曰制篇亡國富筐篋周壽昌曰刀筆以治文書筐篋以貯財幣言俗吏所務在科條徵斂也顏注誤先謙曰沈周說是新書作加刀筆

吏所務在科條徵斂也顏注誤先謙曰沈周說是新書作加刀筆

之吏務補注先謙曰官本禮作體是新書而不知大禮亦作體盧校云建本作大禮譌陛下又不

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師古

曰紀禮也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

僵不修則壞師古曰植建也管子曰管子仲也禮義廉恥是

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

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師古曰若曰管子為愚人其言不實則

體則當寒心而憂之補注王念孫曰按當從賈子俗激篇作則是

豈不可為寒心哉是字指四維不張而言言使管子而少知治體

則今之四維不張豈不可為寒心哉可為寒心者危之之詞非謂

當寒心而憂之也此豈不可為寒心漢書杜欽傳小卞之作可為寒心

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社稷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謂

本社上有而字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眾心疑惑師古曰幾讀

同豈如今定經制師古曰經常也補注先謙曰今即也令君君臣臣師古曰君為君

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眾信上不

疑惑師古曰眾信謂其為忠信也補注王念孫曰按此本作羣眾

信上不而疑惑今本羣下衍臣字黜臣趾而字又誤在

羣臣上師古遂以羣臣眾信為句上不疑惑為句矣不知此謂眾

不疑惑非謂上不疑惑也姦人無所幾幸對上文姦人幾幸而言

羣眾信上而不疑惑對上文眾心疑惑而言羣眾即眾也古人

自有複語耳韃嗣成臚賈子俗激篇正作羣眾信上而不疑惑此

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師古曰執持若夫經制不定

是猶度江河亡維楫師古曰維所已繫船楫所已刺船中流而遇

風波船必覆矣師古曰覆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

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補注周壽昌曰自殷

千餘言皆載大戴記保傅篇惟字句小異二十餘世彼作三十周為

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

師古曰遠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補注王文彬

音于萬反也注暴卒疾也案暴與長對文訓為短促史記項羽紀贊何興之暴

也當與此義同漢紀作三代有天下之長而秦享世之短亦其證

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曰禮

師古曰迺始也補注蘇輿曰新書固作因

魏書李彪傳引同誼得兩通先謙曰孔廣森云春秋左傳所謂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是也

使士負之有司

齊肅端冕

師古曰齊讀曰齋

見之南郊見于天也

師古曰見音胡電反補注先謙曰孔廣森云白

虎通義使士負子於南郊以桑弧蓬矢六射

過闕則下過廟則趨

禮注先謙曰闕大戴禮作闕即闕字孔廣

森云闕象魏也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下下車也昔荆莊王作茅門之法天子入朝馬蹄踐雷而戮其御魯有茅闕門則茅

門者闕與古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過廟亦下二文互耳殷廟在闕內右周廟在闕內左

孝子之道也故自

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

師古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補注劉奉世曰人生則有眉髮矣顏說誤

匍匐入井又非所謂新生也

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

補注先謙曰大戴禮

嬰兒體色赤故曰赤子耳 纒抱作襁襁盧注武王崩成王十有三也而云在襁襁之中言其

小孔廣森云新書修政語云成王年六歲即位故云襁襁注言十

有三者書古文說與賈子異也据六歲即位加以攝政七年正合

七年耳但以保傅亦賈子書援

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

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意師道之教訓

師古曰保安也傳輔也道讀曰導其下亦

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意作義是新書作德義

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

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

師古曰宴謂安居補注先謙曰新書宴作燕於燕居

時隨事輔導也與讀曰預

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曰道習之

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

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

師古

曰端正也直也

孝悌博聞有道術者曰衛翼之

師古曰悌音徒繼反

使與太子居處

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

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

補注先謙曰治

要引作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楚之鄉不能不楚言也

楚言也並與此異

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迺得嘗之

師古曰者讀曰嗜

擇其所樂

必先有習迺得為之

補注先謙曰大戴禮盧注言擇其所好樂以誘之

孔子曰少成若天

性習貫如自然

師古曰貫亦習也音工宦反

及太子少長知妃色

師古曰妃色妃匹之色

則人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

師古曰官謂官舍補注先謙曰大戴禮作則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

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

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

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

下不隲矣

師古曰隲與踰同謂越制補注宋祁曰句末當添也字先謙曰大戴禮盧注成王年十五亦入諸學觀禮布政

故引天子之禮以言之四學者東序瞽宗虞庠及四郊之學也春氣溫養故上親夏物盛小大殊故上齒秋物成實故貴德冬時物藏於地唯象於天半見也故上爵也孔廣森云天子之學與明堂同制故明堂靈臺辟雍謂之三雍太學者辟雍之中室也虞名學為庠夏為序殷為瞽宗周人兼取之以名其四堂詩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謂辟雍居其中四學環之東堂曰東序一曰東膠養國老在焉西堂曰瞽宗周禮凡有道者有德者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故祭義云祀先賢于西學合於此上賢貴德之事也北堂曰上庠北為冬方文王世子云冬讀書書在上庠以此南堂曰成均乃周學之正名故大司樂獨言掌成均之法五學先成均猶五宮先明堂矣易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莫入北學

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

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

師古曰則法也匡正也

則惠智

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師古

曰輯與集同輯和也補注先謙曰孔廣森云百姓百官也書曰辯章百姓案此文即取百姓昭明黎民於變二語為義孔說是也

及太子既冠成人補注先謙曰孔廣森云荀子云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免於保傅之嚴則

有記過之史師古曰有過則記補注沈欽韓曰新書作司直之史通典唐龍朔三年東宮官屬置司直本之先謙曰大

戴禮記過作司過新書盧校云別本亦作司過徹膳之宰師古曰有闕則諫補注沈欽韓曰通典乾封元年皇太子久在

內不出典膳丞邢文偉請減膳上啟曰今史雖闕官宰當奉職本備所司不敢逃死謹守禮經遽申減膳先謙曰大戴禮新書並作

虧膳避武帝諱改大戴禮下云太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過則死過書而宰徹去膳夫膳宰之義不得不徹膳

不徹膳則死進善之旌師古曰進善言者立於旌下補注先謙曰大戴禮盧注堯置之誹謗之木

師古曰譏惡事者書之於木補注先謙曰大戴禮盧注堯設之使書政之僭失也孔廣森云古今注誹謗木今之華表木也以橫木

交柱頭形似桔槔敢諫之鼓師古曰欲顯諫者則擊鼓補注先謙曰大戴禮盧注舜置之使諫者擊之

大路交衢悉施焉以自聞也孔廣森云禹之令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周官太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以待達窮者與遽令鄭司農云若今時上變

事擊鼓亦其意也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師古曰瞽無目者也工習樂者也補注王念孫曰上既言有記過之

史則此不當更言史且誦詩乃瞽之事非史之事史記大戴禮保傳篇作瞽

工誦箴諫周語瞽瞍典史又書師賦下大戴禮保傳篇作瞽

夜誦詩是也史注反以夜為列女母儀傳夜則令瞽誦詩是其證

後書馬廖傳亦曰願置童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今本夜作史

者涉上文而誤賈子保傳篇亦作史則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耳

先謙曰大戴禮瞽作鼓字同本書禮樂志立樂府采詩夜誦亦其

證也大夫進謀士傳民語謂士傳言杜預曰士卑不得逕達聞君過

失傳告大夫也民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師古曰每被切磋故無

語傳所謂庶人謗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大過可恥媿之事補注

先謙曰新書亦作不愧大戴禮作不攘盧注量知授業故雖勞能

受也孔廣森云古以攘為揖讓字曲禮左右攘辟不攘言受教不

辭也後漢桓郁傳引禮記云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先謙案不媿

與不攘同義顏云無可恥媿之事失之盧孔以不攘為能受教亦

非也上文引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此二句正承習貫

如自然言之言其習與智俱長則所習之事舉而措之純乎自然

極親切而不媿退下化與心成故中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補注

道若性乃承少成若天性言之也先謙

曰孔廣森云中音訓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曰明有敬

也師古曰朝日曰朝夕月曰暮皆迎其初出也下朝音直遙反補

注先謙曰有敬大戴禮作有別盧注教天下之臣也孔廣森云

舊說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按公冠篇云以正月朔日迎日於東郊

春秋莊公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云不言日不言朔

前漢四十八

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
日由此言之朝日於朔夕月於望與
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

餽之師古曰餽字與饋同補注先謙曰大戴禮盧注仲春舍菜合

也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

修而兼用之然此饋醬者食禮也漢辟雍儀云三公設几九卿正

爵而醕祝鯁在前祝饗在後所曰明有孝也禮盧注先謙曰大戴

子也孔廣森云祭義曰行曰鸞和師古曰鸞和車上鈴也解在禮

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樂志補注先謙曰曰大戴禮作

中是盧注步中采齊師古曰樂詩名也字或作薺又作茨並音律

行車行也茨孔廣森云逸詩篇名趣中肆夏師古曰亦樂詩名趣讀曰趨趨

或以為齊夏餘見下疾步也凡此中者謂與其節相

應也並音竹仲反補注王文彬曰大戴禮盧注爾雅堂上謂之行

門外謂之趨周禮及玉藻曰行以肆夏趨以采茨此云步中采茨

趨中肆夏又云行以采茨趨以肆夏則於大寢之內奏采茨朝廷
之中奏肆夏與周禮文誤也儻疑孔廣森云燕禮記賓及庭奏肆

夏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肆夏奏於門內以爾雅證之不當
言趨周禮文是也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呂叔玉說肆夏時邁也
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文彬按周禮鄭注略云行者謂於大寢之
中對疏引爾雅云堂曲堂下始軒與行之步黜外謂之趨今不言
行趨謂於朝廷王出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作其反入至
應門路門亦如之疏謂此據出時從內向外言玉藻趨以采薺行

以肆夏先趨後行据入時從外向內言樂節則同是二經言行趨
先後不同而肆夏采薺自有定屬燕禮記所云賓及庭謂及寢庭
郊特牲所云賓入大門疏云賓行朝聘既畢燕享之時燕則大門
是寢門享則大門是廟門是寢廟各異奏肆夏於門內則同尤足
證本傳步趨互倒先謙
日官本注此作言是

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補注先謙曰新書上不食作不忍下不食作不

嘗故遠庖廚所曰長恩且明有仁也師古曰遠音于萬反長音竹兩反夫三代之

所曰長久者曰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

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師古曰訐謂面相斥罪也音居謁反補注先謙曰說文訐面相斥罪相告訐也蓋面

相斥罪而又告發之故謂之訐顏但以面相斥罪訓訐字則於義未盡翻注地理論語惡訐以爲直者孔注發人之私曰訐新書禮

容篇訐則誣人是訐兼告義不當僅以面相斥罪釋之本固非貴書王商傳父子相訐顏彼注云訐告斥其罪也其說是矣

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

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

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師古曰艾讀曰菅茅也音茲豈

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曰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師古曰道讀曰導鄙諺

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補注王念孫曰視已成事本作如視已事此後人不解如字之義而改之也已事即

成事無庸更加成字如者當也古者如與當同義昭二十一年左

則當視已事以為法也案苑尊賢而視已事下文云三代之所以長

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已事二字正承此文言之是其明證矣師古

注下文云已事已往之事而於此無注則所見本已誤又曰前

車覆後車誠補注沈欽韓曰說苑善說篇魏公乘不仁曰周書曰

夫三代之所曰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師古曰已事然而不能

從者是不法聖智也師古曰法謂則而效之秦世之所曰亟絕者其轍跡可

見也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車跡曰轍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

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

教與選左右師古曰諭曉告也與猶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

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補注王念孫曰智誼之指本作智

曰周書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有善則兆庶獲其利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

能見將然師古曰將然謂欲有其事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

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補注錢大昭曰生闕本作用

若夫慶賞曰勸善刑罰曰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

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師古曰顧猶反也然

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師古曰眇細小也使民

日遷善遠臯而不自知也師古曰見善則遷畏臯而離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必也使毋訟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眾人齊等然能先己德義化之使其無訟為人

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師古曰取謂所擇用也舍謂所棄置也取舍之極定於內而

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師古曰極中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

日而危也皆曰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補注宋祁

日浙本舍字下有中字音當丁曰禮義治之者積禮義曰刑罰治仲反上言審此言中理自明白

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

善同而所曰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曰德教或歐之曰法令師古曰道

讀曰導歐與驅同下皆類此補注先謙曰歐官本作毆注同道之曰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

歐之曰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

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

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

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

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曰異在天子之所置之

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師古曰裕饒也德被

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

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既幾及身子

孫誅絕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

言曰聽言之道必曰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

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曰觀之也師古

曰胡何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

則堂高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補注王文彬曰陛九級上者天子階九等每一尺為一級也儀禮燕禮賈疏云禮器天子

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鄭注云降三等下至地則士以三等為階以此推之一尺為一階大

夫五尺五等階諸侯七尺七等階天子九尺九等階可知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

者易陵師古曰陵乘也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

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師古曰官師一官之長延及庶人等

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

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師古曰近

音其廉恥節禮曰治君子補注先謙曰治要引作禮節新書同通鑑作節禮是司馬公所見漢書已與今

本同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曰黥劓之辜不及大夫曰其離主上

矣

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蹇其芻者有罰

師古曰齒謂審其齒歲也芻所食之草也

蹇音干六反

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

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

補注周壽昌曰方扶南云此固

古禮然則申屠之欲斬鄧通未必是而孔光之禮接董賢未必非耶余案寵臣非倖臣嬖臣之比說文寵尊居也一曰愛也恩也易承天寵也書居寵思危左傳陳桓公方有寵于王皆是蓋為君所貴愛之臣也不得援寵幸為說先謙曰下文云眾庶之所嘗寵亦尊貴之義也此所曰為主上豫遠不敬也
師古曰遠離也所曰體貌大臣而厲

其節也

師古曰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

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

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

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

伯長也而令與眾庶同黥劓髡髮別笞僇棄市之法

蘇林曰僇音罵補注周壽昌曰廣韻

僇罵本字玉篇罵詈也先謙曰案官本令作今二字形近易譌新書及治要引作今通鑑及通志賈誼傳作令文義兩通然則

堂不亡陞序被戮辱者不泰迫虐

師古曰迫迫天子也

廉恥不行

補注先謙曰新書有

也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虐

補注先謙曰大官猶言高爵

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曰重法者

如淳曰決罪曰當閭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

風也補注劉奉世曰趙高殺二世蓋又以法定其罪先謙曰趙高弒逆何云以法定二世之罪劉說非也當以重法即決死之謂言

二世見弒者由秦上刑罰積習致然

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

枕補注先謙曰新枕書作弗以加枕冠雖敝不曰苴履師古曰苴者履中之藉也音

子汝反沈欽韓曰韓非外儲左篇費仲說紂曰冠雖穿敝必戴于

頭履雖五采必踐之于地文子上德篇冠則戴杖之絛則足屨之

先謙曰上文章父薦屨漸不可久喻意正同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

矣吏民嘗俯伏曰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

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師古曰縲謂曰長繩

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師古曰司寇主刑罰之官編次列也補注王

役使罪人之事故曰輸之司空編之徒官徒謂役徒也周官大司

寇曰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史記儒林傳安得司空城旦書

乎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皆其證司空小吏詈罵而榜笞之

者謂力作不中程則小吏從而笞辱之陳咸傳咸為南陽太守豪

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程作司空為地曰木杵春不中

程輒加罪笞事與此相類也後人不解輸之司空之語故改兩司

空為司寇不知役使罪人非司寇所掌且司寇定其罪而後輸之
司空則不得更言輸之司寇也師古云司寇主刑罰之官則所見
本已誤作司寇賈子階級篇作司寇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百
官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令丞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引此
文輸之司空編之徒官是其明證矣周壽昌曰秦廢周制不稱司
寇名大李見呂覽李一名廷尉漢承秦制有廷尉無司寇哀帝元
壽二年雖造司寇職而帝旋崩未竟其事故終漢世無此官百官
表亦未載此司寇是罪名非官名顏注主刑罰之官言是官所也
刑法志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王子侯表楊邱其侯安耐為司寇
蓋復作徒刑也在孝景帝四年與誼時相近此云輸之司寇明是
繫之刑所而編列於徒官下云司寇小吏新書亦云司寇牢正徒
長小吏明非同廷尉尊官此司寇字似非誤也先謙曰王說較長

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

師古曰榜音彭

殆非所已令眾庶見也夫卑賤

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已加此也

蘇林曰知其有一日之刑補注先謙曰言

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可加以非禮也新書無此字則謂一旦可加乎其上也語意略同蘇說非

非所已習天下

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眾庶之所嘗寵死而死

耳

補注王念孫曰死而死耳猶言死則死耳也古者而與則同義說見釋詞

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

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

師古曰行音胡剛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胡作戶

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覺面吞炭

鄭氏曰覺漆面曰易貌吞炭曰變聲也師古曰覺熏

也曰毒藥熏之補注劉奉世曰覺謂以物塗之取以覺鼓故謂之覺爾訓熏與漆皆非也

必報襄子五起而不

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之智伯國士遇

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

致忠行出虜列士

補注先謙曰列烈古通用與上列士徇名同義

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

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

頑頓亡恥

師古曰頓讀曰鈍補注先謙曰官本作頓音鈍

莫詬亡節

師古曰莫詬謂無志分也莫音胡結反詬

音后補注劉台拱曰莫本作謨古字省耳說文謨詬恥也謨或从莫廣雅謨詬恥也曹憲音乎啟反

廉恥不立且不

自好

師古曰自好猶言自喜也好音呼倒反

苟若而可

師古曰若猶然

故見利則逝見便則

奪

師古曰逝往也

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

服虔曰音挺起師古曰挺音式延反補注沈欽韓曰廣雅

挺取也淮南子倣真訓擗挺挺捫世之風俗高注挺捫猶上下以求利便也方言秦晉之間凡取物而逆謂之篡楚部或謂之挺先

謙曰官本注起下

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

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

師古曰此於人主為不便也便音頻面反羣

下至眾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

蘇林曰粹純也言其

執悉在羣下補注先謙曰蘇林官本作師古此借粹為萃蘇釋為純望文生義耳

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

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曰厲寵臣之節也古者

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

師古曰簠簋所曰盛飯也方曰簠圓

曰簠簋音甫又音扶簋音軌

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

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

師古曰罷廢於事也軟弱也罷讀曰疲軟音人

充反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曰諄之也

師古曰諄古呼字尙遷

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

師古曰譴責也何問也域界局也

聞譴

何則白冠黿纓

鄭氏曰曰毛作纓白冠喪服也補注沈欽韓曰荀子正論篇墨黥嬰楊倞曰當為澡纓鄭云凶冠

之飾令罪人服之慎子作草纓案此

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辜耳

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曰音絜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如涓曰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曰平

法治之也加劍當曰自刎也或曰殺牲者曰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也師古曰應如二說皆是補注沈欽韓曰据蘇說蓋請室令先驅清道字本當為清呂覽精諭篇作法室新書耳痺篇大夫種繫領謝室謝又請之誤先謙曰盧文弨云如蘇言則漢書請室亦有作清室者建本新書此文正作清室知蘇言非謬矣三輔黃圖作靜室

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師古曰中罪非大非小也弛廢也自廢而死

而死其義不明與下頸盤而加亦不相合魯語及楚辭悲回風注竝云弛毀也聞命而免衣冠就極械自毀其容儀不待上使人戾

頸而加褫辱也此雖不至大辜然較譴何者為重不能冠纓請辜故須自毀而就獄也不至死故云中罪也

頸盤而加也蘇林曰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也師古曰盤古戾字音盧結反補注先謙曰盤當為盤官本不誤既是中

罪何至戾頸而加刀鋸蘇說非也解見上**其有大辜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師古曰

曰裁謂自刑殺也**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師古曰捽持頭髮也抑謂按之也捽音才兀反**曰子大**

夫自有過耳服虔曰子者男子美號**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憲**

師古曰憲讀曰喜音許吏反憲好也好為志氣也補注宋祁曰王仲弓謂憲字宜曰喜讀為憲先謙曰新書作自喜盧文弨云宋引

王說亦謂當作喜案本當作喜故顏讀**嬰曰廉恥故人矜節行**師古

本文憲為喜王云宜曰喜讀為憲誤矣

曰嬰加也 矜尚也 上設廉恥禮義曰遇其臣而臣不曰節行報其上者則

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孟康曰唯為主耳不念其身補注先

謙曰建本新書耳皆作醜 醜亦恥也諸本皆作爾 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

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

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補注沈欽韓曰圉同禦月令正義固止也管子書禦

皆作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李奇曰志記也凡此

上陳廉恥之事皆古記也如涪曰比謂比方也使忠臣曰死社稷

之志比於金城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此言聖人厲此節行

曰御羣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毀狀若金城也

尋其下文義可曉矣補注沈欽韓曰管子七法篇有金城之守故

能定宗廟育男女說苑說叢篇犬吠不驚命曰金城先謙曰盧文

昭云建本潭本新書作此物比志也別本作此物此志也宜從漢
書先謙案物類也易繫辭下傳疏左桓志意也相為難釋語釋言互
辭志史記五帝紀作詩言意是字又通段言臣各效死取義則為國
家不拔之基聖人有金城之語正 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
比類此意也官本注狀作拔是 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
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師古

曰夫夫人也亦猶
彼人耳夫音扶
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曰託不御之權

可曰寄六尺之孤
應劭曰言念主忘身憂國忘家如此可託權柄不須復制御也六尺之孤未能自立者也補注

先謙曰官本
注御作禦
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師古曰如

上無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
服虔曰彼謂亡國也師古曰顧反也久謂久行之也言何不為投鼠

忌器之法而反久行無陞級之事補注先謙曰胡注此謂以禮義廉恥遇其臣彼謂戮辱貴臣言不為此而反久行彼也先謙案據

顏注正文本無行字但云而顧彼之久故顏釋
云久謂久行之也若元有行字不須加注矣
故曰可為長太息

者此也
師古曰謹上疏言可為長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蓋史家直取其要切者耳故下贊云掇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

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

事復爵邑故賈誼曰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時大臣

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補注先謙曰成在酷吏傳

初文帝曰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

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為

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曰補注先謙曰汪中云梁王

薨無子國除則王國官省可知而誼方上書請益封梁淮陽則是以故二千石畱長安也陛下卽不定制如今

之執不過一傳再傳服虔曰一傳世也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

強師古曰植立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言人人自恣而不可制矜豪自植立太過於強也漢法不得行矣陛下

所已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師古曰蕃翰得宜則嗣主

安固故云皇太子之所恃也補注先謙曰翰當爲扞之誤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

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塵如黑子之著面師古曰黑子今所謂麤子也著音直略反

適足已餌大國耳師古曰餌謂爲其所吞食不足已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

制國而令子適足已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

飾小行競小廉已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

帝瓜分天下已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師古曰蝟蟲名也其毛爲刺音謂已爲

不可故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如淳曰不義諸侯彭越黥布等師古曰薪讀與芟同謂芟刈之

補注先謙曰官本義並作誼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師古曰諸侯國皆在關東故於

東門外立之也東面最北出門曰上東門補注齊召南曰按諸侯並在關東固不必言此文謂雒陽上東門也考高紀帝雖自雒陽入都關中而六年封子肥齊王七年封子如意代王九年徙王趙

也惟立子長淮南王十二年立子建燕王則帝在長安耳賈生從其最多者言之雒陽亦有上東門與長安門同名以地勢言之燕

趙代在雒陽東北齊梁在其東吳楚淮南則在其東南也畢呂為王師古曰畢猶盡補注宋祁曰注未當有也字先謙曰

官本注文在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已成大功今淮南地

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師古曰越過也兩而縣屬於漢師古曰

屬漢補注劉奉世曰縣讀如懸王念孫曰劉音是也淮南主術篇注縣遠也言越兩國之地而遠屬於漢也上文云淮南地遠者或

數千里是其證矣荀子修身篇彼人之才性之相縣也豈若跋鼈之與六驥足哉相縣謂相遠也史記高祖紀縣隔千里謂遠隔也

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應劭曰自悉其家資財補縫作衣師

古曰悉盡也補注宋祁曰新書云自悉以錢用諸費稱此師古曰

補行先謙曰今新書無此語殆後人刪之錢用諸費稱此師古曰

反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補注先謙曰言欲得漢為立王其情至亟逋逃而歸諸侯

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曰益淮陽而為

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孟康曰列城縣補注先謙曰與

東郡曰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補注先謙曰不可謂

起於新鄴曰北著之河師古曰新鄴潁川縣也鄴音千移反著音

北七淮陽包陳曰南捷之江晉灼曰包取也如淳曰捷謂立封界

補注王念孫曰捷當為捷字之誤也隸書捷字或作捷與捷字相

似因誤而為捷漢巴郡太守張納功德敘收功獻捷捷字作捷是

其證也立冠禮捷相今木論作捷相史記衛世家謂伯子捷伯

訓捷之言接也如淳前說是解捷字故訓為立後說是解捷字故

郭注捷謂相續也公羊春秋莊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接僖三十

二年鄭伯接卒文十四年晉人內接雷于邾婁左傳穀梁皆作捷

莊子則陽篇接子人表作捷子是捷與接字異而義同梁起於新

鄴著之河者著音直略反謂相聯屬也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者

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

如淳曰從諛言可二世安耳師古曰言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當今恬然

適遇諸侯之皆少

師古曰恬安也少謂年少

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

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既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

如淳曰但動頤

指麾則所欲皆如意補注劉奉世曰頤指兩事吳仁傑曰陳勝傳卒中往往指目勝廣謂手指目視之此固為兩事若頤指則如貢禹所云家富勢足目指氣使耳師古謂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然則頤指目指正自一意如說是也山谷詩云外間李父頤指麾用此王念孫曰案人之動頤不能指麾如說非也頤當為顧顧指謂目顧人而指使之也顧與頤草書相似因譌而為頤左思吳都賦舉旗若顧指劉逵注引此傳曰顧指如意是所見本與如本不同也莊子天地篇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是其證釋文顧此亦草貢禹傳曰指氣使顏注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燕策馮几据杖眄視指使後漢書仲長統傳睇眄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義與顧指竝相近先謙曰凡人出氣使人頤與日俱頤指之說未為非也新書本作頤指王引莊子願指釋文云本亦作頤指是義得兩通如吳說是舊唐書郭子儀傳麾下老將若李懷光輩數十人皆王侯重貴子儀頤指進退如僕隸焉唐書王翰傳家畜聲伎目使頤令頤指之義承用甚古王据文選劉注所引別本以駁如淳並謂動頤不能指麾失之泥矣

拱已成六國之既難已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既孰視而不定

古師

曰畜讀曰蓄補注先謙曰孰官本作熟引宋祁曰熟字舊本無後孰計亦無火當去四點萬年之後傳之老

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師古

曰欲發言則問其臣補注王引之曰師古以言為發言非也言亦問也連稱言問者古人自有複語耳爾雅訊言也郭注相問訊廣

雅言問也聘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鄭注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曲禮君言不宿於家注言謂有故所問也曾子問召公

言於周公正義曰言猶問也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左昭二十五年傳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言於其眾曰若

之何此古人謂問為言之證周官冢人言鸞車象人注鄭司農云

言言問其不如灋度者大祝言甸人注鄭司農云甸人主設復梯大祝主言問其具梯物小雅出車篇執訊獲醜鄭箋訊言也執其

可言問所獲之眾以歸大雅皇矣篇執訊連連箋曰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此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師古曰

言問二字連用之證補注王念孫曰如師古說則財幸二字意不同裁擇而幸從其言唯陛下財幸者唯陛下少幸從之猶下文言

相屬今案財猶少也唯陛下財幸者唯陛下少幸從之猶下文言願陛下少留計也諸葛豐傳唯陛下裁察又曰唯陛下財察皆言唯陛下

幸義竝同也鼂錯傳唯陛下裁察又曰唯陛下財察皆言唯陛下少察之也鼂錯傳又曰唯陛下財擇王吉傳唯陛下財擇焉皆言

唯陛下少擇之也張安世傳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言唯天子少哀之也李尋傳唯財留計也師古曰唯陛下少留神猶賈誼願陛下少留計也師古曰唯陛下少留

心言唯陛下少覽眾心也財與裁古通用亦通文帝於是從誼計

作纜李陵傳注財僅也廣雅墓少也墓與僅同

迺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

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補注

先謙曰据文紀梁王勝死在十一年封厲王四子在八年班氏載

此事於前疏後蓋諫王淮南諸子亦在十一年也初封列侯無緣

便知復王通鑑載誼疏於八年失之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

王淮南諸子孟康曰接音挾挾持欲王淮南諸子也臣瓚曰謂曰

王之言不久也接猶續也猶今人言續復也補注先謙曰顏訓接

為續是也言前既封淮南王子為侯竊恐續復王之語意自明簡

不必又云接今時當即王之注末也字官本作爾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

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師古曰悖惑也音布內反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

死天下孰曰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曰負謗於天下

耳師古曰言若尊王其子則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師古曰少

是厲王無罪漢枉殺之

長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師古曰白公楚平

王之孫太子建之

大

白

公

勝

所

為

父

報

仇

者

子也大父即祖謂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之子也事見春秋傳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平王之子也之作諸白公為亂非

欲取國代主也發憤快志剡手曰衝仇人之匈師古曰剡利也音

日官本憤作忿注再作冉是固為俱靡而已師古曰言與仇人俱滅斃也靡碎也音武皮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皮

作彼引宋祁曰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師古曰言

越本靡武皮反得存此直夫擅仇人足曰危漢之資於策不便師古曰言假四子

天幸耳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眾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

廣都之中即疑有剽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師古曰剽諸刺吳王

秋傳及燕丹子也補注先謙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應劭曰周

曰言非顯稱兵即暗行刺虎傳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補注先謙曰假借也史記范雎傳

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

也假賊兵與為願陛下少留計梁王勝墜馬死李奇曰文三王傳

虎翼是二喻兩名誼自傷為傅無狀師古曰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三年三

十三矣補注先謙曰汪中云梁懷王死本紀在十一年表云十年

參其前後以紀為正則賈生之卒在十二年其生在高帝

之七年也先謙案文紀封齊悼惠王淮南厲王諸子在十六年下文云後四年是誼死為十二年無疑史記日者傳云王墮馬薨誼不食恨而死與史記誼傳不合誼死距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王薨歲餘則云不食恨死者非其實也

帝思賈生言補注先謙曰官本言上有之字迺分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

為王補注先謙曰誼前疏言梁足扞齊趙淮陽足禁吳楚帝慮又齊大難制值文王薨帝思誼言迺分王悼惠六子以弱之

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三子呂王之後

十年文帝崩補注先謙曰據文紀十當為七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

從舉兵韋昭曰四齊王膠東膠西菑川濟南也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西鄉京師師古曰鄉讀曰嚮梁王

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補注先謙

曰淮南王安衡山王賜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

其家師古曰言繼其家業補注先謙曰史記傳末褚先生補云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

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師古曰伊尹管仲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

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曰移風俗

師古曰躬行謂身親儉約之行也自

追觀曰下竝史家之詞

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曰漢為土德色

上黃數用五

補注周壽昌曰案武帝紀太初五年夏五月正歷遂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黃數用五似皆追行賈生之言

即文帝十五年黃龍見成紀改為土德未嘗非由生言發之

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曰係單

于

師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

服車乘曰壞其曰賜之盛食珍味曰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曰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府庫奴婢曰壞其腹於來降者上曰召幸之

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曰壞其心此五餌也補注宋祁曰注文常義監本及新書皆云帝義也先謙曰官本注府作倉

其術

固曰疏矣誼曰天年早終

補注先謙曰官本天二字作亦天

雖不至公卿未為不

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

師古曰掇拾也音丁

反活

賈誼傳第十八

終

漢書四十八

爰盜鼂錯傳第十九

師古曰鼂古朝字其下作朝蓋通用耳

漢書四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爰盜字絲其父楚人也

師古曰盜音一浪反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袁按爰與袁轅通史游急就章云爰展

世師古注陳申公後世孫爰諸生爰濤塗因而命氏其後或為轅字又作袁字本一族也按爰濤塗左傳作轅公穀作袁袁盜史記

作袁漢書作爰實係通用故為羣盜徙安陵

師古曰羣盜者羣眾相隨而為盜也補注先謙曰據史記其父為盜

也高后時盜為呂祿舍人孝文即位盜兄噲任盜為郎中

師古曰盜為兄

所保任故得為郎中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師古作如絳侯為丞相

朝罷趨出意得甚

師古曰意甚自得也

上禮之恭常目送之

補注先謙曰史記目作自集解

徐廣曰自一作目案君無自送臣之理帝禮絳侯亦不至是目送是也

盜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

社稷臣盜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亡與

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其治在時之事人主雖亡其法度存當奉

與亡者也補注王文彬曰按盜意謂勃聽王諸呂是以死爭故引

主亡與亡之義以相形也如以下亡字並屬主謂弗能正為從新

曲說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師古曰言是

時絳侯為太尉本兵柄師古曰執兵權之本補注王念孫曰顏說

疾病篇言有主行有本繫辭傳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說苑說叢

篇主作本是本與主同義史記作主兵柄是其明證矣周壽昌曰

明世稱大司馬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其誅諸呂太尉主兵適

為本兵本此

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師古

似也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師古曰莊

周壽昌曰書中莊字多改為嚴避明帝諱已而絳侯望盜曰吾與

汝兄善今兒迺毀我師古曰望責怨之也補注先謙曰時盜年少

之傳廷辱張廷尉也廷較迺義為深疑盜遂不謝補注先謙曰廣

廷迺形近致誤非班氏改廷為迺也及絳侯就國入上書告曰為反徵繫請室師古曰請室獄也解在

賈誼傳補注先謙曰事

在文帝四年請室史記作清室賈誼傳諸公莫敢為言唯盜明絳

侯無罪絳侯得釋盜頗有力絳侯迺大與盜結交淮南厲王朝殺

辟陽侯師古曰自國入朝而殺之居處驕甚盜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

地師古曰適讀曰謫上弗許淮南王益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謀反發覺上徵淮南

王遷之蜀檻車傳送盜時為中郎將諫曰陛下素驕之弗稍禁已

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有如遇霜露行道死補注王念孫曰

霜當為霧霧說文本作霧形與霜相近因譌而為霜考史記袁盎

傳淮南厲王傳及漢書淮南厲王傳並作霧露後漢書謝弼傳如

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陛下竟為呂天下大弗能容補注先謙曰史記為

目以見天下語意即本此以誤有殺弟名柰何上不聽遂行之補注宋祁曰淮南王至雍病

死聞師古曰雍是扶風雍縣也聞聞於天子也補注上輟食哭甚

哀師古曰輟止也盜入頓首請學師古曰自責上曰呂不用公言至此盜

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行三此不足呂毀名

上曰吾高世三者何事盜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

交睫解衣

師古曰睫目旁毛也交睫謂睡寐也睫音接補注宋祁曰解字上當有不字錢大昭曰睫古作睽史記扁鵲傳

云忽忽承睽說文睽目旁毛也先謙曰史記有不字無亦可通

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

曰布衣猶難之

補注宋祁曰曾參字上浙本存孝字句義並足先謙曰史記亦無孝字惟下文過曾參遠矣曾參下

有孝字案猶難之者承上文數事而言無孝字句義未嘗不足宋說非也今陛下親曰王者修之過曾

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顓制

師古曰顓與專同

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

不測淵

鄭氏曰大臣亂乘傳而赴之故曰不測淵

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

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

也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

師古曰鄉讀曰嚮夫

許由一讓

師古曰許由古高士也堯讓天下於由由不受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士下無也字

陛下五曰天

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曰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

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迺解

補注先謙曰史記此下有曰將柰何

是文帝立其三字皆為王二十八字盜繇此名重朝廷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盜常引大體忼慨

宦者趙談曰數幸常害盜盜患之盜兄子種為常侍騎諫盜曰注補

先謙曰史記騎下有持節夾乘四字諫作說集解引徐廣曰說

作謀先謙案諫盜當為謀盜之誤也謀盜謂與盜謀說文慮難曰

謀與此文合若作諫則非其義矣諫謀形近易亂本書敘傳贊耳

謀甘公一本作耳諫甘公淮南主術訓耳能聽而執正進諫注諫

或作謀皆君眾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師古曰惡謂譖毀之言

其證也

記作君與鬪廷辱

之使其毀不用

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盜伏車前曰臣聞天

子所與其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補注王先慎曰隋書禮儀志輿

徑六尺通典六十三夏氏未代制輦秦以輦為君之乘漢

因之以雕玉為之方徑六尺或使人輓之或駕果下馬

今漢雖

乏人陛下獨柰何與刀鋸之餘其載補注宋祁曰一本

於是上笑

下趙談泣下車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盜搯轡師古曰搯

與擊同補

注先謙曰史記作

袁盎騎並車擊轡

上曰將軍怯邪盜言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

師古曰言富人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也補注

宋祁曰或無之字下同先謙曰索隱張揖云恐簷瓦墮中人是也

詳司馬

相如傳

百金之子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師古

曰騎謂跨之耳非倚也補注先謙曰集

解徐廣曰衡一作行韋昭曰衡車衡索隱衡木行馬也案諸家說

如涪為長如云欄楯者案纂要云宮殿四面欄縱者曰欄橫者曰

楯是也盧文弼云跨衡甚危即非百金之子亦未必敢以身試二

句正言其過慎耳北齊書顏之推觀我生賦中正作垂堂倚衡足

證如說不誤先謙案水經注亦作立不倚衡史記上作干

金之子坐不垂堂而百金之子下無立字則文義不備

乘危不徼幸補注先謙曰史記下不字作而今陛下騁六飛如涪曰六馬之疾若

宋書禮志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馳不測山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馳下峻山有

飛謂飛黃也先謙曰史記作六駢

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

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師古曰同坐謂所坐之處高下齊同

同席坐顏說非及坐郎署長布席蘇林曰郎署上林中

盜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帳待之故得卻慎夫人坐也師

古曰卻謂退而卑之也坐音材臥反補注宋祁云趙本及景德本

監本並無長布席三字一本云郎署長布席學官本無長布席三

字若上云及坐郎署鞞社似不成語與上句了不綴屬必須曰郎

署長布席義乃可安何焯曰郎署長亦從幸上林職司布席耳未

必天子幸署也如注恐非先謙曰詳蘇如注二人所見本皆無長

布席三字顏但引如蘇注未為郎署長作注則所見本亦無三字

治要引作及坐郎署漢紀通鑑同是長布席三字後人據史記誤

加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盜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

下和今陛下既曰立后慎夫人適妾主豈可曰同坐哉且陛下

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曰為慎夫人適所曰禍之也獨不見人豕

乎張晏曰戚夫人也於是上迺說師古曰說入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盜金

五十斤然盜亦曰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師古曰調

釣反補注周壽昌曰中郎將與郡都尉皆比二千石由中而出之外曰調顏注非先謙曰調選義本如涪見集解引顧炎武云此今日調官字所本調有更易之意猶琴瑟之更張乃調也如訓為選未盡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

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盜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絲欲刻治

如涪曰種稱叔父字曰絲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從子呼叔父字僅見此文史記作苟欲刻治下文絲能日飲史記作君能日飲

似為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絲能日飲亡何說

得之

王毋反而已師古曰無何言更無餘事補注吳仁傑曰衛綰傳不孰何綰賈誼傳大河之域顏注皆曰何問也史記作

日飲毋苛按王莽傳掖門僕射苛問又亭長苛之古苛何通種本意蓋曰吳王驕日久又南方卑溼宜日飲酒而已其他一切勿有

所問如此而後可免禍也亡與毋義訓不同亡者有亡之亡而毋則禁止之辭也彼方戒盜勿有所問則其字當從史記為正先謙曰吳說是也亡毋古自通用但不當如顏解耳如此幸得脫盜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盜盜

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盜還媿其吏師古

日慙不見禮也乃之丞相舍上謁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補注求見丞

相丞相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問師古曰欲因問丞相曰使君所

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補注先謙曰之曹往則私

吾不受私語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即私邪即則雙聲故兩書盜即

起說曰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跪說君為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師古曰度計量

丞相曰不如盜曰善君自謂弗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

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迺為材官蹶張遷為隊帥如淳曰隊

官師古曰帥音所類反補注沈欽韓曰通典積功至淮陽守非有

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者上書疏補注朱

官者既云郎官何更施者字明是官與宦者略述禁中人耳未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

補注王念孫曰受其言下當更有一言字言不可用正與言可采對文今本脫一言字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引此正作言不可用史

同記言可采未嘗不稱善何也欲已致天下賢英士大夫日聞所不

聞師古曰日日得聞異言也補注宋祁曰景德本無大夫上三字越本亦無大夫上字而此本獨無上字要須得之對下句君字

先謙曰史記作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案上字不可省宋說是也賢士大夫今古恆言不當竄入英字景德本越

本無大夫字作賢英士亦屬罕見疑後人妄加英字也官本注在益聖下呂益聖補注先謙曰史記

聖而君自閉箝天下之口師古曰箝箝也音其炎反補注而日益先謙曰官本注在而日益愚下

愚夫曰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迺不

知將軍幸教引與入坐為上客盜素不好鼂錯錯所居坐盜輒避

盜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景即位鼂錯為御史大

夫使吏案盜受吳王財物抵辜詔赦已為庶人吳楚反聞師古曰

天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及史也

補注先謙曰御史兩丞一曰中丞表言成帝更御

史大夫名大司空置長史如中丞又云哀帝時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長史是丞史即御史丞如云丞及史分丞史為二非也府中之史職分卑微不當與丞並稱錯亦不至與商要事也集解引丞及史又誤作丞相史爰盜多受吳王金錢專

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盜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

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也補注先謙曰索隱謂絕吳反心也今兵西向治之何益

且盜不宜有謀如淳曰盜大臣不宜有姦謀錯猶與未決師古曰與人有告盜

盜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已反補注齊召南曰此文刪去史記鼂錯在前一段以詳序於錯傳中也

願致前口對狀師古曰至天子之前也補注錢大昭曰致南監本閩本作至先謙曰

嬰入言上迺召盜盜入見竟言吳所已反獨急

斬錯已謝吳吳可罷上拜盜為秦常補注先謙曰此及下文秦常竝當為奉常之誤也本書太

常字皆不通作秦公卿表奉常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此在景帝

三年正當作奉常不作太常也奉與秦形相近後人但知太常罕

知奉常以秦太通用遂疑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善是時諸陵
奉為秦之誤而妄改之耳
長安中賢大夫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諸陵長者謂徙居諸陵未仕之人長安中賢大夫則

為朝官者也此脫長者二字文
義不合諸陵不得有大夫也
爭附兩人車騎隨者日數百乘及

鼂錯已誅盜呂泰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呂

五百人圍守盜軍中初盜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盜侍兒文穎曰盜

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君知女與侍者通迺亡去盜驅

自追之師古曰驅馳而追言疾速遂呂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盜使吳見守從

史適在守盜校為司馬師古曰為校中之司馬所領士卒正當守盜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從史適為守盜校

尉司馬迺悉呂其裝齎買二石醇醪師古曰裝齎謂所齎衣物自隨者也醇者不雜言其醴也醪汁

津合之酒也音牢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醉西南陬卒卒皆臥師古曰陬隅也飲音於禁

反陬音子侯反又音鄒補注宋祁曰古本飢下有乏字今削之無害司馬夜引盜起曰君可已去矣

吳王期旦日斬君盜弗信曰何為者補注先謙曰史記何司馬曰

臣故為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盜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汝

先謙曰疑當作老親吾不足繫公師古曰繫古累字也音力瑞反司馬曰君弟去師古曰弟但也臣

亦且亡辟吾親

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晉灼曰辟音避

君何患適曰刀決帳道從

醉卒直出

師古曰於醉卒之處決帳而開令通道得亡也補注王念孫曰道讀曰導謂決開軍帳導之從醉卒處直出也

史記作乃以刀決張道與決張義不相屬如顏皆以道為道路之道亡之道張音帳案道與決張義不相屬如顏皆以道為道路之道

上屬為句非也道讀曰導隧字當在直字上醉卒隧者當醉卒之道也謂決開軍帳導之從醉卒道直出也說苑復恩篇作乃以刀

決帳從醉卒道出醉卒道即醉卒隧也司馬與分背師古曰一盜

解節旄懷之

如淳曰不欲令人見補注先謙曰史記旄作毛旄旄牛尾也

屐步行七十里

如淳曰著

屐步行而逃亡補注沈欽韓曰史記作杖步行七八里蓋謂盜解節旄以其杖搯而步行也吳壁梁郊本裁七八里易得脫若七十

里之遠吳豈不能以一騎追捕乎先謙曰說文屐屐也屐屐也桂馥義證云然則屐屐古時同類也漢書袁盎屐行七十里是也案

廣類屐草履也史記平準書韋昭注同草履輕便故著以行若木屐則不可通矣屐亦作躡本書王褒傳離疏釋躡應劭曰釋此木

躡也屐屐互稱故木屐亦通稱木屐釋名屐躡也出行箸之躡躡輕便因以為名也屐搯也為兩足搯以踐泥也又云帛屐以帛作

之如屐不曰帛屐者屐不可踐泥者也屐踐泥者世承之蓋非古義泥而浣之故謂之屐也以屐與屐判然二物後世承之蓋非古義

矣明見梁騎馳去遂歸報

文穎曰梁騎將擊吳楚者也師古曰遇梁軍之騎遂因得脫歸報天子補注先

謙曰馳去得梁馬馳去也史記馳去上更有騎字官本注將下多軍字 吳楚曰破上更曰元王子平

陸侯禮為楚王曰盜為楚相嘗上書不用盜病免家居與閭里浮

湛相隨行鬪雞走狗師古曰湛讀曰沈 雒陽劇孟嘗過盜盜善待之安陵

富人謂盜曰吾聞劇孟博徒服虔曰博戲之徒也 將軍何自通之盜曰劇

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

有師古曰凡人在生不能無緩急之事 夫一旦叩門不曰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

人之於赴難濟厄多曰有父母為解而孟兼行之師古曰瓚說是也解者若今言分疏矣補注錢大昭曰案論語子路問聞斯行諸

包咸以為賑窮救乏之事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國以為當白父兄不得自專白虎通義亦云朋友之道親存不

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飢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即止故曰友飢為之減飡友寒

為之不重裘然則以親為解行古之道 不曰在亡為辭師古曰或實在家而

也先謙曰史記一旦下有有急二字 辭云不在補注王文彬曰史記在作存在亡猶存亡耳言緩急可

持不以身之在亡為計而諉謝也文穎曰心季布弟也 也顏說 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補注先謙曰見布傳 今公陽從

未當

數騎

鄧展曰陽外也晉灼曰陽猶常也師古曰鄧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史記陽作常集解徐廣曰常一作詳案詳即伴字吳太

伯世家公子光詳為足疾索隱詳詐也陽與伴字相段義亦相通

知也釋文陽本亦作伴是陽從數騎正與徐說一本詳從數騎相同謂富人偽飾以炫人也鄧說未明

寧足恃乎遂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盜

師古曰多猶重盜雖居家

補注先謙曰居家當為家居而誤倒也上文亦云盜病免家居凡言隱不仕者皆謂家居不云居家也史記亦作袁盜雖家居

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盜進說其後語塞

師古曰塞不行也

梁王曰此怨盜使人刺盜刺者至關中問盜稱之皆不容口

師古曰稱

美其德口不能容也 迺見盜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

者十餘曹

如淳曰曹輩也

備之盜心不樂家多怪迺之楛生所問占

蘇林曰音

栢文穎曰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也師古曰蘇音文說是補注先謙曰史記栢作陪徐廣注陪一作服

還梁刺客後

曹果遮刺殺盜安陵郭門外

補注王先慎曰西京雜記袁盜冢以瓦為棺槨器物都無唯有銅鏡一枚

先謙曰梁孝王世家後褚先生曰梁使人殺袁盜盜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

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
梁郎某子治此劍以此知而發覺

鼂錯潁川人也

晉灼曰音厝置之厝師古曰據申屠嘉傳序云責通請錯匪躬之故呂韻而言晉音是也潘岳西征

賦乃讀為錯雜

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

師古曰軹縣之儒生姓張名恢錯從之受

申商法也

補注周壽昌曰傳明云學申商刑名於張恢生是生乃刑名家非儒家安得稱儒生生亦先生也史記作張恢先徐廣注

先即先生索隱軹縣人張恢先生蓋生為先生先亦為先生也此傳鄧先顏注鄧先猶云鄧先生也梅福傳叔孫先非不忠也注先

先生貢禹傳朕以生有伯夷之廉注生先生也

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

補注先謙曰劉帶史記作劉禮

呂文學為太常掌故

應劭曰掌故六百石吏主故事補注先謙曰索隱漢舊儀云太常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

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也服虔云百石卒史集解引應注亦作掌故百石六字衍

錯為人峭直刻深

師古曰

字與峭同峭謂峻陜也音干笑反

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

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迺詔太常使人受之

補注錢大昭曰太常

當作奉常時尚未改也下太常亦誤

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

師古曰稱

師法而說其義
詔曰為太子舍人門大夫

師古曰初為舍人又為門大夫

遷博士又上書

言人主所曰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曰知術數也

張晏曰術數刑名之

書也臣瓚曰術數謂法制治國之術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公孫弘云擅生殺之力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此與錯所言同耳補注沈欽韓曰韓非定法篇申不害言術術者因能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羣臣之能此人主之所執也又申子曰故人主知所曰臨制臣下而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

治其眾則羣臣畏服矣知所曰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曰安

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曰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

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曰知事為也

師古

曰言何用知事

臣之愚誠曰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

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

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

師古曰說

謂所說之義也

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

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曰陛下為

心也張晏曰若伯魚須仲尼教乃讀詩書也補注先謙曰書當為禮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

用今世者曰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

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補注先謙曰集解服虔曰太子稱家

曰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也補注

王先慎曰史記樛里子傳樛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曰禦

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曰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

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畧畜產師古曰毆與驅同其後

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師古曰益奮厲也敗

兵之卒沒世不復師古曰永挫折也自高后曰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

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

和輯士卒底厲其節師古曰輯與集同底與砥同起破傷之民曰當乘勝之匈

奴用少擊眾殺一王敗其眾而法曰大有利補注宋祁曰而法曰大有利此語絕不傍

理蓋下有兵法曰故後人誤書耳當從澗本作敗其眾而有大利先謙曰通志九十七鼉錯傳亦作敗其眾而有大利

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

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

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師古曰合刃謂交兵一曰得地形二

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師古曰漸讀曰澱謂浸也

音子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師古曰經川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中木所在師古曰中

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補注沈欽韓曰六韜奇兵篇深谷險阻者以止車禦騎也土山

丘陵曼衍相屬師古曰曼衍猶聯延也屬續也衍音弋戰反屬音之欲反平原廣野此車騎之

地補注宋祁曰地字下當有也字前後相準存也成文先謙曰治要引有也字此傳寫奪之耳漢紀亦有步兵十不

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師古曰遠離也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

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補注先謙曰官本草作中可前可後此長戟之

地也補注沈欽韓曰吳子圖國篇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劍楯三不當一藿葦竹蕭師古

曰藿亂也葦葭也蕭蒿也藿音完補注先謙曰官本藿作荏注同亂作藨是

龍覆蔽之貌也龍音來東反此矛鋌之地也師古曰鋌鐵把短中木蒙龍支葉茂接師古曰蒙

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

不服習起居不精補注先謙曰起居猶言坐作動靜不集師古曰集齊也趨利弗及避

難不畢補注先謙曰畢盡也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師古曰金金鉦也鼓所已進眾金所

已止眾也補注宋祁曰學官本越本並作金鼓之指據云金鼓則音為是作指非王念孫曰作指者是也景祐本亦作指指者意也

鼓之意主於進金之意主於止若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則與金鼓之意相失非謂與其音相失也顏注鼓所以進眾金所

以止眾正釋指字之義宋改指為音而各本皆從之誤矣通鑑作防十作音亦後人以俗本漢書改之漢紀正作指先謙曰通鑑作

指胡三省云指當作音則亦為宋說所誤矣解讀曰懈此不習勒卒之過也補注先謙曰言不能部勒士卒

百不當十兵不實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應劭曰袒裼肉袒也師古

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無儻者同實弩不可已及遠與短

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不能入與亡鏃同師古曰鏃矢鋒也音子木反補注先

謙曰管子參患篇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此將不省兵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

之禍也師古曰省視也補注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呂其

卒子敵也卒不可用呂其將子敵也將不知兵呂其主子敵也君

不擇將呂其國子敵也四者國之至要也補注錢大昭曰國南監本闕本竝作兵先謙曰

作兵者是也官本亦作兵言利器精卒知兵之將擇將之君此四者皆用兵之至要也若國之至要則不僅此四者治要引作兵通

鑑同漢紀亦作此四者兵之要也知古本作兵汲古本誤國耳管子參患篇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

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子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子人也臣將不知兵者以其主子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子人也

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師古曰易平也音弋鼓反補注沈欽韓曰大司馬鄭司農

注險野人為主人居前夫卑身呂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呂攻大

敵國之形也師古曰彼我力均不能相勝呂蠻夷攻蠻夷中國之

形也師古曰不煩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補注今匈奴

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師古曰與

猶如險道傾仄且馳且射師古曰仄古側字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

渴不困師古曰罷讀曰疲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

易地輕車突騎師古曰易亦平也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

師古曰撓攪也音火高反其字從手一曰撓曲也弱也音女教反其字從木補注先謙曰一曰撓之撓當作撓勁弩長戟

射疏及遠師古曰疏亦闊遠也補注劉奉世曰長戟恐誤或者勁

有鈎又不可射先謙曰胡三省云文意各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

補注先謙曰荀子議兵篇堅甲利刃長短相雜補注沈欽韓曰司馬法定爵曰五兵

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師古曰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則匈

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蘇林曰騶音馬騶之騶如淳曰騶矢也處平易之地

可已矢相射也臣瓚曰材官騶射之官也射者騶發其用矢者伺

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師古曰騶謂矢之善者也春秋左氏傳作菽

字其音同耳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發騶矢曰射也手工矢善故中則同的謂所射之準臬也蘇音失之矣臬音牛列反即謂檠也補注沈欽韓曰既夕禮注蒲菽化蒲莖也此菽之正訓也以菽為善望文生義耳此作騶又不可以左傳文為據蘇音騶是也韓策

蘇秦曰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者是也列子仲尼篇善射者

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王引之曰訓騶為矢則與

下句矢字相複蘇讀騶為騶是也騶發謂疾發也宇或作趨韓子

八說篇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趨發騶發並與騶發同曲禮車

驅而騶釋文騶仕救反是騶有騶音也荀子禮論篇步中武象趨

中韶獲正論篇趨作騶史記禮書作騶是騶趨並與騶通也漢紀

孝文紀正作則匈奴之革筥木薦弗能支也孟康曰革筥曰皮作

材官騶發則匈奴之革筥木薦弗能支也如鎧者被之木薦曰

木板作如楯一曰革筥若楯木薦之曰當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

人心也師古曰一說非也筥音息嗣反師古曰給謂相連及補注

就相薄師古曰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先謙曰官本及作也通鑑

胡注引作及荀子性惡篇齊給便敏注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

本書司馬遷傳虜救死扶傷不給顏注給猶供也此云相連及其

義不此中國之長技也曰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

明此中國之長技也曰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

陛下又興數十萬之眾曰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曰一擊十之

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曰大為小曰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

師古曰言不知其術則雖大必小夫曰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

雖強必弱也俛亦俯字印讀曰仰夫曰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

曰蹉跌不可復起也師古曰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

跌足失據也跌音徒結反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

師古曰言不知其術則雖大必小夫曰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

雖強必弱也俛亦俯字印讀曰仰夫曰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

曰蹉跌不可復起也師古曰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

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

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曰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

俗和輯其心者師古曰輯與集同也曰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曰此當

之平地通道則曰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

加之曰眾張晏曰衡音橫師古曰衡即橫耳無勞借音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

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師古曰財與裁同也補注先謙

曰財少也解見賈誼傳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荅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

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李奇曰三者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

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

不明擇於不狂是曰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

本當世急務二事補注先謙曰勸農力本一事班氏載入食貨志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

築塞河上師古曰貉音莫客反南攻楊粵張晏曰楊州之南越也補注先謙曰楊官本竝作揚置戍卒

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曰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

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為人禽屯則

卒積死補注王念孫曰積字師古無注案積讀為漬漬死病死也

相漸漬而死也蠟氏注引曲禮四足死者曰殯今本殯作漬注云

漬謂相灑汗而死也引公羊莊二十年傳大災者何大漬也今本

漬作瘠何注云瘠病也齊人語也又十七年齊人灑于遂傳曰灑

者何灑積也漸漬即注云灑之為死積死非一之辭故曰灑積眾

多也釋文積本又作漬積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

漬積瘠竝字異而義同

厚六尺文穎曰土地寒故也補注沈欽韓曰尸子朔方之食肉而

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師古曰密理謂其肌肉也毳細毛其性

能寒師古曰能讀曰耐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

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補注先謙曰能亦讀曰戍者死

於邊輸者償於道服虔曰償仆也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曰讎發

之名曰讎戍先發更有讎及贅瑁賈人後曰嘗有市籍者又後曰

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

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

役之也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師古曰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皆發之非謂復除也解在食貨志

發之不順行

者深怨有背畔之心

補注何焯曰恐文帝懲秦成卒創亂不敢徙民實塞下故就秦所以致亂之故分疏明白

使議不得撓也先謙曰官本怨作恐

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已計為之也

師古曰北

謂敗退補注何焯曰言自計亦為利而願為之也

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

則得其財鹵已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

師古曰蒙冒犯也視

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

得一算之復

師古曰復復除也音方目反補注先謙曰漢律人出一筭筭百二十錢

天下明知禍烈

及已也

師古曰猛火曰烈取已喻耳

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

師古曰倡讀曰

唱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已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

不著於地

師古曰著音直畧反

其執易已擾亂邊竟

師古曰竟讀曰境

何已明之胡

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墜

師古曰墜古野字補注宋祁曰浙本居字下有也字獸字下有放
字若去也去放語迫而不文放字猶害於義先謙曰治要引有放
字浙本是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已足觀之往來轉徙時
也此奪文

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已離南晦也師古曰晦古畝
字也南畝耕種

之處也補注宋祁曰景德本
無以離二字校添刊誤亦改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

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已候備塞之卒補注沈欽韓曰此謂
北邊東起幽燕西至

隴右河西也以漢郡言之上谷代郡漁陽右北平之塞當匈奴左

地虜王極於遼西明之邊鎮則大甯及遼薊二鎮今之土默特
科爾沁等部落雲中雁門定襄五原之塞為匈奴中地植庭明之

宣府大同山西邊境今之歸化城吳喇忒部落上郡隴西北地之

塞當匈奴右地補注王極於酒泉敦煌延聯西域明之榆林甯夏
固原甘肅今之鄂爾多斯青海而嘉峪關即酒泉塞哈密國為車

師地延袤萬餘里備多而力分其邊患漢與明略相補注

似鼉錯時河西四郡尙未開斥故言邊塞出於隴西補注卒少則入補注

先謙曰官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

足多發遠縣纜至則胡又已去李奇曰纜音裁師古曰纜淺也猶
言僅至也他皆類此補注先謙曰
說文纜帛雀頭也一曰微黑色如紺纜淺也桂馥義證云言淺於
紺也六書故纜一色之淺也引申之則甫爾為纜官本注至下無

也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

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已治塞甚大惠也然合遠

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師古曰更謂易代也音庚又讀如本字不知胡人之能補注

曰不知其所能則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已備之已便為之

高城深塹補注宋祁曰以便為之存以字不成句且無義周壽昌

字不可去先謙曰胡三省云因山川地形之便二義並通具藺石布渠苔服

而為之城塹依周說則謂因事之便藺石可投人石也蘇林曰渠苔鐵疾藜也如澗曰藺石城上雷

石也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

步一苔廣九尺袤十二尺師古曰藺石如說是也渠苔蘇說是也

雷音來內反補注錢大昭曰惠士奇云雷石一作礮石潘岳汧督

誅詞所謂罽以鐵鎖機關既縱礮而又昇焉是也一名礮石間居

賦云礮石雷駭注云礮石今之拋石范蠡兵法飛石重二十斤為

機發行三百步說文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礮敵一名旂魏

志謂之霹靂車亦曰拋車後世易石以火號震天雷蓋師雷石之

遺意而加酷矣沈欽韓曰墨子雜守篇藺石厲矢諸器材器用皆謹

尉繚子兵議篇古人曰無蒙衝而攻無渠苔而守是謂無善之軍

先謙曰官本疾作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補注先謙曰官

疾一苔下重苔字

前漢四十九

云謂大城中復立一小城也沈欽韓云通典守拒法城外四面壕
內去城十步更立小隔城厚六尺高五尺仍立女牆謂之羊馬城
先謙案真說以復為一城其內為句沈說以復為一城為句按大
城內無庸更為小城沈義較優漢紀刪去具藺石布渠荅二語於
復為一城上增其外二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
乎則亦與沈說合矣

師古曰調謂算度之也惣計城邑之為中周虎落鄭氏曰虎落者
中令有千家呂上也調音徒鈞反

竹虎也蘇林曰作虎落於塞要下呂沙布其表旦視其迹呂知旬
奴來入一名天田師古曰蘇說非也虎落者呂竹篾相連遮落之

也補注沈欽韓曰六韜軍用篇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環利鐵鎖
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其護城篦籬亦謂之虎落舊五代史慕容

彥超設虎落以護城是也管子度地篇樹以荆棘上相穡著所以
為固也先謙曰於內城小城之中間以虎落周繞之故曰中周虎

落也先為室屋具田器酒募辜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張晏曰募民
有罪自首除

罪定輸作者也復作如徒也臣瓚曰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
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復音扶目

反不足募呂丁奴婢贖辜及輸奴婢欲呂拜爵者不足酒募民之

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師古曰復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

師古曰初徙之時縣官且廩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也郡縣之民得買其爵呂自增至卿

孟康曰食貨志所謂樂卿者也朝位從卿而無職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樂卿武帝所置耳錯之上書未得豫言之也然二十等爵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級同列卿者也補注錢大昭曰案樊噲傳賜爵卿卿謂左庶長以上之爵孟說非其亡夫若妻

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

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呂其半予

之孟康曰謂胡人入為寇驅收中國能奪得之者呂半予之師古曰孟說非也言胡人入為寇驅畧漢人及畜產而宅人能止得

其所驅者令其縣官為贖張晏曰得漢人官為贖也師古曰此承本主曰半賞之上句之言謂官為備價贖之耳張說非

也補注先謙曰之言官本無其民如是補注劉奉世曰其民當屬

之字通鑑胡注引有之字驅人民畜產而宅人能止得其所驅者畜產則以其半予之無須

官為贖取其民人各有骨肉弗能予人則官為備價贖之仍令完聚也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呂德上也師古曰言非呂此事

也補注王文彬曰言民之出此非以上之厚施而德之也下之於上不能以立德言顏說非欲全親戚而利其財

也此與東方之戎卒不習地執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如滄曰東方

不習戰鬪當戍邊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戎作呂陛下之時徙民

成是胡三省云言其功萬倍於東方之戍卒也

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

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師古曰言發怨恨上之人使行戍役也

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曰實塞下使屯戍

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如淳曰將送也或曰將資也補注甚大先謙曰益漸也解見景十三王傳

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師古曰稱副也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

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師古曰輯與集同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

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補注王念孫曰募當為募民募先至者之安樂而欲往故曰相募而勸往不當云相

募也此涉上文募民而誤通典邊防十作募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通鑑漢紀七正作募臣聞古之徙遠方

曰實廣虛也師古曰所曰充實寬廣虛之地補注王念孫曰廣與曠同曠空也虛與墟同謂徙遠方之民以實空曠

之墟也漢紀作實空虛是其證矣邱墟字古皆作虛五行志師出

過時茲謂廣李奇曰廣音曠是曠與廣通廣虛猶言曠土耳若以

廣為寬廣虛為空虛則廣虛之下必加之地二字而其義始明矣武五子傳廣廣義可互證先謙曰此與下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竝作一句讀顏於以上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加所字分為二句非也

之宜觀其山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

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張晏曰二內二房也補注沈欽韓曰二內

東房西室也王鳴盛曰鄭康成謂古者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則但有東一房西一室無左右房房者旁也在室兩旁也其制

與室不同之處未能詳析蓋前為堂後為室而室之東旁為一房此大夫至庶人同者張晏溷言二房非也置器物焉

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已輕去故鄉而勸之新色也師古曰之

往也補注錢大昭曰色當作邑先謙曰官本作邑為置醫巫已救疾病已脩祭祀男女有

昏師古曰昏謂婚姻配合也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張晏曰畜長六畜也師古曰種樹謂

桑果之屬長音竹兩反補注劉攽曰所種所樹畜積長茂先謙曰此與下室屋完安對文劉說是也室屋完安此所

已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已備敵也

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

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帥名也師古曰假大也音工雅反補注劉奉世曰假服說是古者成皆有期代則不置故曰假謂其權

設猶假司馬之類亦非常置也周壽昌曰周官司服注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因軍旅什伍官府巡徼者亦襲其服案軍旅

什伍之伍伯即古之假五百官府巡徼之伍伯則後世隸人之類
非兵帥也先謙曰胡三省云五百即後所謂伍伯也賈公彥曰伍
伯者漢制五人為伍伯長也沈約曰舊說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
從旅者五百人也今諸官府及郡各置五百四以象卿行旅從依
古義也王文彬云五家為伍由長里遞增至連得二百家不得以
五百人為旅之義證之此文五百蓋與長士候隨地命名非必以

數起十連一邑邑有假候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候即軍候也皆擇其邑之賢材有

護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今流俗書本護字作讓妄改之耳補注沈欽韓曰公羊宣十五年傳注其有辯護伉健者為里正

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

於內則軍正定於外補注先謙曰正即政字通鑑作軍政服習已成勿令遷徙師古曰各

守其業也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已相救晝戰日相見

則足已相識驩愛之心足已相死如此而勸已厚賞威已重罰則

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讀曰旋旋踵回旋其足也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

糧不可用也補注先謙曰通鑑力作者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

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師古曰意疑之也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引作意疑也疑

字乃後人誤改壹大治則終身創矣師古曰創懲艾也音初亮反補注宋

且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

易治弓以六材其一為膠折膠與關弓同義梁書侯景傳方今寒膠

向折白露將團蓋弓以膠為和秋至氣始凝乃勁而可折引喜膠

詠其成於膠漆也匈奴每應候而寇邊故錯言當乘時立威也先謙

車作軍是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師古曰使之得勝逞志氣而去

氣志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

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

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師古曰施延也音弋鼓反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

所及靡不聞命師古曰意所不及者取其言曰自輔也補注先謙曰言四遠之賢士聞其

勤求之命咸來匡輔之也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師古曰比

和也翼助也是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亂從謂禍亂之蹤跡也一曰亂

比音頰寐反大害去亂從謂作亂者從謂合從者若六國時為從者也今書本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亂從謂禍亂之蹤跡也一曰亂

從下或有順字或有治字皆非也後人妄加之也補注劉奉世曰大害謂秦亂從謂項羽時漢得關中羽西向爭天下故曰亂從先謙曰官本注皆字上多一者字並建豪英已為官師師古曰師長也各為一官之長也字或作帥音所類反

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已

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已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

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補注宋祁曰智當作知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

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師古曰主郡吏謂郡守也各帥其志已選賢

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

數已匡朕之不逮補注先謙曰官本呂字上有將字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

曰三道國體人事直言也師古曰二三大夫總謂當時受策者非止錯一人焉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

親諭朕志師古曰諭告也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

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師古曰永猶深也惟思也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

隱上已薦先帝之宗廟下已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師古曰休美也篇謂

也簡朕親覽焉觀大夫所已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

之師古曰重音直龍反補注先謙曰官本龍作隴是興自朕躬師古曰言朕自發視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之作也

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張晏曰毋為有司枉撓也烏虜戒之師古曰虜讀曰呼二三大

夫其帥志毋怠錯對曰平陽侯臣窋孟康曰曹窋參子也汝陰侯臣竈如淳曰夏

侯嬰子也穎陰侯臣何文穎曰灌嬰子廷尉臣宜昌補注錢大昭曰公卿表逸其姓隴西太守

臣昆邪服虔曰公孫昆邪也師古曰昆讀曰混音下昆反補注先謙曰混當作渾所選賢良太子家令

臣錯師古曰詔列侯九卿及郡守舉賢良故錯為窋等所舉補注沈欽韓曰按其令式至唐猶然文苑英華四百七十八張九齡策云嗣魯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呂科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

徵仕郎行秘書有校書郎張九齡云

賢主莫不求賢已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服虔曰力牧黃帝之佐也

補注先謙曰官本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筮子而為五

帝下有先字是伯長師古曰筮字與管同伯讀曰霸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臣

曰講謂退託於不明已求賢良師古曰自託不明是謙退讓之至也臣竊觀土

講議也

世之傳

師古曰謂史傳

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

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

與天地相終今臣竄等迺已臣錯充賦

曰猶言備數也臣瓚曰充賦此錯之謙也云如賦調

也補注沈欽韓曰充賦謂充貢於庭也通典選舉三長壽三年制始令舉人獻歲元會列于方物前以備充庭亦此意也先謙曰注

曰上奪如淳二字官本有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少茅臣亡識知昧死上

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已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

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

師古曰親理萬機之務

處于法宮之中明堂

之上

如淳曰法宮路寢正殿也

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眾生之類亡不

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

師古曰有根著地者皆載之也著音直略反

燭已光明亡偏

異也

師古曰燭照也

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

師古曰被音皮

義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

師古曰甘露凝如膏

五穀孰

祇孽滅

補注先謙曰說文祇下云地反物為祇也案反物謂物失常性俗作妖者借字也

賊氣息

補注先謙曰賊

氣陰陽不正之氣爲災者也本書天文志迅雷祲風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子華子鑿氣伏息災疫不作變氣鑿氣與賊氣義同

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

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

曰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

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

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

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眾

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曰己內恕及人師古曰己之心揆之於人也

情之所惡不曰彊人情之所欲不曰禁民是曰天下樂其政歸其

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

後世師古曰施延也音弋鼓反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

臣竊曰五伯之臣明之師古曰伯讀曰霸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曰

國任之已事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

師古曰各察己之材用不敢踰越而誣上

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

師古曰矜謂自伐也遭

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己亡能居尊顯之

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己苦民傷眾而為之

機陷也

孟康曰機發也陷奔也

己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

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己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

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己顧其功

師古曰顧讎也而若今言雇賃也

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己也

補注周壽昌曰知與者取財以賞功無妄費也民知為安己而用財故不恨也

其行罰也非己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

師古曰從讀曰縱

己禁天下不忠

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臯大者罰重臯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

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

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己傷民

師古曰更改也

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

呂傷國

師古曰謂逆主意而反還之不令施行致傷國也復音扶目反

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

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騫汚之名

師古曰辟讀曰僻騫損也

汚辱也

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呂德匡天下

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

師古曰與讀曰

豫

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

民之眾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

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呂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

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靈愚臣竊呂秦事明之臣聞秦始

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

師古曰臣亦不

然功

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

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

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

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

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

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

師古曰進前也言不在秦之前也

及其末塗

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者愆亡極

師古曰者讀曰嗜

民力罷

盡賊斂不節

師古曰罷讀曰疲

矜奮自賢羣臣恐諛

張晏曰恐機發陷禍而為諂諛曰求自全

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直為恐懼而為諂諛也恐音丘勇反

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已隨善意

妄誅已快怒心法令煩憊

師古曰憊痛也言痛害於下憊音干感反

刑罰暴酷輕絕人

命身自射殺

補注宋祁曰殺字下疑有人字若直言身自射殺未見其事必著人字義乃易了先謙曰上云輕絕人命

此殺字下不著人字亦可

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已成其威

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皇亂之時吏之所先

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

補注先謙曰吏家仕宦之家

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

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

師古曰倡讀曰唱

絕祀亡世為異姓福

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

如

曰覆蔭也露膏澤也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補注先謙曰文帝二年

其開藉田廢去淫末除苛解饒文穎曰饒煩繞也師古曰音如紹

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臯人亡帑師古曰謂除收帑相坐非謗不治

鑄錢者除張晏曰除鑄錢之律聽民得通關去塞張晏曰文帝十

傳不孽諸侯應劭曰接之曰禮不曰庶孽畜之如滄曰孽疑也去

廣雅灑疑也禮長老愛卹少孤臯人有期張晏曰早決之也晉灼曰刑法志云

其年免為庶人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張晏曰足用

詔軍師補注宋祁曰師疑作帥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

去陰刑張晏曰宮刑也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師古曰各親耕節

用視民不奢師古曰視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呂安海內

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

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

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曰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

有所隱愚臣竊曰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

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其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曰

神明不遺而聖賢不廢也師古曰遺棄也不棄神明之德不廢聖

後世聖賢稱其功故曰不遺不廢顏注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

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師古曰言各當其時務立功也能明其世者謂之

天子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聽言篇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先謙曰能令當世之人明曉理道勉

為善良斯謂之天子也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

今曰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師古曰資質也謂天子之財質補注先謙曰財與材通已

見上文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補注先謙曰對在十五年云民不

益富盜賊不衰邊竟未安師古曰竟讀曰境其所曰然意者陛下未之躬

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然莫能望

陛下清光

晉灼曰今之臣不能望見陛下之光景所及

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

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

師古曰言天子虛棄神明之德補注

先謙曰恐上神明不周致有廢事也

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

天下

師古曰究竟也

已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

惑少茅之愚臣言

補注宋祁曰臣言臣字衍存之句不成

唯陛下財擇時賈誼已死

補注何焯曰班氏蓋亦不滿斯對云誼已死者所謂無豪易高也

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繇

是遷中大夫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

凡三十篇

補注沈欽韓曰藝文志法家鼂錯三十一篇

孝文雖不盡聽

補注先謙曰史記云言削諸侯

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此云不盡聽微異

然奇其材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

爰盜諸大功臣多不好錯

補注先謙曰獨舉盜者以錯死由盜言盜及諸大功臣也盜由中郎將都尉為

諸侯相告歸非大臣亦非功臣

景帝即位已錯為內史錯數請間言事輒聽幸傾

九卿

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曰九一作公

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

有曰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堦中

師古曰堦者內垣之外游地也音人緣反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三

輔黃圖太上皇廟在長安香室街南馮翊府北武帝分內史為左右後又改左內史為左馮翊

門東出不便錯迺

穿門南出鑿廟堦垣丞相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

請間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堦為門請下廷尉誅上

曰此非廟垣迺堦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

師古曰曰所奏不當天子意故謝

罷朝

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曰聞迺先請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曰

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

師古曰支郡在國之四邊者也

奏上上公卿列侯宗室莫敢難

補注先謙曰官本公上有令字是史記同

獨竇嬰爭之

繇此與錯有隙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錯所更令三十章

師古曰更改也

諸侯謹譁錯

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

如淳曰錯為御史大夫位三公

也補注先謙曰漢初常語相稱以公韓信叟敬淮南厲王諸傳及下文景帝謂鄧公君稱臣為公也此及史記陸賈傳父謂子為公

也非以錯位上公而尊之

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為也

師古曰讓貴也補注

先謙曰史記作人口師古曰言錯曰固也固當如此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

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

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曰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

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補注齊召南曰按此二句補史記

史記吳王濞傳中語丞相青翟等劾錯云云又補史記會寶嬰言

爰盜詔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師古曰調謂計發上問盜曰君

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虜補注先謙曰田祿今吳楚反於

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被矣補注先謙上曰吳王即山鑄錢

賁海為鹽師古曰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虜

何曰言其無能為也盜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

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為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

命鑄錢姦人故相誘曰亂錯曰盜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盜對曰

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迺屏錯錯趨

避東箱補注沈欽韓曰公食大夫禮注箱東夾之前俟事之處甚恨補注宋祁曰一本恨字下有之字上卒

問盎師古曰卒竟也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師古曰分

音扶問反補注先謙曰謂各有定地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師古曰適讀曰謫已

故反名為西其誅錯復故地而罷補注先謙曰以此為名方今計獨有斬錯

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

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師古曰顧念也誠實也盎曰愚計出

此唯上孰計之迺拜盎為太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補注

沈欽韓曰公卿表丞相嘉薨御史大夫陶青為丞相此與漢紀皆譌為青翟文苑英華蕭綸陶隱居碑云陶舍子青翟位至丞相則

知其誤已在六朝傳本矣錢大昕曰中尉嘉廷尉師古曰張歐也音區補注

因武帝時有丞相嚴青翟相涉而誤先謙曰安丘侯張歐為奉常見公也音區補注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危

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

可信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

未下者可曰予吳

鄧展曰徐僮臨淮二縣也

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

又欲曰城邑子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

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錯給

載行市

師古曰誑云乘車案行市中也行音下更反

錯衣朝衣斬東市

師古曰朝衣朝服也

錯已

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

曰道軍所來

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師古曰道軍所來即是從軍所來耳無煩更說道路也

聞鼂錯死

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曰誅錯為名其意

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拊口不敢復言矣

師古曰拊音其炎反

上曰何

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之曰尊京師萬世

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

師古曰卒竟也

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

仇

師古曰杜塞也

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

亦恨之補注先謙曰恨悔也迺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師古曰漢中之

縣多奇計建元年中補注宋祁曰著年字則俗而不古但言中則是史常體先謙曰史記作建元中年字當是

傳寫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師古曰鄧先猶云鄧先生也一日先者其名也補注何焯曰張恢生史記

誤衍作張恢先則以鄧先為先生者是也先謙曰正義引孔文祥云鄧公名先則一日其名者用孔說也鄧先時免起家

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曰修黃老言顯諸公間

贊曰爰盜雖不好學亦善傅會張晏曰因宜附著合會之仁心為質引義慷慨

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財也適值其世得聘其才時已變

易張晏曰謂景帝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有立字是及吳壹說果於用辯師古曰謂殺鼂錯也身亦不

遂補注先謙曰遂進也謂為楚相不復進用於朝鼂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

睹之經於溝瀆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故贊引之云補注先謙曰

官本無注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曰全其宗張晏曰趙奢卒趙使趙括為將其母言之趙王

曰願王易括王不許母要王有罪願不坐王許之後括果敗於長平曰願王易括王不許母要王有罪願不坐王許之後括果敗於長平曰願王易括王不許母要王有罪願不坐王許之後括果敗於長平

錯父不逮趙括母何其鄙也鼃錯用至忠之略與趙括必敗之勢
異也使錯父爲之是阻其子爲忠也孰可擬議先謙按官本注有
罪上有括字

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

爰盎鼂錯傳第十九

終

漢書四十九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漢書五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

師古曰堵音者補注先謙曰官本顏注下有索隱堵韋昭音褚又音如字

地名屬南陽十六字蓋後人校注而刊本竄入

與兄仲同居曰貲為騎郎

蘇林曰雇錢若出穀也如淳曰

漢注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師古曰如說是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漢下有儀字

事文帝十年不得調師古

曰調選也音徒鈞反補注宋祁曰百官公卿表云孝文三年中郎將張釋之為廷尉此傳云文帝十年不得調恐必有誤也先謙曰

釋之為廷尉不在孝文三年表誤十年不調之語非誤也說見下

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

產不遂

師古曰遂猶達補注宋祁曰達字下當添也字

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

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

毋甚高論

師古曰令其議論依附時事也補注周壽昌曰漢文學黃老治雜霸道恐釋之遠舉三皇高談五帝故以卑之

毋甚高論為諭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已失漢所已

興者補注宋祁曰漢字上當存而字所以緩文帝稱善拜釋之為

謁者僕射補注先謙曰百官表謁者秩比六百石有僕射秩比千石從行上登虎圈師古曰圈

也音求遠反補注王先慎曰黃圖漢獸圈九彘圈一在未央宮中

文帝問上林尉及馮媛當熊皆此處獸圈上有樓觀又長安志注

引漢宮殿疏秦故虎圈周幣三十五步西去長安十五里先謙問

曰史記作從行登虎圈上字在問字上通鑑從之較此文為順問

上林尉禽獸簿師古曰簿謂簿書也音步戶反補注先謙曰百官

禽獸之大數也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師古曰視其屬官皆不能對

之而不能對故倉皇失措而左右視也顏注虎圈嗇夫從旁代尉

對補注胡說是盡不能對者上林尉非一人也虎圈嗇夫從旁代尉

欲已觀其能口對嚮應亡窮者師古曰觀猶示也嚮讀曰嚮如嚮

之嚮官本

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亡賴

張晏曰材

詔釋之拜嗇

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

補注先謙曰史記

陛下已絳侯周勃何如

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注補

周壽昌曰長者厚德之稱與陳平傳之長者為貴人異史記平準書天子於是以及式終長者後書寇恂傳時人歸其長者章帝八王傳論章帝長者三國魏志陳羣傳注引魏書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皆此類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

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

晉灼曰喋音牒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謀謀索隱漢書作喋喋喋喋多言也先謙案說文無喋字謀下云軍中反間也與此文無涉當為咄或為詘也說文口部咄下云多言也詩曰無然咄咄言部詘下云多言也詩曰無然詘詘蓋引三家詩本與毛不同咄咄之為喋喋詘詘之為謀謀迺後人妄加木字耳且秦呂任刀筆之吏爭呂亟疾苛察相高古師

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師古曰文具謂文具而已呂故不聞其過

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師古曰陵夷頽替也解在成紀今陛下呂嗇夫口辯而

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

舉錯不可不察也師古曰嚮讀曰響錯音手故反文帝曰善迺止不拜嗇夫就車

召釋之驂乘徐行行問釋之秦之敝師古曰行問且行且問也補注先謙曰徐行下不當更有

行字師古就衍文加釋耳史記作徐行問釋之秦之敝不重行字通鑑通志張釋之傳並同具呂質言如淳曰質誠也

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公車令屬衛尉漢尉公車令曰胡廣云諸門各陳屯夾道其旁設兵以示威武交節立戟以遮訶出入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

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

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補注周壽昌曰

事書呂刑正義云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

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師古

曰繇讀與由同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師古

曰廁岸之邊側也解在劉向傳補注王念孫曰外臨廁當依史記

作北臨廁劉向傳亦作北臨廁謂北臨霸陵之厓也服虔曰廁側

曰霸陵山北頭側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念孫案此時帝北

廟與側通魏風伐檀篇寘之河之側今毛傳側亦厓也此時帝北

向故下文指北山言之而漢紀亦云上望北山悽然傷懷則當作

北臨廁明矣隸書外字或作外尉見漢司隸校形與北相似故北誤為外史記魯仲連傳今本北字並誤作外時慎夫人從

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

也師古曰視讀曰示補注先謙曰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

索隱走猶向也官本注不重奏字李奇曰聲氣依倚瑟也師古曰倚瑟即今之已歌合曲也倚音於綺反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李注有書曰聲依永五字意悽

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已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

可動哉師古曰紵音竹呂反斲音側略反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

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雖亡石椁又何戚焉師古曰解竝在劉向

傳文帝稱善補注先謙曰劉向傳文帝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

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補注劉奉世曰渭上有橋非一此在中故曰中渭橋張說非也沈欽韓曰長安

志中渭橋在咸陽縣東南二十里本名橫橋架渭水上程大昌雍

錄秦漢唐架渭者凡三橋在咸陽西十里者名便橋漢武帝造在

咸陽東南二十里者名中渭橋秦始皇造在萬年縣東南四十里者為東渭橋不知始於何世

走補注先謙曰史記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師古曰屬委也

音之欲反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也補注聞蹕匿

橋下久補注錢大昭曰說文趨止行也天官曰為行過師古曰言天子已過

既出見車騎即走耳

補注先謙曰史記既作即是也言以為天子行過乃出也且與下即字相應若作既則以

為行過四字不相屬矣即與既形近致誤漢紀亦作即

釋之奏當此人犯蹕

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

金四兩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補注沈欽韓曰唐衛禁律車駕行衝隊者徒一年衝三衛仗者徒二年如云罰金四兩是漢律較唐

律輕也

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我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

我乎而廷尉適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

師古謂

曰公謂不私也

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

之則已

師古曰言初執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即畢補注錢大昭曰魏志王肅傳載肅言云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

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可而況行之乎肅謂釋之此語為

失當則可至詆為不忠之甚則謬矣先謙曰史記下使字作立

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

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

師古曰安焉也錯置也音干故反唯

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

師古曰得者盜環之人為吏所捕得也

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秦

當棄市

補注沈欽韓曰唐盜賊律諸盜大祀神御物流二千五百里據此是漢律較唐律重也

上大怒曰人

亡道迺盜先帝器

補注先謙曰史記器上有廟字

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已

法奏之

師古曰法謂常法謙曰索隱謂依律以斷也

非吾所已其承宗廟意也

師古曰其

讀曰

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

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

陵土之逆補注劉奉世曰此等

然曰逆順為基

補注宋祁曰基字上疑有本字先謙

曰官本考證云按基字史記作差文義甚明王念孫云如上劉說則下句當刪然字矣史記作然以逆順為差若以等為等差則是

且罪差然以逆順為差也豈其然乎案如云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正釋差字之義則漢書亦是差字作基者字之誤耳今

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

張晏曰不欲指

言故曰取土喻也師古曰抔音步侯反謂手掬之也其字從手不

忍言毀徹故止云取土耳今學者讀抔為抔勺之抔非也抔非應

盛土之物也補注宋祁曰新本抔作搯先謙曰注末三抔字官本

皆作杯是索隱張云不欲指言者蓋不欲言盜開長陵又侵樞恐
傷迫切先帝故也案
顏云毀徹其義未明
陛下且何已加其法
虞文帝與太后言之乃
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咸見釋之

持議平迺結為親友

補注先謙曰官本咸作啟引宋祁曰啟作咸齊召南云按如宋說則咸字屬下文為句也

但山都侯自名恬啟史無截去人名一字之理史記以避景帝諱

作王恬開注徐廣曰漢書作啟即知本文作王恬啟矣宋說無謂

王念孫云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百官公卿表竝作啟此作咸者俗

書啟字或作啓因譌而為咸宋祁反以作咸者為是謬矣先謙案

亞夫為將軍軍細柳月餘拜為中尉據文紀後六年亞夫為將軍

是為中尉即在其時此云中尉條侯周亞夫與張廷尉結為親友

是釋之為廷尉亦當在後二三四五六七八數年間公卿表後元年

有廷尉信孝景元年前有廷尉馮以文紀及本傳參證文帝崩於後

七年六月釋之事景帝歲餘由廷尉為淮南相明是釋之代信馮

代釋之公卿表文帝三年下中郎將張釋之為廷尉八字當在信

馮之間傳寫者誤移於前也若釋之為廷尉在文帝三年則周勃
尚存亞夫未仕亦未封侯後二年披帝傳何得云中尉條侯亞夫
與釋之結為親友且釋之見重文帝朝三年已為廷尉不應歷廿
餘年不遷一階公卿表釋之後廷尉信前尚有廷尉昌廷尉嘉廷
尉宜昌三人若謂釋之任廷尉直至文帝末年則明有四人更代
如前免官而後復任傳不應不著其事若並未復任則傳云欲免
去者為欲免何官事景帝歲餘又為何官平又爰盜傳淮南厲王
遷蜀盜時為中郎將據文紀厲王遷蜀事在文帝六年此傳云中
郎將爰盜請徙釋之補謁者豈有文帝三年釋之已為廷尉之理
知本傳十年不調之語為不誤也通鑑書廷尉釋之事於文帝三
年係沿公卿表之誤漢紀知表誤乃敘釋之為郎事於孝文十年
而於十三年書廷尉釋之奏當二事以意編次猶為未當梁昭山

都侯王恬啟據功臣表云高后四年四月封八年薨孝文四年憲侯中黃嗣是釋之為廷尉山都已薨矣疑釋之未顯時風與山都侯為親友史公併書之以見釋之名重一時班氏沿而不察耳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師古曰曰嘗劾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

見則未知何如補注王念孫曰欲見當依史記作欲見謝謂欲見帝而謝罪也下文卒見謝即承此句言之則此句

原有謝字明矣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補注先謙曰過責也王生者善為黃

老言處士補注先謙曰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史記三公九卿

盡會立案後漢蔡邕傳注居猶坐也時漢廷尊尚黃老故大會時王生被召坐廷中而公卿盡立也王生老人曰吾

鞮解師古曰鞮音武伐反補注王先慎曰說文鞮足衣也一作鞮釋名鞮末也在腳末也又作鞮哀帝紀鞮係解是也願

謂釋之為我結鞮釋之跪而結之師古曰結讀曰係既已人或讓王生獨

柰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

廷尉方天下名臣補注先謙曰史記方吾故聊使結鞮欲呂重之

補注宋祁曰聊使結鞮疑云聊廷使跪結鞮存廷跪二字乃是詳了前語不可削也先謙曰史記作聊辱廷尉使跪結鞮宋誤記也

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猶尚已

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已不能取容當世

故終身不仕補注先謙曰索隱謂性公直不能曲屈見容於當世故至免官不仕也

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曰孝著為郎中署長鄭氏

曰古至孝聞也師古曰曰孝得為郎中而為郎署之長也著音竹助反補注周壽昌曰文紀賜三老孝者人帛五匹弟者帛人三匹

以後帝紀孝者弟者分列屢見此孝著疑孝者之誤薛宣傳云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亦孝者遷官之一證先謙曰史

記郎中作中郎集解引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據應說漢代自有以孝舉為郎者師古正用應義王鳴盛以為謬解實不然也爰盜

傳上幸上林郎署長布席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師古

年已老矣何乃自為郎也崔浩曰為自從也從何為郎此說非也補注劉敞曰按文帝問因唐遂及居代時事則何自為郎正問從

何處來為郎崔說是索隱過音戈先謙曰索隱從何作何從是何自為郎言自述得為郎郎之進身不一故帝問之次乃問其家

安在也顏云曰為郎郎無自為之理劉云從何處來為郎則與家安在相復矣唐具以實對其進身之由及其家居趙代後徙安陵

悉陳之帝遂及居代時事也崔說得之顏劉具曰實言文帝曰吾竝誤會耳輦過索隱謂文帝乘輦過郎署也

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祜補注先謙曰官本祜作祛案漢紀治要竝

祜未知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補注先謙曰胡三

孰是是秦將王離圍鉅鹿時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

父老知之乎補注沈欽韓曰方言凡尊老謂之倭或謂之父老周

而以前老字壽昌曰史記無老字蓋此以父老為稱史以父為稱

為年老也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已

曰已猶耳補注先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帥將師古曰大父祖

謙曰史記作何以反將音子亮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官卒將集解徐廣曰一云官

士將索隱案國語闔閭卒百人為徹行行頭皆官師賈逵云百人

為一隊也官師大夫也先謙案馮奉世傳云在趙者為官帥將

官帥將子為代相所稱即馮唐祖父也師古彼注云帥或作師其

義兩通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

牧為人良說如淳曰良善也師古曰說讀曰悅聞頗牧之善帝意

案實為良說者甚喜也猶善之也迺拊髀曰師古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

李牧為將補注王念孫曰治要引此牧下有時字是也今本無時

廉頗李牧而為將也而時聲相近故字相通賈誼傳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大戴記保傅篇而作時聘義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大戴記朝事篇而作時史記太史公自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漢書司馬遷傳而作時是其證史記亦有時字

奴哉唐曰主臣師古曰恐懼之言解在陳平傳陛下雖有廉頗李

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眾辱我獨亡間處

虜師古曰何不問隙之處而言補注先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謙曰通鑑胡注引不下有於字此奪

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補注先謙曰事在文帝十四年卬姓孫見文紀注功

表上曰胡寇為意迺卒復問唐曰公何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

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闐曰內寡人制之闐曰

外將軍制之韋昭曰門中樞為闐師古曰音牛列反補注沈欽韓曰六韜立將君親操斧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

天者將軍制之復操鉞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

之兵略同御覽七百六十三引淮南子曰闐以外將軍裁之與此

傳同錢大昭曰闐漢紀作闐同案爾雅釋宮檠謂之闐郭璞曰門

闐曲禮云由闐右李如圭云闐者門中所豎短木在地者也其東

曰闐東其西曰闐西先謙曰史記作闐集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

解韋昭曰此郭門之闐也門中樞曰闐

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

自用饗士

補注先謙曰索隱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租也案史記李牧傳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

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

師古曰覆謂覆白之也音芳目反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一說不從中覆校其

所用之數亦通案史記覆作擾

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

百乘

補注先謙曰索隱案六韜書云有選車之法十

穀騎萬三千匹

師古曰穀張弩也音邁補注先謙曰匹字

疑衍史記無匹字索隱引如淳曰穀騎張弓之騎也謂能控弦之騎士有萬三千人騎可以匹言穀騎以人言不以匹言是此文不

得有匹字明矣通鑑亦作穀騎萬三千胡三省云弓弩引滿為穀謂騎兵能射者亦其證也李牧傳選騎得萬二千匹穀者十萬人

騎與穀分為二事則可言匹或此傳本作

百金之士十萬

服虔曰

穀者十萬人騎萬三千匹而傳寫奪文也

百金也如淳曰黃金一斤直萬言富家子弟可任使也師古曰百金喻其貴重耳服說是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引劉氏云其功可賞

是曰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

牧傳百金之士五萬人與此異

鄭氏曰澹音擔石之擔如淳曰胡也匈奴傳曰晉北有澹林之胡樓煩之戎也師古曰澹音都甘反又音談補注錢大昭曰如說非也匈奴傳但言林胡不言澹林先謙曰案注都甘切談既云音都甘反不得又音談也談疑作淡集解徐廣曰澹一作襜索隱一本

作檐檻通鑑胡注澹林即檐檻今案胡說是也李牧傳滅檐檻破
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正與此傳合檐檻云滅林胡云降則檐檻
非林胡可知集解彼注引徐廣曰檻一作臨據此澹林西抑彊秦
亦為澹臨矣林臨以同聲通用檻林又以雙聲通轉耳

南支韓魏補注先謙曰當是時趙幾伯師古曰幾致於霸也幾音
謙曰官本無幾史記支誤友後會趙王遷立蘇林曰其母倡也師古曰倡用郭

音鉅依反五字趙幽王其母倡也樂家之女用郭

開讒而誅李牧合顏聚代之補注宋祁曰聚一作最王念孫曰史

相如傳之顏聚趙策作顏最念孫案作最者皆取之譌也說文取

財句積也徐錯曰古以聚物之聚為取取與最字相似世人多見

最少見取故書傳中取字皆譌作最元年公羊傳會猶取也何

本紀或為取史記以股本紀大取樂戲於沙邱聚也樂記會以聚眾鄭

者依史記改之耳是已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尙為雲中守軍市

租盡已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壹殺牛服虔曰私假錢也補注先

是史記集解通鑑胡注引竝作私廩假錢又史記無出字索隱案
漢市肆租稅之入為私奉養服說是也或云官所別廩給也胡二
省云余謂當從漢書以私養錢
屬下句先謙案或說胡注是也
已饗賓客軍吏舍人是已匈奴遠
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尙帥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

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

李奇曰尺籍所已書軍令伍符軍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

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已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

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度也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之

家子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如注要作約下有或曰以尺簡書故

曰尺籍也十一字通鑑胡注引顏注作謂庶人家之子也是索隱

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

不容奸詐也故行不行謂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奪勞二歲也故

與雇同案詳下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

文意索隱是也 曰法繩之 補注宋祁曰繩字上疑有糾字句似長而義具先謙曰

宋說謬索隱不相應謂數不同也莫府解在李廣傳

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已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

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 補注先謙曰胡

注一歲刑為罰作漢 繇此言之 師古曰繇 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

紀作罰及之非也 也 補注先謙曰上文數處皆言廉頗李牧因唐大父獨善牧故但

言牧事然舉牧即以例頗此處總結上文仍應頗牧並稱李當

為頗字之誤也治要引此正作陛下雖得頗牧漢紀同史記通鑑

並稱亦 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 師古曰說 是日令唐持節赦

魏尚復曰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曰車戰之士也補注周壽昌曰史衛綰傳以戲車為郎又云臣從

車士即此車士也先謙曰中尉之車士及郡國之車士皆得主之

漢紀作主中尉及郡車十年景帝立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七年案

年史曰唐為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

記誤官迺子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

補注先謙曰史記有與余善

三字趙世家亦稱馮王孫言云魏尚槐里人也

補注錢大昭曰尚無傳故於此記其里居猶公

卿無傳者表中書里及字也槐里右扶風縣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也

文穎曰六國時

補注王先慎曰風俗通衛宣公太子伋之後居汲因以為氏案

通志氏族畧以為汲衛邑其大夫所治之邑不必子伋是也至

黯十世世為卿大夫

補注齊召南曰十

世史記作七世曰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

馬

孟康曰大臣任曰嚴見憚

舉其子弟為官

曰嚴見憚

補注先謙曰史記嚴作莊謂以莊

武

帝即位黯為謁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人

相攻固其俗不足曰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

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師古曰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

謙曰通鑑胡注引比近也上有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家人猶言庶人家也八字此奪

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已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已振貧民

補注王念孫曰史記臣過河內及河內貧人河內倉粟三河內並

作河南是也蓋河內失火武帝使黯往視道經河南見貧民傷水

旱因發倉粟振之是黯未至河內先過河南故曰臣過河南若黯

已至河內而發粟振民則當云臣至河內不得言過矣此三河內

皆因上文河內失火而誤先謙曰王說請歸節伏矯制臯師古曰

是也通鑑三河內竝依史記作河南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稱疾歸田里上聞

託奉制詔而行之而行之

迺召為中大夫已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

言治官民好清靜補注齊召南曰治官擇丞史任之如注曰擇郡

也鄭當時為大司農官屬丞史亦是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云律

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今摠言丞史或

以為擇郡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為大農推官屬丞史責大指而

亦是也胡三省云據漢制郡守之屬有丞有諸曹掾史

已不細苛黯多病臥閭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為主

爵都尉

補注齊召南曰按公卿表黯以建元六年為主爵都尉列

列

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

補注先謙曰引史記作弘疑形近致誤

為人性倨少禮

師古曰倨簡傲也音居庶反

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

之不合者弗能忍見士亦已此不附焉

補注先謙曰所見之士不親附也

然好游

俠任氣節行修潔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爰盜之為人

應劭曰傅

伯梁人為孝王將素抗直也

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

補注先謙

曰史記作劉棄徐廣注一云名棄疾公卿表亦作劉棄

亦已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

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為禮黯見蚡未嘗拜

揖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

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師古曰云云猶言如此如

此也史略其辭耳補注周壽昌曰言欲上希堯舜耳觀黯對語知張注誤會黯對為帝語也元朔元年詔云朕嘉唐虞而樂殷周即帝所云云之語先謙曰周說是也漢紀作上曰吾欲興政治法堯舜何如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

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

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補注先謙曰索隱戇愚也音陟降反羣臣或數黯師古曰數

責之音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誼

虐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

告者數終不瘳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師古曰數音所角反瘳與愈同補注沈欽韓曰病

滿三月則當免故優假之復賜告也唐會要八十一職事官假滿

百日即合停解長慶二年四月御史臺奏檢校司空兼太子少傅

嚴綬疾病假滿百日合停敕嚴綬年位俱高須加優異宜依舊秩

未要舉停此則出自特恩其常員百日例罷沿漢制也皇甫湜集

韓文公神道碑云病滿三月免最後嚴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

職居官亡已瘳人師古曰瘳勝也讀與愈同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

弗能奪也師古曰孟賁夏育皆古之勇士也賁音奔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靡之不

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

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如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牀邊側也師古曰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

然則踞廁者輕之也見大臣則御坐為起前漢五十一

見也

補注先謙曰至如疑本作

上嘗坐武帳

應劭曰武帳織成帳為武士象也孟康曰

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也師古曰孟說是也補注沈欽韓曰帳置五兵蓋以蘭綺圍四垂天子御殿之制如此有災變避正殿寢兵則不坐武帳也先謙曰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

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補注何焯曰自為太子洗馬即以莊見憚帝固已信之於素矣非精誠無

以得此於君

張湯曰更定律令為廷尉

師古曰更改也

黯質責湯於上前

師古曰質對之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質上有數字

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褻先帝之功業

補注

先謙曰淮南王術訓注褻大也

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

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

師古曰言何為乃紛亂而改更也

而公曰此無種矣

師古曰言當

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發罵曰

補注

先謙曰史記作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

天下謂刀筆吏不可謂公卿果然

補注先謙曰下

謂字官本作為史

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視矣

師古曰重累其

記同謂為通作字足言懼甚也仄古側字也補注先謙曰言必用湯也則令天下之民不安矣匈奴傳中行說云必我也為漢患者言必用我也則且

為漢惠句法一例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間常言與胡和

親母起兵師古曰每因上方鄉儒術師古曰鄉尊公孫弘及事益

多吏民巧補注宋祁曰遷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曰幸補注

曰官本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曰阿人主取容補注

奪奏字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曰阿人主取容補注

曰常以此言面斥之互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師古曰詆毀辱

陷人於罔曰自為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陷人於上愈益貴弘湯

弘湯心疾黯雖上亦不說也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史記

韓信欲誅之曰事師古曰曰事致弘為丞相迺言上曰右內史界

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補注

曰右內史即京兆尹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

然黯與亢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師古曰下大

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曰不拜補注先謙曰誠重言其尊貴如此

記作大將軍尊重益貴師古曰言黯曰夫曰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師古曰言

通鑑作大將軍尊重能降貴曰禮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曰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士最為重也

日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補注先謙曰史記有

更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師古曰說上既數征匈奴有功黯言音式銳反

益不用始黯列九卿矣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貴與黯

同位黯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封侯湯御史大夫黯時丞史

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補注先謙曰黯時丞史謂黯為東海太守

黯列為九卿時之丞相史二義未知孰是黯褊心不能無少望師古曰褊隘見上言曰

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補注沈欽韓曰文子上德篇

積薪燎後者處上淮南繆稱訓同黯罷上曰人果不可已無學觀汲黯之言日益

甚矣師古曰言其鄙俚也或曰積薪之言出曾子故云不可無學

益非損益之益雖老子有為學日益之語不能如此訓也下文帝云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則明以此語為妄發可知

上文云上方鄉儒術尊公孫宏黜常毀儒面觸宏等故帝以無學
譏黯也積薪之言出文子顏云出曾子今世傳曾子書無此語

居無何匈奴渾邪王帥眾來降音胡昆反漢發車二萬乘補注先

官本作三案史記作二汲古本是通鑑亦作二萬乘考
異云漢書食貨志云三萬兩今從史記平準書汲黯傳

從民貰馬師古曰賒買也補注錢大昭曰昭紀始元四
年詔曰往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即其事也民或匿馬

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亡罪獨斬臣黯民迺肯出

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徐曰縣次傳之補注先謙曰令所過諸

也何至今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乎師古曰罷上默然

後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入請間見高門晉

曰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晉灼作如瀆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

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已鉅萬百數師古曰即數臣

愚已為陛下得胡人皆已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鹵獲因與之已

謝天下補注先謙曰史塞百姓之心師古曰今縱不能渾邪帥數

記有之苦二字師古曰塞滿也

萬之眾來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

安中而文吏繩已為闌出財物如邊關乎應劭曰闌安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鐵

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為闌也補注錢大昭曰說文闌妄入宮掖也從門緜聲如應劭臣瓚云則字當

為闌妄入為闌妄出亦為闌也先謙曰錢說是今本書及史記闌入宮掖亦誤作闌如史記作于其義兩通陛下縱不

能得匈奴之羸已謝天下師古曰羸餘也音弋成反又已微文殺無知者五百

餘人臣竊為陛下弗取也補注齊召南曰臣上史記有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一句漢書刪去不

如本上弗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

小法會赦免官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符四年義縱代於是黯隱於田園者數年會

更立五銖錢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曰元符五年行五銖錢案黯以盜鑄事復拜官是其隱居祇一年不得云數年也

民多盜鑄錢者楚地尤甚上已為淮陽楚地之郊也補注古曰郊謂

處召黯拜為淮陽太守補注王鳴盛曰黯下自言棄逐居郡又上合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則淮陽是郡明

矣地理志有淮陽國無淮陽郡以表傳參考之高帝子友以高帝十一年立為淮陽王惠帝元年徙王趙則國除為郡高后以假立

惠帝子強為淮陽王強死以武代文帝立武誅則國又除為郡文
帝子武以文帝三年立為淮陽王王十年而徙梁則國又除為郡
景帝子餘以景帝二年立為淮陽王王三年而徙魯則國又除為
郡後宣帝子欽以元康三年立為淮陽王王三年而徙魯則國又
十年至王莽時絕郡國展轉改易凡八九次終為國地志以最後
之元始為據故言國而中間沿革俱略也黠為淮陽守當武帝時
其前申屠嘉亦嘗為之見本傳及爰盎傳此當惠帝元年後國除
為郡之時司馬安亦嘗為之見鄭當時傳灌夫亦嘗為之見本傳
田廣明與其兄雲中相繼皆嘗為之見酷吏傳此皆在武帝時韓
延壽亦嘗為之此則在昭帝時蓋自景帝四年為郡至宣帝元康
三年為郡者約九十年故為守之見於史者如此之多若鄭宏傳
兄昌為淮陽相則在憲王欽之國以後事矣黠齊傳亦在武帝時
都尉黠伏謝不受印綬詔數強子然後奉詔召上殿黠泣曰臣

自己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師古曰填音大賢反不意陛下復收之臣常有

狗馬之心師古曰思報效補注錢今病力師古曰力謂甚也補注

句力字屬下句讀似較順先謙曰周說是也史記本作臣常有狗
馬病力不能任郡事通鑑從之狗馬病猶言犬馬之疾也是力字

應屬下讀官本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
顏注在事下

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師古曰言後即召也願淮陽吏民不

相得師古曰顧謂思念也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言吏民不相安而失其所也吾徒得君重師古曰徒但也重威

也重臥而治之黯既辭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

矣師古曰與然御史大夫湯智足呂詠詐足呂飾非補注先謙曰史記有

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二句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

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如淳曰舞猶弄也補注先謙曰如淳官本作師古

內懷詐曰御主心外挾賊吏曰為重補注先謙曰賊吏公列九卿

不早言之何師古曰言何不早言也補注先謙曰言息不早言之是何意也漢饒歌艾如張曲艾而張羅夷于何謂何

地也省文言何漢文有此句例周亞夫傳君侯欲反何伍被傳公獨以為無福何酷吏傳武帝問言何皆是公與之俱

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

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補注先謙曰武紀元鼎二年張湯自殺公卿表於是年書張騫為大行令是息

因湯事得罪去職令黯曰諸侯相秩居淮陽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月

得百五十斛歲凡得千八百石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補注沈欽韓曰新書等齊篇諸侯之相尊無

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先謙曰集解引作律真居淮陽十歲而卒

二千石奉月二萬二千石月萬六千與此異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七歲集解徐廣曰元鼎五年若十歲則至元封二年矣
卒後上曰黯故官其弟仁

至九卿子偃至諸侯相補注先謙曰仁黯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

為太子洗馬補注吳仁傑曰史記作姑姊子是也釋親父之姊妹

姑為姑姊妹蓋父之姊為姑姊父之姊為姑姊列女傳梁有節姑
妹入火取其兄子於黯為內兄弟自漢書言之於汲黯自史記

言之則為姊之子實黯之自出也此一字似不可削安文深巧善宦四

至九卿補注先謙曰宦官本作官案宦字是史記本作官四至九

文飾而內刻深巧善宦其人巧猾而善宦也後世省文言之曰巧
宦亦云善宦晉書潘岳傳仕不達乃作閒居賦曰岳讀汲黯傳至

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
而歎也南史何尚之傳論父子一時竝處權要雖經屯誠咸以功

名自卒古之所謂巧宦此之謂乎此省稱巧宦也宋陳傅良詩文
章翰善宦此但稱善宦也安歷官見公卿表者元狩元年書中尉

司馬安仁僻五年書廷尉司馬安仁僻其二無考惟元狩三
年書廷尉安不著其姓是年即受代未知即此司馬安否

南太守卒昆弟曰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濮陽段宏補注先謙

曰史記作

假**始事蓋侯信**

服虔曰景帝王皇后兄也

信任宏

蘇林曰任保舉

官亦再至九卿

補注先謙

曰公卿表武帝元朔五年書中尉殷宏蓋即段宏段與殷宏與客竝以形近致譌也王念孫云索隱本段宏作段客注云漢書作段宏是史記本作段客今本作段宏後人據漢書改之也凡隸書宏字或作右形與各相似故從宏從各之字傳寫往往相亂然

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

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姓纂鄭幽公為韓所滅幽公六世孫榮生當時

周壽昌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唐書宰相世系表鄭君名榮或據所傳家譜也

嘗事項籍籍死而屬

漢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

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

補注先謙曰於上前

稱項籍之名也**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

孝文時

補注先謙曰孝文時鄭君乃死也與司馬遷傳斬孫昌為秦王鐵官當始皇之時同一文法

當時已任

俠自喜脫張羽於阨

服虔曰梁孝王將楚相之弟也師古曰喜音許吏反脫音佗活反補注先謙曰羽事詳韓

安國傳**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

安諸郊

如淳曰郊交道四通處也曰請賓客便臣瓚曰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間靜可曰請賓客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此謂

長安城外四面之郊耳邑外謂之郊近郊二十里補注請謝賓客

劉奉世曰近郊乃三十里蓋字誤然不必分別遠近補注夜已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當時好

黃老言其慕長者如恐不稱師古曰恐不稱其意自見年少官薄補注劉攽

者禮意不稱所自見即以為慊然自見當屬上句先謙曰史記本

作其慕長者如恐不見無稱自二字是年少官薄應自為一句此

既加稱自二字則如恐不稱為一句自見年少官薄為一句猶今

俗言自覺年少官薄蓋謙退之至故如恐不稱也劉說於理未愜

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師古曰大父謂祖父行音

注脫武帝即位當時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

右內史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建元四年呂武安魏其時議師古曰議田蚡及竇嬰

注在詹貶秩為詹事遷為大司農補注齊召南曰按史記作遷為

元光中至太初元年始改曰大司農此史文偶然失檢處也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

亡雷門下者補注宋祁曰邵本無下字王念孫曰案景祐本亦無

部三十人事部一百十六引此皆無下字史記同執賓主之禮呂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

產印奉賜給諸公

師古曰印音牛向反奉音扶用反

然其餽遺人不過具器食

師古

曰猶今言一盤食也

補注沈欽韓曰具史記作算徐廣曰算竹器

按管子版法解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注質竹器所以量物者音

質攷字書無質字說文贊竹器也則作算質者皆贊之壞脫此作

具益非風俗通愆禮篇太尉黃瓊葬豫章徐孺子負笥并步齋一

盤酸哭錢大昕正笥并是算之譌然

此本字亦與管子同作質皆贊之誤

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

下長者

師古曰候天子間隙之時其所稱說皆言長者也補注先

非也說當讀曰悅間說猶言暇豫也候上從

容悅豫之時其所進言未嘗不及天下長者

其推轂士及官屬丞

史誠有味其言也

師古曰推轂言薦舉又如車轂之運轉也有味

車作常引已為賢於己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又作人是

推未嘗名

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曰

此翕然稱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

如淳曰治行謂莊嚴補

注先謙曰案莊嚴為裝

嚴之誤也二字見後漢劉寬傳又吳漢傳朝受

上曰吾聞鄭莊行

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辦嚴與裝嚴義同

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然當時在朝常趨和承意

師古曰趨讀

日趣趨向也

和音胡 不敢甚斥臧否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不敢甚引當否如漢武安魏其時議是魏其後不堅之類也

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當時為大司農

任人賓客儻晉灼曰當時為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幸較作儻也師古曰儻謂受顧質而載運也言當時保任其賓客

於司農載運也儻音子就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任人賓客為大

農儻人集解徐廣曰人一作入臣瓚曰任人謂保任見舉者索隱

幸較音姑角謂當時作大農任賓客儻人取庸直也或者貫物以

應官取庸故下云多逋負也幸較字亦作酤權權者獨也言國家

獨權酤也此云幸較亦謂合賓客任人專其利故云幸較也先謙

案本書下人字作入屬下讀義可兩通諸家解皆云任賓客而略

人字臣瓚以任人與賓客對舉是也任人謂見保任之入多逋負

人若富商大賈之屬與莊賓客竝為大農幸較取利也

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當時曰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

史如淳曰丞遷汝南太守數歲曰官卒昆弟曰當時故至二千石

者六七十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兄弟子孫以莊故子孫二字不當

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內行修補注先謙曰兩人中廢賓客益落

黯師古曰落散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贊云夫以汲當時死家亡餘財

先是下邳翟公為廷尉

蘇林曰邳音圭京兆縣名也補注齊召南曰案公卿表翟公為廷尉在元光五年

賓客亦填門

師古曰填滿也音田

及廢門外可設爵羅

師古曰言其寂靜無人行也

後復

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

師古曰署謂書之

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

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迺見

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不

如是亦何已成名哉楊子已為孝文親詘帝尊已信亞夫之軍

師古

曰揚子謂揚雄也信讀曰伸補注先謙曰楊官本作揚

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云爾

師古

曰謂馮唐欲理魏尚故曰此言激文帝也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終

漢書五十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漢書五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 補注先謙曰官本祛作祛下同通志賈山傳作祛 故魏王時博士

弟子也 師古曰六國時魏也補注沈欽韓曰言博士弟子此最始亦疑弟子二字為衍文 山受學祛所言

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 師古曰涉若涉水獵若獵獸言歷覽之不專精也醇者不雜也 嘗給事潁

陰侯為騎 師古曰為騎者常騎馬而從也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潁陰侯灌嬰也騎者在侯家為騎士沈欽韓云續志之

也 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 補注先謙曰賈子先醒篇君好諂諛

而惡至言至言與諂諛為對是至言即直言之謂至之為言極也 文選鄒陽上吳王書察聽其至李善注引劉歆周易注云至極也

謂極言之後漢陰識傳入雖極言正義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 極言猶至言也蔡邕傳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說苑明主者有

三懼三日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論衡至言棄捐聖賢距逆 義竝與此同今人多以至言為至善之言幾疑山自名至言為夸

虛受堂

矣其辭曰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曰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

臣山是也臣不敢曰久遠諭願借秦曰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

布衣韋帶之士師古曰言貧賤之人也韋帶曰單韋為帶無飾也補注宋祁曰韋帶南本浙本作革帶修身

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補注先謙曰言賤士修身成名昌

後世秦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師古曰數子遇不然也

役事也罷讀曰疲言疲於役使也赭衣半道羣盜滿山師古曰犯罪者則衣赭衣行道之人半著赭衣言被

罪者眾也盜賊皆依山為阻故云滿山也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師古曰戴目者言常

遠視有異志也傾耳而聽言樂禍亂也一夫大誨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師古曰誨字與呼同

誨叫也音火故反嚮讀曰響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師古

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此

作凡是始皇紀關內離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此總計之詞又云乃

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

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據此咸陽以西離宮止有二百七十非

也三百鍾鼓帷帳不移而具補注沈欽韓曰新序刺奢篇魯孟獻子聘于晉趙宣子觴之三徒鍾石之懸不

移而具先謙曰官本
鍾作鐘古本通借
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

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

為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為房也房字或作房

說云始皇作此殿未有名曰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宮未成欲更擇

曰勿補注何焯曰一說近是然始皇紀云阿房宮乃地名並近也

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則阿房乃地名並近也

之解為贅其地在渭南上林苑中東方朔傳所謂阿城其遺址也

尤欽韓曰始皇作未畢而死故賈子過秦論秦紀並言二世復作

之東西五里南北千步補注先謙曰始皇紀東西五百步南北五

里南北五百步與此不同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師古曰撓屈也言庭

騎馳驚無所迫觸建立旌旗不屈撓撓音女孝反補注宋祁

曰注屈撓下當有也字先謙曰屈撓撓音官本撓並作撓為宮

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

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

為房也房字或作房

說云始皇作此殿未有名曰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宮未成欲更擇

曰勿補注何焯曰一說近是然始皇紀云阿房宮乃地名並近也

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則阿房乃地名並近也

之解為贅其地在渭南上林苑中東方朔傳所謂阿城其遺址也

尤欽韓曰始皇作未畢而死故賈子過秦論秦紀並言二世復作

之東西五里南北千步補注先謙曰始皇紀東西五百步南北五

里南北五百步與此不同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師古曰撓屈也言庭

騎馳驚無所迫觸建立旌旗不屈撓撓音女孝反補注宋祁

曰注屈撓下當有也字先謙曰屈撓撓音官本撓並作撓為宮

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

補注先謙曰始皇紀二十七年治馳道集解

補注先謙曰始皇紀二十七年治馳道集解

引應劭云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

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師古曰瀕水涯也瀕海謂緣海之邊也

畢盡也瀕音頻又音賓字或作濱音義

同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補注王先慎曰三丈中央之地惟皇帝

得行樹之以為界也三輔黃圖云漢令

諸侯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得行中

厚築其外隱弓金椎

央三丈也不如令沒入其車馬蓋沿秦制

行莫五

一

二

三

服虔曰作壁如甬道隱築也。已鐵椎築之。師古曰築令堅實而使隆高耳。不為甬壁也。隱音於靳反。補注周壽昌曰隱即穩字。以金堆築之。使堅隱也。樹已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

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師古曰吏已督領徒已役作也。補注宋祁曰平當作

虐。曠日十年。師古曰曠空也。廢也。言為重役空廢時日積年歲也。下徹三泉。師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補

注先謙曰始皇紀穿三泉下銅而致椁之也。音固。補注先謙曰官本治作治。被已珠玉飾已翡翠。應劭曰雄曰翡翠。雌曰翠。臣

大於翠師古曰鳥各別類。非中成觀游上成山林。補注先謙曰始皇紀宮觀百官

雄雌異名也。被音皮。義反。奇器珍怪徙臧滿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上具天文。下具地理。是中成觀游也。又云樹草木以象山。是上成山林也。爾雅丘一

成為敦丘。再成為陶丘。三成為崑崙丘。郭注成猶重也。秦穿治驪山。蓋亦三成。三泉致椁其下成矣。為葬薶之侈。至

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服虔曰謂塊璞作冢喻小也。臣瓚曰蓬顆

猶裸顆。小冢也。晉灼曰東北人名土塊為蓬顆。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顆謂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者耳。舉此已對冢上山林故言

蓬顆蔽冢也。顆音口。果反。補注先謙曰顏氏家訓書證篇北土通呼物一出改為一顆。按出即塊字。塊顆雙聲。故塊亦為顆。秦

秦

曰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師古曰篤厚也

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曰聞願陛下少畱意而詳擇其中師古曰中音竹

仲反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曰

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曰蒙死而竭知也師古曰

日蒙冒犯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師古曰磽塉瘠薄也磽音口交反補注先謙曰注塉

字疑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李奇曰皋水邊於地也師古曰猥盛也補注先謙曰猥猥

也說詳文三王傳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

道不用服虔曰關龍逢桀之忠臣也師古曰比干諫紂而紂殺之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文王

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師古曰芻刈草

也蕘草薪也言執賤役者也大雅板之詩曰詢于芻蕘此周之所曰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

禾君之仁者善養土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師古曰雷霆疾雷也音廷萬鈞

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師古曰特獨也執重非特

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

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補注宋祁曰

震之曰威壓之曰重師古曰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

摧折者哉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賁音奔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

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李奇曰古有

過之史常在君側也師古曰箴誦詩諫師古曰公卿比諫李奇曰

也或曰比方事類曰諫也師古曰比方是也補注王念孫曰二說

均有未安余謂比諫當為正諫字之誤也言工誦箴諫詩諫

而公卿則正諫其非也東方朔傳贊正諫似直教傳正諫詩諫

公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庶人傳語近臣進規親

戚補察淮南主術篇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箴師誦庶人傳語史

誦詩工誦正諫疑亦本作工誦箴諫公卿正諫而今本脫去箴諫
字也公卿四士傳言諫過補注先謙曰詳文勢此句不應獨有
於道商旅議於市師古曰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

之見義而從之所曰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

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

補注先謙曰官本大作太

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師古曰餽

曰餽字與饋同進食曰餽醕者少

祝餽在前祝鯁在後

師古曰餽古體字謂

食不下也曰老人好體鯁故為備祝曰祝之補注宋祁曰餽當作

餽沈欽韓曰王逸九思仰長歎兮氣餽結注餽結也洪興祖云與

體同先謙曰後漢明帝紀祝哽在前祝噎在後與此不同案祝噎

當從明紀祝鯁當從本書說文無餽餽字體下云飯傷溼也哽下

云語為舌所介也並無食物室留之義噎下云飯室也噎噎噎塞

各別故兩祝之莊子外物篇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踰通為噎

塞似噎哽二字皆屬氣壅義亦可通然不如噎鯁之為當也

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曰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師古曰修正謂修身正行

者故曰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師古曰視讀曰示立輔弼之臣者恐

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

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己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

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疆胡可勝計也師古曰胡何也勝盡

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

下窮困萬民已適其欲也師古曰適快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補注沈欽韓曰王制

正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曰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

過歲三日補注王文彬曰不過歲三日當作歲不過三日此禮記王制文孔疏云謂使民治城郭道渠年歲雖豐不得過

三日自下皆然按周禮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日余按詩幽風七月云我

稼既同上入執宮功禮郊特牲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與功是古者力役興於農隙之時以冬三月為候豐年一旬而三

日則一月而九日無年而力役不作則冬用九日而已日以旬為限歲以凶豐為差故曰歲不過三日也若云不過歲三日則是歲

止以三日為限且猶有一日二日之差而城郭道渠之治安能暫時畢事乎又按本書食貨志毋過歲什一與此旬例相似而義不

同先謙曰貢禹傳什一而籍師古曰什一謂十分之中公取一也謂借也謂借人力也一日為簿籍而

正作歲不過三日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師古曰頌者六詩之一美盛德之形容蓋帝王之嘉致秦

皇帝曰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

師古曰勝堪也罷讀曰疲次下亦同一君之身耳所已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

弗能供也師古曰弋繳射也補注先謙曰言特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事又甚微然天下弗能供以此見欲不可縱也

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

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師古曰言人人為怨家家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

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

著其功自己為過堯舜統如淳曰統繼也堯舜子不才不能長世而秦自己過堯舜可至萬世也師古曰

此說非也統治也言自美功德治理天下過於堯舜也其下乃言已一至萬之事補注先謙曰始皇琅邪刻石云功蓋五帝是自以

為過堯舜統也縣石鑄鍾虞法使輕重如石之在稱也師古曰二說皆非

也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石已鑄鍾虞言其奢泰也虞

猛獸之名謂鍾鼓之柎飾為此獸虞音鉅補注先謙曰始皇紀收

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鏐金人十篩土築阿房之宮師古曰

二重各千石據此師古說是鏐虞字同篩師古曰篩為之篩音師自己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三四十世篩音山爾反

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紱世廣德師古曰紱古累字自己為子孫基業無過二

三十世者也

張晏曰夏十七世殷三十一世周三十六世

秦皇帝曰死而曰謚法是父

子名號有時相襲也曰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

師古曰復重也音扶目反故

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曰一至萬也秦皇帝計

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

然身死纔數月耳

師古曰纔音財

暫也

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

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曰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

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曰

道諛媮合苟容

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主意於邪也媮與偷同補注王念孫曰道諛即諛諛也或作道諛莊子天地篇道諛

已殺子胥導諛者眾導諛即諛諛也或作道諛莊子天地篇道諛

道言謂之諛是道與諛同義故荀子不苟篇非諛諛也漁父篇希意

篇君好諛諛而惡至言韓詩外傳並作道諛諛與導聲之轉諛諛

之為導諛及之為導及禮書三本為導導及荀子禮論篇及大戴
及案解本名當讀為導及禮書三本為導導及荀子禮論篇及大戴
若三年喪大記禫而內無哭者注禫或作道說文因禫二字或為
導其理也若皆聲轉而字異也先謙曰漢紀道諛下有者字比

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師古

曰水旁決曰潰言天下之壤如水潰補注先謙曰官本壤作壤是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

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師古曰此大雅桑柔之篇也言賢者見

何也此但畏忌犯顏得罪罰也又言言而見聽則悉意答對不見

信受則屏退也今詩本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說者又別為義與

此不同補注宋祁曰注文又言言而見聽南本浙本並無一又曰

言字余謂當存二言字先謙曰漢紀譖言則退作訟言如醉又曰

濟濟多士文王曰寧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也濟濟多威儀天

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曰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補注

先謙曰禮大學云得士而敬之則士用補注先謙曰用之有禮義

一家仁一國興仁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

補注宋祁曰禮義下語未屬疑文不足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師古曰言心實憂死則往

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絰師古曰已

斂也塗謂塗殯也錫衰十五升而三臨其喪

補注沈欽韓曰喪大記君于大夫疾三問

之在殯三往焉正義君於大夫斂是常小斂是恩賜按隱元年

謂幣也卿則小斂焉為之賜則未與而往魏書禮志太和十八年

安定王休薨高祖自薨至殯車駕三臨改服錫衰素

未斂不飲酒

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

補注沈欽韓曰春秋昭十五年有事

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公羊傳

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可也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

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

力盡死曰報其upper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

師古曰令善也聞謂聲之聞也

補注先謙曰官本忘作亡

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

師古曰術亦作述補注錢大昭曰術與述同爾

雅孫炎注述古述字術追猶詩言述追來孝也先謙曰古術述聿

聿述也詩聿修厥德後漢東平思王宇傳作述

圖所曰昭光洪業

休德師古曰圖謀也休美也

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

師古曰訢

讀與欣同

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曰承休

德師古曰厲精而為潔白也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

諸吏補注錢大昭曰諸吏中常侍皆加官中常侍得入禁中諸吏得舉法與之馳毆射獵師古曰毆與驅同

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師古曰解讀曰懈弛放也音式爾反補注宋祁曰江浙本廷作臣

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曰

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廢馬曰賦縣傳師古曰賦給與也

去諸苑曰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曰振貧民禮高年傳音張戀反

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師古曰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

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

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

師古曰衣音於既反補注沈欽韓曰書其罪於衣褶今時猶然周官司圜加明刑疏云以版牘書其罪狀與姓名著於背表示於人

是明刑也後漢書河南尹李燮遇甄邵於塗使卒投諸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先謙曰經赦之人不

復衣赭沈說乃明刑之事於憐意不而賜之衣補注先謙曰言罪人己赦歸與父子

合解見下文官本注文在衣赭下是

兄弟相見上憐其無髮則賜之巾憐其曾衣赭書背則賜之衣也文特參錯其辭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

喜師古曰說讀曰悅是曰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曰相陛下也師古

助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

之所曰順陛下也師古曰天下之人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瘡疾

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補注先謙曰說文瘡罷病也從

隆聲籀文省作瘡瘡誤字須臾猶從容延年之意也說詳韓信傳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

風師古曰鄉讀曰嚮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

狐補注宋祁曰兔疑作菟先謙曰此今字當訓為即通鑑引今作而曰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

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師古曰此大雅蕩之詩也言人初始皆庶幾於善道而少有能終之

者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曰夏歲二月師古曰時曰十月為歲首則為夏正之二月為

五月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夏音胡雅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修先王之道下則為之為作謂為謂古通

王引之云夏與漢之二月皆建卯之月也因修先王之道故以三代言之而稱夏歲二月欲明所用之二月合於古耳非謂漢之二

月在子月不在卯月也漢紀文帝紀載此文正作歲二月無夏字蓋漢初之二月與夏同故或言夏歲二月或言歲二月義得兩通若漢初以夏之二月為五月則漢月之名與夏絕殊荀悅不得省夏字矣

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師古曰言乃可恣意也補注先謙曰言乃

可從容遊豫耳非謂可恣意也古者大臣不媿師古曰媿狎也音息列反故君子不常見其齊

嚴之色肅敬之容師古曰見顯示也音胡電反補注先謙曰君子謂上也齊讀曰齋齊嚴即齊莊漢避諱改

臣不得與宴游師古曰安息曰宴與讀曰豫補注沈欽韓曰新書官人篇大臣奏事則俳優侏儒逃隱聲樂伎藝之

人不並奏君樂雅樂則大臣可以侍君樂燕樂則左右侍御者侍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

皆務其方已高其節師古曰方道也一曰方謂廉隅也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

盡心已稱大禮師古曰稱副也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

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

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

廷論議夫游不失樂補注先謙曰與樂同節也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補注先謙曰非當計

之事不軌事之大者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

諫曰為變先帝法非是補注先謙曰漢紀上書及諫除鑄錢令並列五年案除盜鑄錢令在五年據此文其

後云云是前上書不同在五年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補注

先謙曰官本訟作誦引宋祁曰誦疑作訟誦是誦說字非是王念孫云訟古通作誦史記呂后紀未敢訟言誅之漢書作誦漢書陳

湯傳谷永上疏訟湯漢紀作誦皆其證也子京疑誦當作訟而後人輒改之皆未達六書假借之旨先謙案訟作誦古借字然非所

謂六書假借之又言柴唐子為不善足已戒鄧展曰淮南傳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與

南王傳此文應云柴武子疑唐字訛先謙曰淮南傳但言棘蒲侯太子奇不云柴武柴奇也文紀作棘蒲侯柴武高五王傳稱棘蒲

侯柴將軍功臣表云棘蒲侯陳武子奇以反誅不代與柴唐無涉疑別有一柴唐章下詰責師古曰已其所上對已為錢者亡用器

也而可已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師古曰操持也音十高反令民為之

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師古曰長謂畜養也言此事宜速禁絕不可畜養補注先謙曰長久也不

可長非長久之計也顏說非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已廣諫爭

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補注先謙曰景帝中六年定鑄錢棄市律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

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曰文辯著名久之吳王曰太子事

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

引秦為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迺致其意其辭曰臣聞

秦倚曲臺之宮

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師古曰倚恃也音於綺反補注王先慎曰黃圖未央東有

曲臺殿蓋緣

懸衡天下

服虔曰關西為衡應劭曰衡平也如淳曰衡猶稱之權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師

古曰此說秦自己為威力彊固非論平法也下又言陳勝連從兵

之據則是說從橫之事耳服釋是也補注王念孫曰如說是也縣

衡天下謂法度加於天下耳李善注文選仍用如說引申子曰君

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若讀衡為從橫

之橫則縣衡二字義不可通且始皇已滅六國無庸連衡也下文

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乃說二世時事與此無涉亦非以從橫對

文也先謙曰官本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

注權作衡是也

文選不犯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補注先謙

曰文選李善注廣雅曰據引也言相引以為援也
呂叩函谷咸陽遂危
師古曰叩擊也
何則列郡

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
補注先謙曰引秦為諭以見富強不足時也其言不相親救亦與下救兵不專相應

為**今胡數涉北河之外**
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史記曰秦惠王上覆遊於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也

飛鳥下不見伏菟
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也
也師古曰覆盡是也音芳曰反補注劉奉世曰自胡涉北河以下

蘇說最近之陽已知趙連匈奴吳交越不欲斥言故謬其辭而云
胡攻趙越攻吳四國有怨救兵不專漢梁淮陽不能
鬪城不休救

助己欲吳王曉其謬辭也然文意僻澀故不可通
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
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補注宋祁曰不止姚本作不至先謙曰文選作

不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間
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

長子遂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遂弟辟疆為河
六齊望於惠后
孟

間王至子哀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
六齊望於惠后
康

日高后割齊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
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

追怨惠帝與呂后也一說惠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鴆殺之
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得免六子曰此怨之補注先謙曰惠后訓

為惠帝呂后於文不順釋詁后君也文選東京賦薛注后帝也惠
后即惠帝齊悼惠獻城陽尊魯元呂后所為皆在惠帝之世故其

子六王追怨惠帝時事一說是也割濟南琅邪乃城陽顧於盧博

在呂后稱制時與惠無涉官本注王台二字作后

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呂趙

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呂二郡王之章失職

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顧念而怨也補注齊召南

曰按地理志盧縣濟北王都博縣則濟北屬縣耳注當云盧博濟

北地先謙曰文選注引孟說又曰二郡謂城陽王喜顧念濟北王興

所封興居誅死故喜顧念而恨也案謂城陽王喜顧念濟北王興

居誅死事而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

怨天子是也師古曰三子為王謂淮南衡山濟北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欲作故

引宋祁曰別本注文自張晏至墓故漏此二十一字故報怨當作

欲報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自私怨宿忿不能為吳也若吳

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意不敢相救也師古曰二說皆非

也言諸國各有私怨欲申其志不肯專為吳非不敢相救也補注

先謙曰陽意本言諸國各有私怨欲申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諸

國不肯專為吳以兵相救即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意而謬言胡數

入邊諸國各懷私怨大王不以為憂恐無專救漢者文選注以孟

康解其文故言不專救漢如涓解其意故云不能為吳二說相成

義乃可明最為得之如說四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

國不敢相救師古駁之亦是

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還舟聚舟船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

可恃也補注劉奉世曰越水長沙者陽蓋謬言越先以水軍

前漢五十一

攻長沙而後還舟侵吳也下文云水章郡是其為文如此青陽吳地沈欽韓曰水經注引蘇林曰青陽長沙縣也輿地廣記潭州長沙縣故青陽地秦始皇二十六年荆王獻青陽以西是也先謙曰文選注蘇林曰青陽水名也案沈引蘇說此以爲水名因上云還舟引而然耳不可鮪言胡越水陸共伐漢也善云此同孟康之義也案水長沙劉說是韓退之龍說水下土亦用此為文青陽沈說是越至青陽已據上游將為吳患下文越亦益深則其辭雖使梁并淮又進然不敢斥言侵吳也其隱顯之義善注備之

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已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

水呂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應劭曰時趙王

遂北連匈奴吳王濞素事三越故鄒陽微言胡越亦自受敵救兵之不專也胡馬故曰進越水故曰深蘇林曰折截也陽知吳王陰

連結齊趙淮南胡越欲諫不敢指斥言故陳胡越之難齊趙之怨微言梁并淮陽絕越人之糧漢折西河呂輔大國已破難其計欲

隱其辭故謬言胡益進越益深為大王患之已錯亂其語若吳為憂助漢者也自此曰下乃致其意焉師古曰蘇說是補注先謙曰

官本注未有也字文選注大國謂趙也陽假言吳思助漢今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遏越人之糧漢截西河以

下而助於趙終無所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為大王患也然其意欲破吳計雖使當為乃使越人當為吳人輔當為禦言吳

趙欲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禦於趙如此則趙不得進吳不得深陽惡指斥故假胡越錯亂其

辭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先謙案梁孝王初王淮陽後徙梁仍兼

有淮陽下文所謂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故云梁并淮陽之兵下

淮東越廣陵則可以遏糧道漢兵截西河守漳水則可以助大國

之威勢而胡又益進越又益深吳趙腹背受敵其何能支不言遏

吳人之糧而言越人惡指斥之然使梁越廣陵以遏越糧則吳之

不國顯然矣此可以互文見意也大國謂漢不必指趙上云胡窺

邯鄲下云胡亦益進趙且破滅豈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

能與吳為援李注較明尚多未當

流霧雨咸集師古曰襄舉也補注宋祁曰南本徐錯改交聖王底

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師古曰底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

慮如淳曰改易精思則無國不可奸師古曰奸音干補注先謙曰

奸呂極盡謀慮也同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曰歷數王之

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

說大王之義師古曰言在下風側聽高尚美悅大王之行義也說

曰臣居魯則聞下風高讀曰悅補注先謙曰文選注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

先生之知悅先生之行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補注先謙曰

選志作至李善注云劉瓛周易注至志不可聽文

極也謂極言之據此志為至之譌臣聞鷙鳥察百不如一鶚孟

極也謂極言之據此志為至之譌臣聞鷙鳥察百不如一鶚孟

曰鷲大鷲也如涪曰鷲鳥比諸侯鷲比天子師古曰鷲擊之鳥夫鷹鷲之屬也鷲自大鳥而鷲者耳非鷲也象古累字鷲音愕

全趙之時服虔曰全趙趙未分之時補注先謙曰全趙之時猶韓安國傳云全代之時也文選注引應劭曰後分為三

武力鼎士袷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師古曰袷服盛服也鼎士舉鼎之士也叢臺趙王之

臺也在邯鄲袷音州縣之縣補注錢大昭曰說文袷衣服也服即袷服也袷字在新附中亦謂之袴服左僖五年傳均服振振服虔

願令補服為黑服古戎服尚黑戰國策左師觸龍曰老臣賤息舒祺

曰袷服大盛玄黃服也鼎士師古曰幽王謂趙幽王友

也湛讀曰沈沈患言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

西也師古曰厲王淮南厲王長也然而計議不得補注先謙曰然

古者而與則同義故然則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師古曰諸

謂孟賁皆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師古曰畫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

寒心銷志不明求衣張晏曰據函谷關立為天子諸國聞文帝入

明意不安也臣瓚曰文帝入關而立曰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慄未明而起師古曰瓚說是補注先謙曰寒心如履冰也銷志戒逸

樂也官本注 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襄義父之後應劭曰

未有也字 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襄郊儀父也師古曰立天子謂立為天子也義讀曰儀父讀曰甫

深割嬰兒王之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小嬰兒者文

揖為梁王師古曰或說是也補注劉奉世曰使東牟朱虛東言其

東使就王封也案東使亦而義父者似謂悼惠而不可考據襄其

後故封其子皆為王封時有幼者故舉言嬰兒也下文自言梁代

淮陽文三子是矣則知此或說非也先謙曰義父文選作儀父據

劉說疑是悼惠字也壤子王梁代如淳曰文帝之二子晉灼曰揚

遠引邾子故為不倫壤子王梁代雄方言梁益之閒所愛謂其肥

盛曰壤或曰言深割嬰兒王之壤壤土也壤字當上屬也師古曰

或說非也補注宋祁曰注文江浙本謂作諱於理最切言謂者漫

而無統沈欽韓曰方言壤盛也秦晉或曰壤梁益之間凡人言盛
及其所愛偉其肥盛謂之壤注肥壤多肉也李善引方言注作諱
按此壤子解作盛子不可通穀梁隱三年傳吐者外壤食者內壤
疏引麋信云齊魯之間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壤子謂
出土分與諸子也先謙曰文三王傳代王益曰淮陽補注先謙曰
武徙王淮陽復徙王梁太原王參徙王代益曰淮陽補注先謙曰
武自淮陽徙王梁史表云淮陽為郡是時蓋併卒仆濟北囚弟於
屬梁賈誼傳所云割淮陽北邊列城以益梁也卒仆濟北囚弟於
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應劭曰仆僵仆也濟北王興居反見誅

雍所已然者坐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師古曰仆音赴補注先謙曰新垣平以謀反誅也言濟北厲王之死皆以象平等故非天子恩不厚也應說曲矣卒終也象似也

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知補注先謙曰謂漢用事大臣深謀難測如鼂錯是也

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如涪曰新垣平詐言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

氣鼎其在乎弗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則我吳遺嗣不可期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服虔曰過誤也

於世矣師古曰言吳當絕滅無遺嗣也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祖呂水灌其

城破之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水作灌下荆王作項王皆淺人妄改兵不畱行師古曰言無所稽畱不廢於行補注先謙

曰文選注攻之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張晏曰項羽自號西楚霸王

水攻則章邯已亡其城陸擊則荆王已失其地如涪曰荆亦楚也謂項羽敗走此

皆國家之不幾者也應劭曰言不可庶幾也李奇曰不但幾微乃著見也或曰幾危也此數事於國家皆無危

險之慮也師古曰言漢朝之安諸侯不當妄起邪意應說是也補注劉攽曰幾讀曰冀先謙曰國家謂吳言高帝之成功有天命非

今所可願大王孰察之吳王不內其言補注宋祁曰內疑作納先幾幸也

謙曰內即納不勞改字

是時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

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為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師古曰忼音口朗反

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師古曰介謂間廁也補注周壽昌曰介特也言陽特立於勝詭之間不肯苟合故勝

等疾之先謙曰勝詭見梁孝王傳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古曰惡謂讒毀也其下亦同孝王怒下

陽吏將殺之陽客游曰讒見禽恐死而負案師古曰案音力瑞反補注先謙曰武紀云

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言為世所詬病也遭讒而死身被惡名是負案也迺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

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已為然徒虛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

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

貫日也如瀆曰白虹兵象日為君為燕丹表可克之兆師古曰精

誠若斯太子尚畏而不信也太白食昂義亦如之補注王先慎曰

集解引如瀆曰白虹兵象日為君列士傳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

白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不立太子曰吾知其

然也師古曰選引如說同李善索隱王劭又云軻將入秦待其客未發

太子丹疑其畏懼故曰畏之其解不如見虹貫日不徹也先慎按

如李泥於正文以見虹貫日不徹知事不成釋此文畏字之義衛

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食干歷之也如涪曰太白天之將軍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補注先謙曰官本無

誠字引宋祁曰精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左右

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師古曰言左右不明者不欲斥王也訊謂鞠問也音信補注先謙曰官本鞠作

鞫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

獻寶楚王誅之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刑其右足武王歿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刑其

左足至成王時抱其璞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果李斯竭忠胡亥

得寶玉也補注宋祁曰玉人南浙本並作玉尹

極刑張晏曰李斯諫二世以是呂箕子陽狂接輿避世張晏曰接輿楚賢人

陽狂避世師古曰輿音弋於反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

胡亥之聽師古曰以謬聽母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

為後後猶下也

心子胥鴟夷

應劭曰吳王取馬革為鴟夷受子胥沈之江鴟夷楛形師古曰鴟夷即今之盛酒鴟夷勝補注宋祁曰勝

字下當有也字先謙曰索隱韋昭云以皮作鴟鳥形名曰鴟夷鴟夷皮楛也服虔云用馬革作囊以裹尸投之於江臣始不

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

孟康曰初相識至白

頭不相知補注宋祁曰此注未安越本孟康作師古南本初相識作初不相識先謙曰初相識謂識面也至白頭不相知謂不知心

也故尙如新識面之人注文不誤宋說誤也集解引桓譚新論言內有以相知與否不在新故也文選注引漢書音義曰或初不相

識相知至白頭不相知即引孟注於至傾蓋如故

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補

字上妄增不相知三字文義益不可通傾蓋而語又志林云傾蓋者道行相遇輒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歛

之義故云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曰奉

丹事 張晏曰於期為秦將被讒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燕遣荆軻欲刺秦王於期自刎首令軻齎往師古曰之往也藉

假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到曰卻齊而存魏

孟康曰王奢齊臣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

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曰奢故也義不苟生曰為魏累遂自到也

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

秦而故於燕魏也所曰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

是曰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

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晉灼曰說

齊宣王使還燕十城又令閔王厚葬呂弊齊終死為燕也師古曰

尾生古之信士守志亡軀故曰為喻補注沈欽韓曰韓策公仲數

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蘇代曰此方其為尾生之時也與此語類

晉注令閔王厚葬以敵齊此蘇代為燕昭王非蘇秦也秦傾齊之

事亦不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 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

止一端厚遇之還拔中山 補注先謙曰魏世家樂羊為魏文侯拔中山說

苑復恩篇吳起為魏將攻中山為軍人吮疽無白圭取中山事圭

與孟子同時問答據呂覽先識篇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

白圭辭去又之齊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圭云二國

有五盡必亡後中山果亡於趙齊湣王為燕所破殺與孟子時事

昭合是圭實當後中山亡時若前中山之見滅於魏時代不相及

也此蓋別一白圭與樂羊吳起同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

時為魏將兵者官本注不重魏字

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曰馱馱 孟康曰馱馱駿馬也生七

有讒謗而更食曰珍奇之味師白圭顯於中山 師古曰曰拔中山

古曰食讀曰飮馱音決馱音題

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呂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

相信 師古曰豈移於浮辭哉 師古曰不曰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

析分也

相

信

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

士無賢不肖

補注宋祁曰南本賢下有愚字衍字不可從

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臙脚於

宋宰相中山

蘇林曰六國時人被此刑也補注先謙曰集解晉灼曰司馬喜三相中山索隱事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

范睢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

應劭曰魏人也魏相魏齊疑其已國陰事告齊乃掠答數百拉脅折

齒師古曰後入秦為相封為應侯拉摧也音盧合反補注錢大昭曰文選拉作摺案春秋公羊傳莊公元年拉幹而殺之史記公子

彭生抱魯桓公上車摺其脅楊雄傳范睢以折摺而危穰侯晉灼曰摺古拉字先謙曰索隱應侯傳作折脅摺齒是也說文云拉摧

也音力

荅反 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

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

師古曰言直道而行不求朋黨之助謂忠信必可恃也畫計也音獲補注先謙曰信

必然之畫以為計畫必行

是曰申徒狄蹈雍之河

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雍之河

雍州之河也師古曰雍者河水溢出為小流也言狄初因蹈雍遂入大河也爾雅曰水自河出為雍又曰江有沔河有雍雍音於龍

反服虔曰雍州之河非也補注王念孫曰雍讀為饗謂蹈饗而自沈於河也并九二饗敝漏釋文饗作雍北山經縣雍之山郭璞曰

音汲饗水經晉水篇作縣饗是饗與雍古字通也史記作申徒狄自沈於河索隱曰新序作抱饗自沈於河

言抱饗此言蹈饗義相近也蹈饗之河負石入海皆欲其速沈於水耳莊子謂申徒狄負石自投於河意與此同漢紀孝成紀荀悅

曰雖死猶懼形骸之不深魂神之不遠故徐衍負石入海申徒狄

蹈糞之河此尤其明證也服虔以為蹈雍州之河師古以為初蹈

雍遂入河皆失之遠矣先謙曰官本注人也作介士也下服虔曰

作服云索隱莊子申徒狄諫而不用負石自投於河韋昭云六國

時人漢書云自沈於雍河是小司馬所見漢書本又為後人因誤注而妄改也

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周也師古曰負石者欲速沈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論語讖曰徐

衍負石伐子自狸守分亡身握石失軀宋均曰狸猶殺也力之切

不容於世補注宋祁曰容字下一添義不苟取比周於朝曰移主

上之心師古曰比音頻寐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言皆義不苟取

朋黨比周相權杜預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曰政應劭

曰比近也周密也人也聞秦繆公賢欲往干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曰國應劭曰

之乏資乞食曰自致也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

舜禪短布單衣適至甯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

召與語說之曰為大夫師古曰矸字與岸同甯脛也薄止也甯音

下諫反曼音莫幹反補注宋祁曰注文高字合作商韓昌黎詩云

為我商聲謳乃用此事也浙本亦作商作高蓋監本誤刊耳先謙

曰宋說是也集解引應劭說正作商歌索隱商歌者謂為商聲而

歌也或云商旅之歌也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

說並通案商旅之說誤也

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

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

師古曰季孫魯大夫

季桓子也名斯論語云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蓋桓子故使定公受齊之女樂欲令去孔子也

宋任子

冉之計囚墨翟

文穎曰子冉子罕也補注齊召南曰子冉史記作子罕故文穎以為一人先謙曰顧炎武云案子罕

是魯襄公時人墨翟在孔子之後子冉當另是一人文穎注非也索隱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二十九年左

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冉為是不知何如也

夫曰孔墨之辯不

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已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

師古曰美金見

毀眾共疑之數被燒鍊已至銷鑠讒佞之人肆其詐巧離散骨肉而不覺知補注沈欽韓曰周語眾志成城眾口鑠金注眾口所詛

雖金猶可消鬼谷子權篇眾口鑠金言有曲故也御覽八百十一風俗通稱俗說云云與師古同非本意也先謙曰索隱大顏云讒

人積久譖毀則父兄自相誅戮骨肉為之消滅也此師古所本案金骨皆以最堅者言眾口積毀雖金可鑠骨可銷也不當如顏說

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

師古曰伯讀曰霸

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

師古

曰齊之二王諡也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相刺篇越人夷吾戎人由余待譯而後通並顯齊秦則子臧又名夷吾沈曾植曰潛夫論

論榮篇由余生於五狄越象產於八蠻而功顯齊秦德立諸夏越象與由余並舉疑即子臧史記作越人蒙蒙蓋象字之誤先謙曰索隱引張晏云子臧或是越人蒙字也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

補注先謙曰係繫二字不當連用史記文選係作拘是也奇偏無義史記作阿偏奇與阿形近致誤也史記文選並無浮字公

聽並觀垂明當世師古曰公聽言不私也並觀所見齊同也補注先謙曰顏說非文選李善注並觀言無偏也

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

管蔡是矣師古曰朱丹朱堯子象舜弟管蔡周之二叔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丹朱堯子讎敵未聞按書云無若丹朱傲

惟慢遊是好暴虐是作朋淫于家其與父為讎可知也史記作則骨肉出逐不收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

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師古曰侔等也伯讀曰霸補注宋祁

曰郭去而字一本是曰聖王覺寤損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

為字下有比字應劭曰燕王噲賢其相子之欲禪曰燕國國乃大亂田常陳恆也齊簡公悅之而殺簡公今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師古曰

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官本損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

作捐是史記同而下衍能字者觀其胎產師古曰武王克商反其故政乃封修之補注先謙曰索隱案封比干之後後謂子也不見其文尚書作封比干之墓又

唯云剗剔孕婦則武王雖反商政亦未必修孕婦之墓也故功業覆於天下師古曰覆猶被也何則欲

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張晏

曰寺人勃鞞為晉獻公逐文公斬其祛及文公即位用其言呂免呂卻之難管仲射中桓公帶鉤而用為相師古曰伯讀為霸下皆類此補注宋祁曰

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已虛辭借也補注

先謙曰文選加作嘉不可上有此字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卒車

裂之師古曰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已

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師古曰叔敖三為楚相而三去之縉王

者眾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於楚之士

禮愈恭是已不得罪於楚人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縉作狐仕作

何而不作而身是文選注史記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

之三月而相楚三為相而不喜知其材自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

灌園師古曰於陵地名也子仲陳仲子也其先與齊同族兄載為

仲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溢聘之欲已為相仲子不許遂夫

是溢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補注王文彬曰文選

思必報案報當屬士言豫讓所謂眾人遇我以眾人報之國士遇

我以國士報之也人主推誠隆禮以待士自為可報之地陽欲梁

王懷此意也觀下文架犬陌客荆披心腹見情素師古曰見顯示

軻要離云云語意自明李說未合披心腹見情素師古曰見顯示

向也補注王念孫曰師古以鄭注中庸訓素為向故以素為心所

向然非此所謂素也情素猶情實也下文云濟北見情實即此所

謂見情素也文選謝靈運還舊園詩注引史記披心腹示情素麟

傳而釋之曰素猶實也俗作慤集韻曰慤誠也情素與心腹對文

則素非心所向之謂王文彬曰顏訓素為心所向是心所向為素

猶心所向之為志也後漢張衡傳注素猶志也但此非素本義說文

縈下云白繒也管子水地篇注無色謂之素蓋素為質始推言

補注王文彬曰文選

注言士有功可報者

師古曰見顯示

師古曰見顯示

師古曰見顯示

師古曰見顯示

師古曰見顯示

師古曰見顯示

師古曰見顯示

師古曰見顯示

師古曰見顯示

師古曰見顯示

而語直先謙曰史記文選並作狗李善注戰國策刁
鞮謂田單曰跖之狗或吠堯非其主也吠音吠並同
跖之客可使

刺由應劭曰盜跖之客為其人使刺由由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

聖王之資乎然則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應劭曰

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也吳王闔閭欲殺王

子慶忌要離詐呂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呂劍刺

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師古曰此說云湛七族無荆

字也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定何人也湛讀

曰沈補注劉敞曰王充書言秦怨荆軻并殺其九族殺則是湛矣

非必沈之水也宋祁曰淳化本作荆軻景祐本無荆字按浙本郭

本去荆字云據注無荆字南本徐鍇亦減荆字錢大昭曰閩本則

下有荆字王念孫曰劉說是也論衡語增篇云傳語云町町若荆

軻之閩言荆軻為燕太子刺秦王誅軻九族其後恚恨不已

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町町此言增之也夫秦雖無道無

為盡誅荆軻之里或時誅軻九族九族眾多同里而處好增事者

則言町町也仲任不信町町之說而信滅九族之語九族七族小

異而大同則漢時傳語固自有荆軻滅族之事矣且荆軻湛七族

要離燔妻子相對為文則正文內當有荆字若無荆字則應注當

云軻荆軻也今直云荆軻為燕刺秦始皇則正文元有荆字甚明

師古所見本偶脫荆字遂云不知何人誤矣諸校本去荆字即惑

於師古之說也史記新序文選皆有荆字先謙曰治要引此文亦

有荆字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云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軻湛

前漢五十一

七族即此文明有荆字師古未深考耳索隱七族父之姓一也
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女之子四也母之姓五也從子六也
及妻父母凡七族也要離事見呂氏春秋先謙案張說曾祖至曾
孫無同在一時被誅之理索隱說是論衡云九族眾多同里而處
亦以戚族言也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呂閻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

眇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奇蘇林曰柢音帶張晏曰柢根下本也

輪困離奇委曲盤戾也師古曰蟠木屈曲之木也困音去輪反離
音力爾反奇音於綺反一曰離奇各讀如本字補注先謙曰離奇

史記作離詭而為萬乘器者已左右先為之容也師古曰萬乘器天子車輿之屬也容謂彫

刻加飾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柢怨結而不見德師古曰隨國之侯見

大蛇傷者療而愈之蛇銜明珠已報其德故稱隨珠和氏之璧即
卞和所獻之玉耳音支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雖出隨侯之

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文選同末句作柢足有人先游則

結怨而不見德此傳寫誤倒治要引此文亦作結怨有人先游則

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師古曰先游謂進納之也樹立也補今夫

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師古曰衣食不充故羸雖蒙堯舜

之術挾伊管之辯師古曰伊伊尹管仲補注先謙曰史記文選

蒙作包索隱謂蒙被堯舜之道也是小司馬所

見本與漢書同 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

當世之君師古曰開謂陳說也補注王念孫曰文選李善注引小雅曰開達也念孫按李說是先謙曰史記文選作雖竭

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 則人主必襲案劍相晒之迹矣師古曰襲重也言躡其故跡也是

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巧株之資也補注先謙曰巧官本作朽是史記同 是呂聖

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呂其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師

古曰此說非也陶家名轉者為鈞蓋取周回調鈞耳言聖王制馭天下亦猶陶人轉鈞非陶家轉象天也 而不牽乎卑

亂之語不奪乎眾多之口師古曰奪者言欲行善道而為佞人奪其計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亂作辭引宋

卑辭注先謙謂下言語上不得言辭史漢本是也 故秦皇帝任

中庶子蒙之言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書本蒙下輒加恬字非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史記秦王寵臣中

庶子蒙嘉為先言於秦王非蒙恬亦非蒙名傳文脫嘉字耳先謙案蒙嘉事并見燕策新序此文史記文選皆作蒙嘉 呂信

荆軻而匕首竊發師古曰七首短劍也 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

呂王天下應劭曰西伯出遇呂尚於渭之陽與語大悅因載歸 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

王師古曰言文王之得太公非因舊故若烏鳥之暴集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觀卒遇共成王功若烏鳥之

暴集也皆非也亡史記作殺秦任蒙嘉未為荆軻所殺亦未以此亡國是

信左右不得指蒙嘉則用烏集亦不指太公也秦二世信趙高殺

身亡國是信左右而殺亡也烏集猶言烏合文選曹元首六代論

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眾李善注引曾子曰烏合之眾初

雖相歡後必相吐是以烏集為烏合也周武王伐紂至孟津八百

諸侯不期而會若烏鳥之集然是用何則曰其能越轡拘之語馳

烏集而王也文意承上文推究言之

域外之議師古曰攣音力全反獨觀乎昭曠之道也師古曰昭明也曠廣也今人主沈

諂之辭牽帷牆之制孟康曰言為左右便僻侍帷牆臣妾所見

集解引漢書音義亦作帷裳鄭子孟據此是漢書本有作裳者文

選作牆李善引音義作帷牆先謙案玉篇牆同牆注僻當為辟使

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師古曰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也皁

皁日皁皁音在早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漢書音義曰皁食馬器

以木作如槽索隱引韋昭云皁養馬之官下士也養馬之官其衣

皁也又郭璞云皁養馬之器也先謙案韋說非也牛不當與驥同

皁故以喻賢愚雜處此文用牛驥又不同總謂牛馬畜類耳官本

歷作杼字同此鮑焦所已憤於世也孟康曰周之介士也師古曰鮑焦

怨時之不用己采蔬於道子貢難

曰非其時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棄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蔬謂菜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文選世下有而不留富貴之樂七字索隱此事見莊子及說苑韓詩外傳小有不同李善注引列士傳與顏說同蔬皆作蔬末云蔬即古蔬字案此注亦當作蔬後人妄加草耳若本作蔬顏無須加釋云蔬謂菜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曰私汗義底厲名號者

不曰利傷行

師古曰底厲言其自修廉隅若磨厲於石也

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

師古曰曾

子至孝曰勝母之名不順故不入也補注先謙曰史記里作縣索隱淮南子及鹽鐵論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名不順也尸子以為

孔子至勝母縣暮而不宿其說不同

邑號朝歌墨子回車

晉灼曰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師古曰朝歌

殷之邑名也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入朝歌

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

於位勢之貴

師古曰寥廓遠大之度也脅迫也寥音聊

回面汗行曰事諂諛之人

師古曰回

邪也汗不潔也音一故反或曰汗曲也音一胡反補注沈欽韓曰荀子勸學篇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王先慎曰案回訓為邪邪面不詞說文回轉也後漢郎顛傳注回易也孟子梁惠王下篇注面向也廣雅釋詁嚮字此謂轉易其向而汗穢其行耳史記司馬相如傳回首面內即回面之意後漢西南夷傳論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晉書應貞傳方隅回面並與此義同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師古曰堀與窟同澤無水

曰藪補注先謙曰巖藪史記作巖巖集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
解並為巖巖作注是此文傳本不同

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初勝詭欲使王求為漢嗣王

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補注先謙曰太后宮自使梁國士眾

築作甬道朝太后補注先謙曰自王邸至太后宮門築甬道通往來爰盎等皆建曰為不

可師古曰建謂立議天子不許梁王怒令人刺殺盎上疑梁殺之使者冠

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曰為不可故見讒枚先

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師古曰先生枚乘夫子嚴忌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

迺思陽言深辭謝之補注先謙曰深辭猶深談也齋曰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

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師古曰素與相知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

曰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

也曰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補注先謙曰言以太后之尊且親不能止也況臣

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曰十數得茅焦為

廓大義鄭氏曰齊人也應劭曰茅焦諫云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臣竊

為陛下危之臣所言畢乃解衣趨鑊始皇下殿左手接之曰先生起矣即迎太后遂為母子如初始皇非能說其

言也迺自強從之耳師古曰說茅焦亦塵脫死如毛釐耳師古曰

言纔免於死也塵音巨刃反補注先謙曰塵與僅同毛與毫同釐與釐同公羊昭二十四年杞伯鬱釐釋文釐本作釐墨子禽滑釐

本書儒林傳作禽滑釐言茅焦僅免於死祇如毫釐之差耳文三王傳毛釐過失亡不畢陳與此同也故事所已難

者也今子欲安之乎師古曰安焉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

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

行月餘莫能為謀還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為如何王先生曰吾

先日欲獻愚計已為眾不可蓋師古曰蓋覆蔽也補注周壽昌竊

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鄒陽發

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王

美人兄也後封為蓋侯補注先謙曰王美人即孝鄒陽留數日乘

閒而請曰師古曰閒謂空

臣非為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師古

曰使令謂役使之人也令音力成反

愚戇竊不自料願有謁也師古曰料量也謁告也

長君跪

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師古曰言獨一耳無所比類也

而

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盡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

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師古曰怫鬱蘊積也怫音佛

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

長君危於縶卵師古曰縶卵者言其將墮而破碎也

竊為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將

為之柰何師古曰懼讀曰瞿音居具反瞿然無守之貌

陽曰長君誠能精為上言之補注

先謙曰呂覽博志篇注精微密也

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

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如淳曰太后宮及帝宮也

金城之固也

師古曰言其榮寵無極不可壞故取喻於金城也

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

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曰曰殺舜為事師古曰言日日欲殺也

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卑服虔曰音界子之界也師古曰地名也音鼻今鼻亭是也在零陵

夫

仁人之於兄弟無臧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已後世稱之魯公

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師古曰慶父莊公弟也子般莊公太子也僕人即鄧扈樂也父讀曰甫般字與班同

獄有所歸師古曰歸罪於鄧扈樂也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師古曰季友慶父之弟不探慶父本

情而誅扈樂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師古曰慶父出奔季友縱而不追免其賊亂之罪

春秋曰為親親之道也師古曰公羊之說也魯哀姜薨於夷孔子

曰齊桓公法而不譎曰為過也師古曰哀姜莊公夫人也淫於二叔而豫殺閔公齊人殺之於夷夷

齊地也法而不譎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已免其親也補注王念孫曰法猶正也故論語作正而不譎僖二十年穀梁傳南門者

法門也法門即正門史記賈生傳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法制度即正制度荀子性惡篇云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法之

又云凡禹之所以為禹者以其為仁義法正也家語七十二弟子篇云高柴為人篤孝而有法正大戴禮勸學篇夫水出量必平似

正荀子宥坐篇正作法是法與正同曰是說天子微幸梁事不奏義師古以法為守法則於義稍迂

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補注先謙曰此與文三王傳合

事果得不治初吳王濞與七國謀反補注先謙曰七國者連吳數之去吳則為六國七當為六

字之誤下文枚乘傳吳王遂與六國謀反是其證及發齊濟北兩國城守不行漢既破吳

齊王自殺不得立嗣補注劉奉世曰齊孝王自殺景帝聞之以為首善即立其子此云不得立嗣者蓋嘗有為

此議者耳濟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攬謂濟北王曰師

曰攬音俱畧反補注何焯曰攬事與鄒陽相似牽連書之先謙曰漢紀攬作蠟臣請試為大王明說梁王

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攬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

東接疆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張晏曰四方受敵濟北居中央

為五晉灼曰四分即權不足已自守勁不足已扞寇師古曰扞禦也音胡旦反

補注王念孫曰勁當為執字之誤也裕書執字作執足守國執弱則不足以扞寇執與權正相對若作勁則與權不

相對矣師古云權謀勁力不能扞守加謀力二字以曲通其義而不知勁為執之譌也漢紀孝景紀作勢不足以扞寇以是明之

又非有奇怪云已待難也如淳曰非有奇材異計欲已為亂逆也但假權許吳已避其禍耳晉灼曰非有

已怪異之心而城守須待變難而應吳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此言權謀勁力既不能扞守又無奇怪神靈可已禦難恐不自全故

墜言於吳也補注宋祁曰徐階改云作亡子謂云義安不須改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蘇林曰

也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呂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為

其言生易死呂存易亡也師古曰祭仲鄭大夫祭足也事鄭莊公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而宋

大夫雍氏呂女妻莊公而生突昭公既立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

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呂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言足脅

於大國苟順其心欲呂全昭公也祭音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

側界反補注宋祁曰亡也邵本無也字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

之端師古曰鄉讀曰嚮見謂顯也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張晏曰歷過畢招燕

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今吳楚之王

練諸侯之兵歐白徒之眾師古曰練選也歐與驅同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矣補注沈欽韓

日管子乘馬篇四乘其甲二十有八白徒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

底節堅守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師古曰半步曰跬音空索反補注宋祁曰

跬步獨進一作行義直可行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

呂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疆師古曰區區小貌也是呂羔犢之弱而扞虎

狼之敵也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功義

如此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案足撫衿師古曰脅翕也謂斂也使有自悔不

前之心張晏曰悔不與吳西也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

料之師古曰料量也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

師古曰西山謂嶠及華山也抵至也攘袂也袂衣袖也攘袂猶今人云掉臂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

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師古曰淪入也補注先願大王

留意詳惟之師古曰惟思也孝王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使人馳已聞濟北王得

不坐徙封於淄川補注先謙曰官本有也字引宋祁曰姚本及越本並無也字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

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補注錢大昭曰說苑正諫篇孝景帝時吳王濞

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之為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云云與此不同攷鄒陽傳亦云陽與吳嚴忌枚

乘等俱仕吳疑說苑誤也先謙曰乘游梁後上書重諫吳王合如說苑所稱特以後事加前書為不同也文選作得全者昌失全者

亡齊世家滔于髡曰舜無立錐之地已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已得全全昌失全全亡

王諸侯

師古曰聚聚邑也音才喻反補注先謙曰選注韓子曰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史記蘇秦言趙王曰舜無思

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為天子誠得其道者也湯武之士不過百里

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

師古曰德政和平上感天象則

日月星辰無有錯謬故言不絕三光之明也

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曰直

諫

師古曰言父子君臣其義一也

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

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曰一縷之任係千鈞

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

也馬方駭鼓而驚之

師古曰駭亦驚也鼓擊鼓也

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

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已復出

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孔叢子曰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子貢曰今子士

也位卑圖大殆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於不測之深旁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

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自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亥曰吾已矣其出不出

間不容髮

蘇林曰改計取福正在今日言其激切甚急也

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

師古曰脫

者免於禍也音土活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孫必若所欲為危於

案卯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補注先謙曰官本太作泰今欲

極天命之壽傲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師古曰傲盡也不出反掌之

易曰居泰山之安而欲乘案卯之危走上天之難師古曰走趨也音奏此

愚臣之所曰為大王惑也補注宋祁曰景德本云此愚臣之所大

是也有此三字則文義不順後人以下文復說吳王書云此臣之

要皆無此三字說苑正諫篇同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

愈疾師古曰背音步內反補注先謙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補注

王念孫曰知當為如字之誤也不如二字與下文兩莫若一不如

文同一例不如就陰而止與下文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亦交同一

例若作不知則與下文不合矣或曰莊子漁父篇人有畏景惡迹

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鄭氏曰音悽愴之滄

南漢王十一

言

文音字上當有滄字注須復文為訓故必待滄字乃足沈欽韓曰逸周書天地之間有滄熱善用道者絕無竭孔晁注滄寒也

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師古曰炊謂爨火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補注先謙曰文

選注呂氏春秋曰夫湯止沸沸愈不止去火則止矣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

救火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文子曰不治其本而救其末無異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

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補注先謙曰文選注戰國策蘇厲謂周君曰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

步而射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補注先謙曰楊葉百發百中大言其至小也然

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師古曰乘自謂田基為不曉射也

非止見百步之中故謂田基為不曉射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服虔曰基胎皆始也納其基絕其

胎禍何自來師古曰納猶藏也何自來言無所從來也補注先謙曰顏訓納為藏未合納猶受也禮記祭則受福書云

以並受此不丕基泰山之雷穿石補注先謙曰說文雷屋水流也引申之山水自上下流亦謂之

雷單極之統斷幹孟康曰西方人名屋梁謂極單一也一梁謂井鹿盧也言鹿盧為綆索久鏗斷井幹也晉灼曰

統古綆字也單盡也盡極之綆斷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為汲索所契傷也師古曰晉說近之幹者交木井上呂為欄者也孟云鹿

盧失其義矣統綆皆音鯁契皆刻也音口計反補注錢大昭曰此句說苑作引繩久之乃以擊木幹當作韓說文韓井垣也从韋取其市也軌聲井韓是井上木欄久汲為綆契斷沈欽韓曰孟說是也莊子則陽篇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司馬彪云極屋棟也又文選西京賦薛注三輔名梁為極余曰驗河陝間於高阜穿井深蓋數十丈橫木為梁兩頭鹿盧綆之繞梁鏤者數寸文人轉汲聲聞百步先謙曰文選單作彈李善注彈盡也與晉說同據沈曰驗孟義優矣文選加石為彈不可從官本注梁下謂作為謂為同字

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

師古曰靡盡也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百六十

三引尸子語與此同索作繩先謙曰漸音漸漬之漸靡音摩說詳淮南衡山濟北王傳贊顏說非

夫銖銖而稱之

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

鄭氏曰石百二十斤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

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師古曰言自小小

石稱丈量徑而寡失

呂至於大數則有輕重不同也度音徒各反師古曰徑直也補注沈欽韓曰文子上德篇循繩而斷即不過懸衡而量即不差又上仁篇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淮南秦族說苑叢

談並

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

師古曰如

之生牙也搔謂抓也搔音索高反抓音莊交反補注沈欽韓曰莊子人問世音義崔云環八尺為一圍先謙曰文選注尸子曰于丈

之木始若蘖足易去也莊子曰豫樟初生可抓而絕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底厲不見

其損有時而盡師古曰礪亦磨也底柔石也厲種樹畜養不見其

益有時而大積德業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

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

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鼂錯為漢定制

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師古曰鄉呂誅錯為

名漢聞之斬錯呂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補注劉攽曰此枚乘說

寓言爾故言齊王殺身等事不同又邛笮武帝始通此已云南距

羌笮之塞益知其非先謙曰顧炎武云上云吳王不納乘等去而

之梁此云復說吳王蓋吳王舉兵之時乘已家居而復與之書不

然無緣復說也何焯云前篇儒者之文此作迴別高下劉氏以為

後人以吳事寓言是也先謙案據說苑言梁孝王中郎枚乘為書

諫吳王稱君王之外臣乘云云觀上是乘在梁寓書吳王實有其

事特所錄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師古曰即今

書異耳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榆林關在勝州榆林縣東三十里東北臨

河秦卻匈奴之處隋開皇三年於此築城置榆林關城南至上都

一千八百六十八里方輿紀要秦置榆中關在廢勝州北即榆溪

塞按始皇本紀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

陰山三十六年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正義曰北河謂勝州也榆中

卽今勝州榆林縣徐廣謂金城之榆中非也秦長城起自臨洮今

洮州廳是未得至西羌所居榆中也又趙策武靈王胡服率騎入

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榆中辟地千里又

趙世家秦之上郡近扞關至於榆南距羌笮之塞師古曰笮西南

中者干五百里皆謂榆林地也夷也音才各反

補注宋祁曰笮當從艸下同王念孫曰史記西南夷傳云秦時常

類略通五尺道此諸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

而關蜀故微禮書是秦已通西南夷而於諸國置吏及漢初復棄

之而關蜀故微也司馬相如傳載相如之言亦云邛笮冉駹秦時

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此言秦南距羌笮正與二傳合貢父云

邛笮武帝始通此云秦南距羌笮之塞非特未之考耳先謙曰官

本注才作力東當六國之從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六國乘信陵之籍孟康曰魏公

陵君无忌常總五國卻秦有地資也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

補注先謙曰籍讀曰藉本書通作

力一心已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

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修戎狄

之義師古曰修恩義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

之所明知也師古曰地十倍於秦眾百倍於秦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

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曰為吳禍師古曰言勸王之反則於吳為禍也此臣

所曰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曰訾於漢李奇曰訾量也師古曰音子私反譬猶蠅

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師古曰蚋蚊屬也齒謂當之也蚋音芮又

音人悅反補注先謙曰文選牛作羊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師古曰失職謂被削黜

失其常分今漢親誅其三公曰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

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

而居過於中國師古曰隱匿謂僻在東南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作韋昭夫漢并二十四郡十

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

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王也四方更輸錯互更出攻也如淳曰東方諸郡曰封王侯不曰封者二十四耳時七國謀反

其餘不反者十七也東山吳王之府藏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言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軌而輸雜出貢賦入於天子猶

不如吳之富也補注王念孫曰方猶並也言郡國之貢賦並輸雜出運行不絕也淮南汜論篇注方並也微子曰小民方興相為敵

讎宋世家方作並荀子正論篇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也漢書刑法志並作方是方與並同義呂刑方告無辜於上謂

並告無辜也鄉射禮不方足謂不並足也爾雅大夫方舟謂並兩舟也沈曾植曰地理志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此所謂東山蓋即章山也先謙曰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是訓並乃方本義也東山文選誤山東又注引張云錯互出攻明此注下更字衍

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如漭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

自給也晉灼曰海陵海中山為倉也臣瓚曰海陵縣名也有吳大倉師古曰瓚說是也鄉讀曰嚮補注錢大昭曰海陵屬臨淮郡先

謙曰今秦州治官修治上林雜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本大倉作太倉

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孟康曰呂江水洲為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吳東補注宋祁曰注文吳苑字下當有也字沈欽韓曰

元和志長洲苑在蘇州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安臺

臨道上蘇林曰吳曰海水朝夕為池也師古曰三輔黃圖未央宮有曲臺殿補注宋祁曰注文上字下當有也字先謙曰朝夕之池

史記曰者傳所謂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也朝夕後為潮深壁高

壘副曰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曰為大王樂也師古曰言其富饒及

游宴之處踰天子也補注宋祁曰景祐本無以字王念孫曰景祐

本是也此以字涉上文此臣所以為大王患而衍上文當有以字此不當有三復之而其義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師古曰十

自明漢紀文選皆無以字

冀五分無患故云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

林黃頭循江而下蘇林曰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也張晏曰天子舟立黃旄於其端也師古曰鄧通已擢船為黃

頭郎蘇說是也補注沈欽韓曰羽林騎自太初以後始有此篇蓋出後人假託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

之饜道師古曰饜古餉字補注錢大昭曰魯東海漢紀作虜東海之地先謙曰文選注吳饜軍自海入河故命魯國入東海

郡以絕其道也地理志有魯國東海郡梁王飭車騎習戰射師古曰飭與積粟固守勅同飭整也

呂備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夫三淮

南之計不負其約晉灼曰吳楚反皆守約不從也齊王殺身呂滅其跡晉灼曰齊

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後纒布聞齊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師古曰齊王傳云吳楚已平齊王乃自殺今此枚乘諫書即

已稱之二傳不四國不得出兵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南淄川王也發兵應吳楚皆見誅補

同當有誤者注先謙曰晉說非也言四國為齊所扼不能出而合兵非謂趙囚

見誅也注文濟南官本作濟北齊召南云濟北係濟南之譌趙囚

邯鄲應劭曰漢將酈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異補注劉奉世曰按諸傳吳王正月先起兵二月敗走中間五十日爾三國圍

齊三月不能下漢兵至乃引歸解圍而後齊王自殺則當在吳走後一月外事又乘此書云梁固守以待吳飢則是未飢以前安得

已知齊王殺身與四國不得出兵及趙囚之詳此不可掩亦已明

疑乘書非真事後追加之或傳之者增之也師古曰言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師古曰梁

十里張韓將北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時皆仕梁北地良

也吳軍之北呂距吳非北地良家子也師古曰將北地者言將兵而

不將漢兵如說非也補注先謙曰張韓並詳安國傳弓高宿左右

服虔曰韓頽當也如淳曰宿軍左右也後弓高侯竟將輕騎絕

吳糧道師古曰宿止也言弓高所將之兵屯止於吳軍左右也兵

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補注先謙曰文選作太息誤也二句重言

紀作軍不得休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漢

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為弘農都尉補注錢大昕曰

帝元鼎四年而景帝時已有弘農都尉何也漢初弘農當屬河南

郡蓋為河南都尉而治弘農元鼎中即因都尉治為郡治耳沈欽

韓曰予謂函谷關本在弘農乘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

此弘農都尉乃關都尉也

所好不樂郡吏已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補注

李楨

日西京雜記梁孝王遊忘憂之館集遊士各使為賦枚乘為柳賦

路喬如為鶴賦公孫詭為文鹿賦鄒陽為酒賦公孫乘為月賦羊

勝為屏風賦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陽安國罰酒三升
賜枚乘路喬如緡五匹先謙曰藝文志賦家有枚乘賦九篇

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迺已安車

蒲輪徵乘師古曰蒲輪已蒲裏輪補注道死師古曰道在道病死也

道字是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迺得其孽子皋師古曰皋字少孺

乘在梁時取皋母為小妻乘之東歸也皋母不肯隨乘怒補注先

本乘上更有乘字分皋數千錢畱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師古曰共

王之得召為郎三年為王使與冗從爭師古曰冗從散職之從王

謙曰官本無見讒惡遇罪師古曰惡謂冗從言其短惡之事補注

注末五字惡與誣同說文誣相毀也玉篇烏古切廣韻又烏路切謠作字通

作惡見讒惡即見讒毀上文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古彼注曰惡
謂讒毀也戰國策史記漢書皆謂相毀為惡家室沒入皋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闕自

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補注宋祁曰得之大喜越本無之字王

得者即謂上得之無庸更加之字張耳陳餘傳陳涉生平數聞耳
餘賢見大喜但言見而不言見之文義正與此同漢紀孝武紀相

如作子虛賦上得讀而善之亦但言得而不言得之也文選兩都賦序注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御覽文部三及十六引此並作上得無之字

召入見待詔皋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補注先謙曰平樂館注見武紀善

之拜為郎使匈奴皋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李奇曰詼嘲也師古曰俳雜戲也倡樂人也

也諛音恢俳音排嘲音竹交反補注宋祁曰注文嘲南本作嘲後人不識改從嘲耳先謙曰官本竹上無音字為賦頌好

嫚戲師古曰嫚褻汗也音慢曰故得媒黷貴幸師古曰媒狎也比東方朔郭

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師古曰尊高也武帝春秋二十九迺得

皇子羣臣喜故皋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禰祝師古曰禰祝

月令祀於高禰高禰求子之神也武帝晚得太子喜而立此禰祠而令皋作祭祀之文也補注宋祁曰皇子禰祝浙本皇字下有太子

字王先慎曰按立皇子禰皇子即謂戾太子武五子傳云武帝年二十九迺得太子甚喜為立禰是為皇太子立禰也且上云朔皋

作皇太子生賦此處不應但稱皇子浙本有太子是也又上文武帝春秋二十九迺得皇子與武五子傳年二十九迺得太子文法

正同是此文亦當作迺得皇太子傳寫奪太字耳受詔所為皆不御覽五百八十七文部引此文正作迺得皇太子

從故事重皇子也初衛皇后立皋奏賦曰戒終師古曰令慎終如始也皋為

賦善於朔也補注何焯曰奏賦戒終有詩人之則非徒俳倡慢戲也故云善於朔從行至甘泉雍河

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

馭狗馬蹙鞠刻鏤師古曰蹙足蹙之也鞠已韋為之中實曰物蹙蹙音千六反鞠音臣六反上

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

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皋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皋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揚

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皋廊廟之下高文典

冊用相如御覽入十八引漢武故事曰上好詞賦每行幸及奇獸

異物輒命相如等賦之上亦自作詩賦數百篇下筆而成初不畱

思相如造文彌時而後成上每歎其工妙謂相如曰以吾之速易

子之遲可乎相如曰於臣則可未知陛下何如耳上大笑而不責皋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

又言為賦迺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嫫東方朔如

日嫫音欺詆猶刑辟也師古曰詆毀也嫫醜也詆音丁禮反又自詆嫫其文骯骯曲隨其事皆

得其意師古曰骯古委字也骯音被骯骯猶言屈曲也頗詼笑不甚閒靡補注王先慎曰文選舞賦綽約

閒靡李善注閒婉而柔凡可讀者百二十篇補注先謙曰藝文志枚皋賦百二十篇

靡先謙曰官本閒作閑

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尙數十篇

路温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

補注錢大昭曰東里蓋鉅鹿縣之里名

父爲里監門

使温舒牧羊温舒取澤中蒲截已爲牒編用寫書

師古曰小簡曰牒編聯次之

稍習善求爲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爲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

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爲山邑丞

蘇林

曰縣名在常山晉灼曰地理志常山有石邑無山邑師古曰山邑不知其處今流俗書本云常山石邑丞後人妄加石字耳補注沈

欽韓曰據蘇林注則舊本石邑丞晉灼所見乃誤耳

坐法免復爲郡吏元鳳中廷尉光已治

詔獄請温舒署奏曹掾

張晏曰光解光補注齊召南曰按此李光也公卿表李光以元鳳六年爲廷尉四年

免張晏以成哀間解光當之非是先謙曰官本注張晏作師古是

守廷尉史會昭帝崩昌邑王賀

廢宣帝初卽位温舒上書言宜尙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

之禍而桓公已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

師古曰伯讀曰霸

近世趙

王不終

補注先謙曰趙王如意也不終謂不得其死

諸呂作難而孝文爲大宗

補注先謙曰大

與太繇是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禍亂之作將曰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

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

文帝永思至惠曰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補注先謙曰言

遐邇一體也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

是曰囹圄空虛天下大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補注王念孫曰

漢紀孝宣紀變化作變亂異舊之恩作雋異之德念孫案上文曰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下文云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

至聖則作變亂者是也宣帝繼昌邑王之後故曰繼變亂之後若作變化則非其義矣異舊亦當依漢紀作雋異今本雋誤為舊又

誤在異字之下耳宣十五年左傳注曰雋絕異也雋異之恩謂非常之恩下文曰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所謂雋異之

恩也若作異舊之恩則非其義矣治要所引已誤此賢聖所曰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

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曰昌邑尊親援而立之師古曰援引也音爰

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曰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曰

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師古曰謂霍光披肝膽決大計

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已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

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

正始受命之統補注王念孫曰命字涉上文受命而衍上文云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故此云正始受命之統

且與改前世之失對文則本無命字條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已

明矣漢紀及說苑貴德篇皆無命字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

後頗峻刑罰廷尉王平坐縱不道下獄棄市所謂宜改前世之失

者溫舒不敢斥言故以秦失尚存立論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

皆隱以譏切昭帝時事也當以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

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師古曰遏止也音一曷反

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補注沈欽韓曰新書先醒篇懷王問于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先生何也賈君曰此

博號也非為先生也為先醒也先謙曰先生忠良切言皆鬱於胸

謂儒生也儒者褒衣大冠故曰盛服先生師古曰鬱積也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師古曰熏氣此

乃秦之所已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

之患父子夫妻勦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

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鬻者不可復屬師古曰鬻古絕字屬連也音之欲反補注沈欽

韓曰說苑政理篇衛靈公問于史鮒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錢大昭曰說文鬻古文

絕象不連體絕二絲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師古曰虞書大禹謨載咎

人命至重治獄宜慎寧失不常之過不濫無罪之人所曰常寬恕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常作崇今治獄吏則不

然上下相毆曰刻為明師古曰毆與驅同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

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曰死人之血

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曰萬數此仁聖之所

曰傷也補注宋祁曰所以傷也江浙本並無以字子謂存以則語緩而迂不如去之則句易了先謙曰江浙本是也治要引

無以太平之未洽凡曰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

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曰視之師古曰視讀曰示

誣服也漢紀作則飾妄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曰明之補注周壽昌曰指道指畫引導

也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

晉灼曰精孰周悉致之法中也師古曰卻退也畏為上所卻退卻音

上略反補注王念孫曰案晉注精孰是解鍛練二字周悉是解周字致之法中是解內之二字如此則周內分為二義矣案內讀為

納納補也周密也此承上上奏畏卻言言密補奏中之罅隙非謂致之法中綴練而周納之謂鍛廣雅絜納也納補也論衡程材篇

納縷之工不能織錦納納內古字通今俗語猶謂破布相連處為納頭矣先謙曰說文鍛小治也練練繒也鍊治金也鍛練二字義

不相屬練當蓋奏當之成師古曰當謂為鍊之借字蓋奏當之成處其罪也雖咎繇聽之猶曰為死有

餘辜師古曰咎繇作士善聽獄訟故曰為喻也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曰獄

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如淳曰媮苟且不顧國患此也一切權時也

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師古曰畫

獄木吏尚不入對况真實此皆疾吏之風補注先謙曰風讀曰諷

乎期猶必也議必不入對此皆疾吏之風詩序風風也釋文託音曰諷關雎序疏諷謂微加曉告文選甘泉賦注不敢正言謂之諷

此文引俗語之疾酷吏者故曰疾吏之諷正與悲痛之辭相對為文若云疾吏之風俗則不可通且與上下文義不相貫注矣春秋

穀梁傳序云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後漢文苑傳雖多淫麗之辭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諷也並與疾吏之諷句法相同說文諷誦也誦諷也其義互相為訓楚

語宴居有師工之誦注誦謂箴諫也是師工之誦即為師工之諷也左僖二十八年傳聽輿人之誦亦謂輿人之諷也今人見風上者不可枚舉而此文獨無注則亦如字誤讀矣悲痛之辭也故

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

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師古曰鳶鴟也音弋全反誹

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

匿惡國君含詬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晉大夫伯宗之辭詬恥也言山藪之有草木則毒害者居之川澤之形廣大

則能受於汙濁人君之善御下亦當忍恥病也詬音垢唯陛下除誹謗曰招切言曰霍山言

諸儒生喜狂說妄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仇之則所謂除誹謗以招切言者亦反霍氏之政也開天下之口廣箴

諫之路埽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曰廢除也謂除去治獄之弊政曰廢治獄先謙

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

幸甚師古曰與天長久無窮極也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

曰私府長者其官之長也補注錢大昭曰顏說非也漢制諸侯王國亦有少府不名私府百官表詹事中長秋私府令長丞皆屬焉

前漢五十一

然則私府皇后之官也諸侯王之后亦有內史舉温舒文學高第

之耳先謙曰廣陽燕王旦太子建所封遷右扶風丞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温舒上書願給廝養

暴骨方外師古曰求為卒而隨使至匈奴也補注周壽昌曰求以廝養卒給之出使匈奴非自求為卒也先謙曰官本注

在臣節下曰盡臣節事下度遼將軍范明友太僕杜延年問狀罷歸故

官師古曰曰其言無可取故罷而遣歸故官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温舒

從祖父受麻數天文曰為漢厄三七之間張晏曰三七二百一十歲也自漢初至哀帝元

年二百一十年也至平帝崩二百一十年上封事曰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師古曰永

上書所謂涉三七之節絕者也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温舒子及

孫皆至牧守大官補注何焯曰建武永平吏事深刻故班氏有味長君之言著其後福後又於贊辭致意也

贊曰春秋魯臧孫達曰禮諫君君子曰為有後師古曰臧孫達魯大夫臧哀伯也桓

公取郟大鼎於宋哀伯諫之周內史聞之曰賈山白下孟康

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曰德謂剗切之也蘇林曰劇音摩厲也師古曰剗音工來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無劇字古作摩易繫辭云剛柔相摩京房曰摩相剗切

也沈欽韓曰風俗通皇霸
篇莊王僭號白下摩上

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已

其言正也路温舒辭順而意篤遂爲世家宜哉

師古曰謂子孫
爲大官不絕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終

漢書五十一